

聯珠(續)卷之四 聯珠(續)卷之四

聯珠(續)卷之四

(册上)

清

聯珠

聯珠

聯珠

M4

D351.23

10

聯共(布)中央黨史委員會編著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審定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上冊

一九三九年解放社出版  
一九四〇年一月抗敵報社翻印



3 1799 1716 0

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  
（上册）

編者：

聯共（布）中央黨史委員會

審定：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

出版者：

解放社

翻印者：

抗敵報社

總經理：

抗敵報社

售價：

國幣貳角

書

一九四〇年一月版

# 目錄

## 引言

### 第一章

為創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鬥爭

一 農奴制度的廢除、與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近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

現工人運動的初步

二 民粹派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普列哈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普列哈

諾夫與民粹派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

三 列寧革命活動的開始、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四 列寧反對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列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

聯盟的思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大會

五 列寧與『經濟主義』的鬥爭的列寧的『火星報』底出現

簡略的結論

###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黨內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

派的出現

第三章

日俄戰爭與第一次革命時期中底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

- 一 一九〇一—一〇四年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漲.....三
  - 二 列寧的建立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底計劃、「經濟派」的機會主義、「火星報」為列寧的計劃而鬥爭。列寧的「做什麼」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三五
  - 三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綱和黨章與建立統一的黨大會上的分歧、與黨內兩派的出現布爾塞維克派和孟塞維克派.....四六
  - 四 孟塞維克領袖的分裂和第二次大會後黨內鬥爭底尖銳化、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列寧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基礎.....五二
- 簡略的結論.....六二
- 維克.....六四
  - 一 日俄戰爭、俄國革命運動的繼續高漲、彼得堡的罷工、冬宮前的工人示威、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向示威開槍、革命的開始.....六四
  - 二 工人的政治罷工與示威農民革命運動的生長、「波的姆金」戰鬥艦上的起義.....六九
  - 三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策略上的分歧、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

的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書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底策略的基礎……………七四

四 革命的更進的高漲、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罷工、沙皇制度的退却、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出現……………九二

五 十二月的武裝起義、起義的失敗、第一屆國會、黨第四次（聯合的）代表大會……………九六

六 第一屆國會底解散、第二屆國會底召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屆國會的解散、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底原因……………一〇五  
簡略的結論……………一二三

## 第四章

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在斯托留賓反動時期，布爾塞維克形成爲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一二六

一 斯托留賓的反動、智識份子反對派階層中的分化、消沉、頹廢、黨內一部份智識份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的營壘、及其修改馬克思主義的論理的企圖、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對修正主義者的駁斥、和保衛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一二六

二 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二六

第五章

- 三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在斯托留賓反動年代、布爾塞維克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的鬥爭……………一六〇
- 四 布爾塞維克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的反黨的八月聯盟……………一六四
- 五 一九一二年普拉格的黨代表會議、布爾塞維克形成爲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一六八
- 簡略的結論……………一七三

布爾塞維克黨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運動前工人運動

高漲的年代……………一七六

- 一 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年革命運動底高漲……………一七六
- 二 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第四次國會的布爾塞維克黨團……………一八一
- 三 布爾塞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的勝利的革命運動底進一步的增長、帝國主義大戰底前夜……………一九〇
- 簡略的結論……………一九三

第六章

布爾塞維克黨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底第二次

革命……………一九五

一 帝國主義大戰底發生與其原因……………一九五

二 第二國際各黨底轉向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第二國際底分裂為各个社會排外主義的政黨……………二〇〇

三 布爾塞維克對於戰爭和平及革命諸問題底理論與策略……………二〇五

四 沙皇軍隊在前綫上底失敗、經濟的崩潰、沙皇主義底危機……………二一一

五 二月革命、沙皇主義底傾覆、工兵代表蘇維埃底成立、臨時政府底成立、二重政權……………二二三

簡略的結論……………二二〇

# 引言

蘇聯共產黨（布爾塞維克）經過了長期的和光榮的道路，從前世紀八十年代出現於俄國的最初的小小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與集團，生長成爲現在領導着世界上第一個工人和農民的社会主義國家的偉大的布爾塞維克黨。

聯共（布）在革命前俄國工人運動的基礎上，從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集團中成長起來的，這些小組和集團與工人運動相聯系，並給工人運動以社會主義的意識。聯共（布）過去和現在都是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革命學說所領導着。它的領袖在帝國主義時代，帝國主義戰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條件下，往前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把它提高到新的階段。

聯共（布）在工人運動中是與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社會革命黨、（還在以前與他的前輩——民粹派）孟塞維克、無政府主義者，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的鬥爭中生長和鞏固起來的。在黨內是與孟塞維克、機會主義的流派——托洛茨基主義者、布哈林派、民族主義傾向的份子，以及其他反黨派別的原則的鬥爭中生長和鞏固起來的。

聯共（布）是在與工人階級的一切敵人，與勞動羣衆的一切敵人——地主、資本家、富農、危害份子、偵探、以及與資本主義包圍的一切走卒的革命鬥爭中，鞏固和鍛練起來

的。

聯共（布）的歷史是三個革命的歷史：一九〇五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一九一七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及一九一七年十月月的社會主義革命。

聯共（布）的歷史是推翻沙皇專制，推翻地主和資本家的政權的歷史，是在國內戰爭時粉碎外國武裝干涉者的歷史，是在俄國建設蘇維埃國家和社會主義社會的歷史。

研究聯共（布）的歷史，使我國工人和農民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經驗豐富起來。

研究聯共（布）的歷史，研究我們黨同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一切敵人，同勞動羣衆的一切敵人作鬥爭的歷史，幫助精通布爾塞維克主義，提高政治的警覺性。

研究布爾塞維克黨英勇的歷史，武裝我們以社會發展的法則和政治鬥爭的知識，革命動力的知識。

研究聯共（布）的歷史，鞏固對列寧斯大林的黨的偉大事業之最後勝利的信心，共產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信心。

這一本書簡略的敘述蘇聯共產黨（布）的歷史。

# 第一章 爲創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而鬪爭

（一八八三年——一九〇一年）

（一）農奴制度的廢除與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近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出現、工人運動的初步

沙皇俄羅斯走上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在其他各國之後。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在俄國還很少工廠和製造廠。貴族地主的農奴經濟佔主要的勢力。在農奴制度之下，工業是不能夠真正的發展起來的。不自由的農奴勞動給與了農村經濟中低下的勞動生產力。經濟發展的一切進程，推動了農奴制度底取消。沙皇政府在克里米亞戰爭中，爲軍事失敗而削弱，以及被農民反對地主的「暴動」所驚駭，被迫地於一八一六年廢除農奴制度。

但是從農奴制度廢除後，地主繼續壓迫農民。地主掠奪農民，在農奴「解放」時，他們從農民那裡奪去，割去很大一部份土地，這些土地都是農民以前使用的農民的。這一部



份土地叫做「割地」。農民爲自己的「解放」被迫地支付贖金給地主——將近二十萬萬盧布。

從廢除農奴制度後，農民被迫地在最苛刻的條件下租種地主的土地。除了以現金支付地主的租金外，往往逼迫農民用自己的農具和牲畜，無代價地爲地主耕種一定數量的土地。這稱之爲「工役」，「賦役」。農民常是被迫地把自己的收成的一半，交給地主，作爲物品地租，這稱之爲「對分制租」。

因此，情況與在農奴制度下幾乎無所差別；區別只在現在農民的身體是自由了，不能像物品一樣來買進賣出了。

地主用各種掠奪的方法（地租、罰金），從落後的農民經濟中榨取最後的一滴血汗。由於地主的壓迫，基本的農民羣衆不能改善自己的經濟。因此產生了：在革命前的俄國，農村經濟極端的落後，經常鬧着荒年和饑饉。

農奴經濟的殘餘，大量的租稅和付給地主的贖金（他的數目往往超過農民經濟的收入），引起農民羣衆的破產、貧困，逼迫農民離開鄉村去尋找工作。他們走進了工廠和製造廠。工廠主得到了廉價的勞動力。

站在工人和農民之上的有整個的一串軍隊、保衛團、保甲、憲兵、警察、警備隊，他們都是保衛沙皇、資本家、地主，而反對勞動者，反對被剝削者。一九〇三年前還是存在着肉刑。雖然農奴制度廢除了，農民因極小的過失，因沒有交付租稅，仍然遭受鞭笞。警察和哥薩克毆打工人，特別在罷工的時候，當工人因忍受不住工廠主的虐待而停工的時候

。在沙俄之下工人和農民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沙皇專制是人民最兇惡的敵人。

沙皇俄羅斯是各民族的牢獄。在沙皇俄羅斯下許多非俄羅斯民族完全沒有權利，不斷的蒙受一切的鄙視和侮辱。沙皇政府使俄羅斯人民對於多民族區域中的原來的民族當作下種去看待，正式的稱他們爲『異種』，鼓勵鄙視和仇恨他們。沙皇政府故意的激起民族的隔閡，慫恿一個民族反對另一個民族，組織對猶太人的蹂躪，在南高加索組織韃靼人亞爾美人的互相殘殺。

在多民族的區域，一切的和差不多一切的國家的職務都是由俄羅斯的官吏充任。在機關內在法庭內一切事情都是用俄羅斯語文。禁止用各民族語文出版報紙和書籍，在學校內禁止教本族的語文。沙皇政府盡力絞殺一切民族文化的表現，實行暴力地『同化』非俄羅斯民族的政策。沙皇專制實在是非俄羅斯民族的劊子手和暴君。

從農奴制度廢除後，俄國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得相當的迅速，雖然農奴制度的殘餘還阻礙這種發展。在二十五年內（從一八六五年到一八九〇年）只是在工廠製造廠和鐵路中，工人數量由七十萬六千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三萬三千人，即是超過一倍。

在九十年代俄國資本主義的大工業的發展來得更快。到九十年代的末葉，在大工廠、製造廠、採礦工業、鐵路中，只歐洲俄羅斯五十個省就增加到二百二十萬七千人，而全俄羅斯則增加到二百七十九萬二千人。

這是現代的工業無產階級，無論他們在大資本主義企業內的團結性上，或是他們戰鬥的革命的質量上，都是與農奴時代的工廠工人以及小的、手工業的和一切其他的工業工人

有根本的不同的。

九十年代工業的高漲首先是與加緊鐵路建築相聯繫着的。在十年中（一八九〇年——一九〇〇年）曾建築了二萬一千俄里以上新的鐵路綫。鐵路需要大量的金屬（鐵軌、車頭、車箱），需要更多的燃料，煤炭和煤油。這就促使了金屬工業和燃料工業的發展。

同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革命前俄國，在工業高漲的年代之後，代之而起的是工業危機，工業停滯的年代，這就嚴重的打擊着工人階級，這就使數十萬工人遭受失業和貧困的命運。

雖然，從農奴制度廢除後，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得相當地迅速，但是俄國在經濟的發展上還是落後於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最大多數的居民還是經營農村經濟，列寧在他的有名的「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一書上，引用了一八九七年戶口調查的重要統計數字。指明：經營農村經濟的將近佔全人口六分之五，經營大的以及小的工業、商業、鐵路、水運、建築業、木材業等等總共只佔將近六分之一的人口。

這就說明在俄國雖然有資本主義的發展，他還是一個農業的，在經濟關係上是落後的國家，小資產階級的國家，即是小的私有經濟、缺少生產力的個體農民經濟，還佔優勢的這樣一個國家。

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僅在城市，而且在農村也有發展。農民、革命前的俄國數量最多的階級，崩潰了、分化了；在農村中從較富裕的農民中出現了上層的富農、農村的資產階級；而另一方面，許多農民破產了，增加了貧苦農民的數量，農村的無產階級和半無產

階級。中農的數量是一年年減少。

一九〇三年在俄國約有一千萬農戶。列寧在他的「告貧農書」的小冊中，計算在這些農戶的數量中至少有三百五十萬戶是沒有馬的農民。這些最貧苦的農戶普通是耕種很小一塊土地，剩下的則出租給富農，而自己則出去做工。照他們的狀況，這些最貧苦的農民是最接近無產階級。列寧稱他們為農村的無產階級或半無產階級。

另一方面，一百五十萬富有的、富農農戶（從一千萬戶總數中），在他手裡佔有全體農民耕地的一半，這些農民資產階級發了財，壓榨貧農和中農，榨取輪農和短工的勞動，並變成了農業資本家。

還在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時，特別是八十年代時，俄國的工人階級已經開始覺醒了，並且進行了反對資本家的鬥爭。在沙俄下工人的狀況是非常困苦的。八十年代時，在工廠和製造廠中工作時間至少為十二小時半，而在紡織工業中則達到十四、十五小時。廣泛的採用了剝削婦女和兒童勞動。兒童的工作時間同成年一樣，但所得的工資却少得多，婦女也和兒童是一樣的。工資是過度的低微，大部份工人每月只得到八個盧布。在鋼鐵和製軌的製造廠中最高工資的工人，每個月最多也不過得到三十五個盧布。沒有任何勞動保護，使得大批工人受傷和死亡。沒有工人的保險，醫藥費用只有從工資中出。住房條件是非常壞。一個小小的「屋子」，一個工房要住十個到十二個工人。工廠主常常少算工人的工資，逼迫工人在僱主的商店裡以三倍的高價買東西，用罰款來掠奪工人。

工人們大家商量好，並共同的向工廠主提出要求改善他們不能忍受的生活狀況。他們

停止工作，即宣佈罷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的罷工經常是因為過度的罰款、辱罵、在算工資時欺騙工人、剋扣工資而發生。

在初期罷工的時候，逸出了忍耐限度的工人，有時搗毀機器，打破工廠房屋的玻璃，搶掉僱主的商店和經理室。

先進的工人們已經開始了解，為着與資本家進行成功的鬥爭就需要有組織。工人聯合會，開始出現了。

在一八七五年，在奧得塞組織了「南俄工人聯合會」。這個第一個工人的組織，存在了八九個月，後來被沙皇政府摧殘了。

在一八七八年，在彼得堡組織了「北方工人聯合會」，這個組織是以木匠哈爾都林和鐵匠奧泊諾爾斯基為領導。在這個聯合會的綱領內說到：照自己的任務來說：他們是接近西歐社會民主黨。聯合會的最終目的，就是進行社會主義的革命。——「推翻國家現存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制度，這種制度是極端不合理的」。聯合會的組織者之一——奧泊諾爾斯基，在外國住過一些時候，在那裡認識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行動和馬克思所領導的第一國際。這反映於「北方工人聯合會」的綱領中。這個聯合會提高了自己的最近的任務，爭取人民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言論、出版的自由，集會的權利等等），限制工作時間也包含在最近的要求中。

這個聯合會的會員有二百人以上，同情者也有這樣多。聯合會開始參加工人罷工，並領導他們。沙皇政府又摧殘了這個工人的聯合會。

但是工人運動還繼續的發展，推廣到許多區域。八十年代有很大的罷工數量。在五年中（一八八一——一八八六年）有四十八次以上，包括八萬罷工工人。

在革命運動歷史上有特別重大意義的，就是一八八五年在柯列霍夫、蘇也夫地方莫洛索夫工廠爆發的大罷工。

在這個工廠內做工的約八千工人。工作條件一天天的壞下去：從一八八二——一八八四年，曾減過五次工資，其中以一八八四年的一次，工資馬上就減了四分之一，即百分之廿五。除此以外，工廠主莫洛索夫用罰款來虐待工人。在罷工以後法庭的審判闡明了：工廠主在罰款的形式下從每一個盧布的工資中扣去了三十到五十個哥比。工人不能忍受這種掠奪，在一八八五年正月宣佈罷工。罷工是預先組織好了的。領導罷工的是一个先進的工人比特·莫依森科，他是以前北方工人聯合會的會員，已經有革命的經驗。罷工的前夜，莫依森科與另一些更覺悟的織布工友一同擬定了向廠主提出的要求，這些要求又是在工人的秘密會議上通過的。首先工人要求取消搶掠式的罰款。

這一罷工被武裝的力量鎮壓下去了。六百多個工人被捕了，其中有幾個是被審判了。在一八八五年伊凡諾伏、伏土尼辛斯克城發生了同樣的罷工。

沙皇政府被工人運動的高漲所驚駭，於翌年被逼地頒佈了關於罰款的法律，在這一法律中說：罰款的錢，廠主不得中飽私囊，而要用在工人們自己的需要上。

在莫洛索夫的以及其他的罷工經驗中，工人了解了他們用有組織的鬥爭，可以獲得很多東西。工人運動從他們自己的隊伍中，選出了堅決地維護工人階級利益的有能力的領導

者和組織者。

同時在工人運動高漲的基礎上和西歐工人運動的影響下，在俄國開始創立了初期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

(二) 民粹派和俄國的馬克思主義、普列哈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普列哈諾夫

與民粹派的鬥爭、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

在馬克思主義的集團出現以前，民粹派曾在俄國進行過革命的工作，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敵人。

第一個俄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集團，出現於一八八三年。這就是『勞動解放』社，這是普列哈諾夫在國外、在日內瓦所組織的。普列哈諾夫爲了革命活動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迫地跑到日內瓦。

普列哈諾夫以前本是民粹派。他在國外認識了馬克思主義，就與民粹派脫離，而變成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家。

『勞動解放』社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做了很大的工作。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翻成俄文：『共產黨宣言』、『運用勞動與資本』、『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

發展上等；在國外印刷並秘密的傳播到俄國。普列哈諾夫、柴蘇里赤、亞克雪洛特以及參加這個組織的其他人，同樣寫了很多的著作，解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解說科學社會主義的思想。

無產階級底偉大導師，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相反，他們第一個解說社會主義，不是幻想家（烏托邦者）的夢想，而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他們指出資本主義同樣的要崩潰，如像農奴制崩潰了一樣，資本主義自己創造了掘墓人。這就是無產階級。他們指出只有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只有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纔可以將人類從資本主義、從剝削下面挽救出來。

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無產階級，認識自己的力量，認識自己的階級利益，並聯合起來堅決的與資產階級鬥爭。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法則，並且科學地證明：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及其階級鬥爭，不可避免的要走到資本主義的崩潰，走到無產階級的勝利，走到無產階級專政。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學說說：要從資本的政權中挽救出來，並把資本主義的私有變為社會的所有，那麼，用和平方法是不可能的；工人階級要達到這一點，只有採用革命暴力反對資產階級的方法，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建立自己的政治統治——無產階級專政的方法，無產階級專政應當鎮壓剝削者的反抗，並創立新的無階級的共產主義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說：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的階級，因而亦是資本主義社會內最

先進的階級；只有這個階級——無產階級，能夠團集一切不滿意資本主義的力量在自己的週圍，並引導他們向資本主義衝鋒。但爲着戰勝舊世界和創立新的無階級的社會，無產階級應當有自己的工人政黨，馬克思和恩格斯稱這個政黨爲共產黨。

俄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集團，普列哈諾夫的「勞動解放」社，就進行了傳播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點底工作。

當「勞動解放」社在國外的俄文報紙上高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的時候，俄國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首先必須在理論上、思想上爲這個運動開闢道路。當時在傳播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運動的道路上，主要的思想上的阻礙，就是民粹派的觀點，當時這種觀點在先進的工人和有革命情緒的智識份子中佔着優勢。由於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工人階級成爲有力的、先進的、能夠進行有組織鬥爭的力量；但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階級的先進作用。俄國民粹派錯誤地認爲主要的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階級，而是農民；認爲沙皇和地主的政權只要用農民「騷動」的方法就可以推翻，他們不了解不與工人階級聯盟和沒有他的領導，僅僅農民是不能戰勝沙皇和地主的。民粹派不了解工人階級是社會上最革命的和最先進的階級。起初民粹派企圖掀起農民反對沙皇政府的鬥爭。爲着這一目的，革命的青年智識份子穿起農民的服裝，出發到鄉村去，即當時所謂「到民間去」。「民粹派」的名稱亦是從這裡來的。但農民不跟他們走，因爲他們不知道和了解農民，農民亦不知道和了解他們。大多數民粹派被警察逮捕了。這時候民粹派決定用自己單獨的力量，不要民衆，繼續反對沙皇專制政體的鬥爭，這就走向更加嚴重的錯誤。

民粹派的秘密團體「民意黨」準備謀刺沙皇，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用炸彈把沙皇亞歷山大第二炸死了。可是這種行動並沒有帶給人民以任何好處。刺死個別的人不能推翻沙皇專制政體，不能消滅地主階級。另一個沙皇——亞歷山大第三，代替了被刺的沙皇，在他的下面工人和農民的生活更加變壞。

民粹派所採取的與沙皇專制鬥爭的方法，用謀刺個別人物的方法，用個人恐怖的方法，是錯誤的，是對於革命有害的。個人恐怖政策是從民粹派不正確的理論出發，所謂：積極的「英雄」和消極的「羣氓」，他們等待「英雄」的偉業。這種荒謬的理論說：只有個別傑出的人物創造歷史，而羣衆、人民、階級、「羣氓」像民粹派作家侮辱的說法，無能力走上自覺的有組織的行動，他們只能盲目的跟着「英雄」走。因此民粹派拒絕在農民中和工人階級中進行革命的羣衆工作，並走上個人的恐怖。民粹派強迫着當時一個最大的革命家——史切班·哈爾杜林放棄組織革命工人聯合會的工作，而完全去進行恐怖的工

作。

民粹派用無益於革命的謀刺壓迫階級的個別代表，來使勞動羣衆不去注意反對壓迫階級的鬥爭，他們阻礙工人階級和農民的革命的自動性和積極性的發展。

民粹派妨礙工人階級去了解自己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阻礙工人階級獨立的政黨的創立。

雖然民粹派的秘密組織被沙皇政府所摧毀，而民粹派的觀點長期的還在有革命情緒的智識份子中保存着。民粹派的殘餘頑固的抵抗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妨礙工人階級的

組織。

因此馬克思主義在俄國要能發展和鞏固起來，只有與民粹派作鬥爭。

「勞動解放」社展開了反對民粹派錯誤觀點的鬥爭，指出了民粹派的學說和他的鬥爭方法所給與工人運動的害處。

普列哈諾夫在反對民粹派的著作中他指出民粹派的觀點與科學的社會主義沒有一點相同之處，雖然民粹派也自稱為社會主義者。

普列哈諾夫第一個給民粹派的錯誤觀點以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普列哈諾夫針對着民粹派的觀點給以打擊，同時光輝地擁護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普列哈諾夫所致命的打擊的民粹派的主要的錯誤觀點在那裡呢？

第一，民粹派斷言：資本主義在俄國是「偶然的」現象，資本主義在俄國不會發展，因此無產階級也不會生長和發展。

第二，民粹派不承認工人階級是革命中的先進的階級。他們幻想不要無產階級可以到達社會主義。民粹派認為智識份子所領導的農民及農村公社是主要的革命力量，他們把農村公社看作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和基礎。

第三，民粹派對於人類歷史的全部進程上有着錯誤的和有害的觀點。他們不懂得和不了解社會底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底法則。他們在這方面完全是無知落後的人。照他們的意見：歷史不是階級和階級鬥爭所創造的，而只是個別的傑出人物——「英雄」所創造的，羣衆——羣氓、人民、階級盲目的跟着英雄走。

普列哈諾夫寫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反對民粹派和揭穿他們，這些著作教育和訓練了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普列哈諾夫的這些著作，如：『社會主義與政治鬥爭』，『我們的分歧』，『史的一元論』都是爲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勝利的開闢了道路。

普列哈諾夫在自己的著作中給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以解釋。在一八九五年出版的『史的一元論』一書，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列寧指出這本書：『訓練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整個的一代。』（『列寧全集』二十卷，三四七頁）

普列哈諾夫在他反對民粹派的著作中證明民粹派那樣地提出問題，就是：『在俄國是否應當發展資本主義？這是蠢事。普列哈諾夫用事實證明這一點，他說事情在於俄國已經走進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沒有這樣一種力量能夠把它從這條道路上拉回去。』

革命者的任務，不是在於阻撓資本主義在俄國的發展，……這簡直他們也是做不到的。革命者的任務，是在於依靠從資本主義發展所產生出來的這個雄厚的革命力量，依靠工人階級，發展他的階級覺悟，組織他，幫助他創立自己的工人政黨。

普列哈諾夫也打破了民粹派的第二個基本的錯誤觀點——他們否認無產階級在革命鬥爭中的先進作用。民粹派把無產階級在俄國的出現，看作是一種『歷史的不幸』，他們寫過關於『無產階級化的創傷』。普列哈諾夫，擁護馬克思主義的學說，並把他完全的運用於俄國，他證明：雖然農民數量上佔優勢，無產階級比較佔少數，——革命家恰恰應當把自己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無產階級上面，在他的增長上面。

爲什麼正是寄托在無產階級上面呢？

因爲，無產階級，雖然現在數量還不多，但是他是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大生產相聯系的勞動階級，因此他有很大的前途。

因爲，無產階級，是一年一年增長的階級，政治上日益發展的階級，由於在大生產內的勞動條件容易有組織，由於他自己無產階級的地位最爲革命，因爲革命對於他除了失去自己的鎖鏈外，什麼也不會失去。

對於農民情形就不同了。

農民（這裡是指個體經濟的農民——編者），雖然數量很多，但是他是與最落後的經濟形式——小生產相聯系的勞動階級，因此他沒有也不能有很大的前途。

農民不僅不能發展成爲階級，而且，相反的，一年一年的瓦解爲資產階級（富農）和貧苦農民（無產者和半無產者）。同樣地，由於他們的散漫性，比較無產階級較困難的組織起來，由於他們小私有者的地位，較之無產階級他是不大有興味參加革命運動的。

恩粹派斷言：在俄國到達社會主義，並不是經過無產階級專政，而是經過農民的公社，他們把農民的公社當作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和基礎。但是，公社不是也不能是社會主義的萌芽或基礎，因爲在公社內統治着的是富農，『吃公社者』，他們剝削貧農、孱農、貧苦的中農。形式上存在的公社土地制，以及時常按人口重分土地，但一點也沒有改變情形。使用公社土地的是那些有耕牛、農具、種籽的社員。即富裕的中農和富農，無耕牛的農民、貧農和一般的貧苦農民被迫將土地讓給富農，並走去做工，當僱農。農民公社實際上是掩蓋富農壓迫的一種便利的形式，是沙皇照連環保向農民抽收捐稅的一種便利的工具。因

此沙皇就不去侵犯農民的公社。如果把這樣一種公社當作是社會主義的萌芽或基礎，那是非常可笑。

普列哈諾夫同樣打破民粹派的第三个基本的錯誤觀點，就是估計「英雄」、傑出人物及他們的思想在社會發展上的頭等作用，就是估計羣衆、「羣氓」、人民、階級的低微的作用。普列哈諾夫責備民粹派爲唯心論，他證明：真理不在唯心論的方面，而在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論的方面。

普列哈諾夫發揮和解釋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的觀點。依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他指出：社會的發展最後地計算起來，不是由傑出人物的意志和思想來決定，而是由社會生存的物質條件的發展來決定，由社會生存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生產方法的變遷來決定，由生產物質財富方面的階級相互關係的變遷來決定，由各階級爲爭取在物質財富的生產和分配方面的作用與地位的鬥爭來決定。不是思想決定人的社會經濟地位而是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決定他們的思想。如果傑出人物的思想和希望與社會的經濟發展脫節，與先進階級的要求脫節，那麼他們將變成沒有一點用處，如果相反的，他們的思想 and 希望正確的反映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先進階級的需要，那麼傑出人物能够成爲真正的傑出人物。

對民粹派所斷言的，說羣衆是羣氓，說英雄創造歷史並把羣氓變爲人民，馬克思主義者回答道：不是英雄創造歷史，而是歷史創造英雄，因此，不是英雄創造人民，而是人民創造英雄；並推動歷史前進。英雄、傑出人物如果要在社會生活上能够起重大的作用，只有他們能够了解社會發展的條件，了解如何改進這些條件。英雄、傑出人物能够墮入可笑

的狀態或爲誰也不需要的敗將，如果他們不能夠正確的了解社會發展的條件，企圖違反社會的歷史需要，而自稱歷史的『創造者』。

民粹派正是屬於這樣一類的敗將的英雄。

普列哈諾夫的著作，他與民粹派鬥爭，根本地搖撼了民粹派在革命智識份子中的影響。但民粹主義的思想的摧毀，遠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即把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民粹主義打倒，就落在列寧的肩上。

大多數的民粹派，在『民意黨』破壞之後，很快地就放棄了與沙皇政府的革命鬥爭，宣傳與沙皇政府調和妥協，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民粹派成爲富農利益的代言人。

『勞動解放』黨製定了俄國社會民主派兩個綱領草案，（第一個在一八八四年，第二個在一八八七年）這對於在俄國創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準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

但『勞動解放』黨也有很嚴重的錯誤，在第一個綱領草案內還有民粹派觀點的殘餘，承認個人恐怖的策略。其次，普列哈諾夫沒有計算到，在革命的進程中，無產階級可能而且應當把農民爭取到自己方面來，而且無產階級只有與農民聯盟，才能夠戰勝沙皇制度。再次，普列哈諾夫把自由資產階級當作是一種能夠幫助（雖然是不可靠的幫助）革命的力量，而對於農民則在有些著作中完全放棄不談，例如他說：

『除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外，我們看不到別的，足以爲反對派的或革命的結合所依靠的社會力量。』（普列哈諾夫全集）三卷一一九頁）

普列哈諾夫的這些錯誤觀點，是他後來孟塞維克的觀點的萌芽。

無論『勞動解放』社，無論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都還沒有在實際上與工人運動聯系起來。這還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社會民主派綱領的論點在俄國發生和鞏固的時期，社會民主派在一八八四年到一八九四年的十年中還只存在於個別的不大的集團和小組，沒有或很少有與廣大的工人羣衆相聯結。他類似在母親胎內懷着的嬰孩，如像列寧所說，社會民主黨經過了一個『胚胎發展的過程』。

列寧指出『勞動解放』社『只是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的基礎，及向迎接工人運動做了第一步。』

在俄國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聯結的任務，同樣，糾正『勞動解放』社的錯誤的任務，是由列寧來解決的。

（三）列寧革命活動的開始、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

傅拉第米爾·伊里奇·列寧、布爾什維主義的創始者，一八七零年生於新比爾斯克城，（現改爲烏里亞諾夫斯克）在一八八七年列寧考入卡桑大學，但因參加學生的革命運動，不久就被捕並從學校中開除出來。列寧在卡桑加入費多雪也夫所組織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列寧到了沙馬爾以後，很快在他的週圍組織了第一個沙馬爾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小組。在

當時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智識已經使大家驚服。

在一八九三年列寧移居彼得堡，列寧的第一個講演，在彼得堡馬克思主義小組的參加者中發生了有力的印象。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的學識，善於把馬克思主義運用到當時俄國的經濟和政治環境中來，對工人階級事業的勝利底熱烈的堅固的信念，傑出的組織天才，——這一切使得列寧成爲彼得堡馬克思主義者所公認的領導者。

列寧爲先進的工人們熱烈的敬愛，他和這些工人上課。

工人巴蒲世金關於列寧在工人小組上課時的回憶說：『我們的講演帶着非常活潑的、有趣的性質，我們都非常滿意這些講演，並經常的稱贊我們的講師的聰明』。

在一八九五年列寧把彼得堡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工人小組（當時已有二十個左右）聯合爲一個『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這樣列寧準備了創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

列寧在『鬥爭同盟』前面，提出與羣衆的工人運動密切聯系並政治上領導他們的任務。列寧提議：從對那些集合於宣傳小組內的少數先進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轉變到工人階級則廣大羣衆中去進行現實的政治鼓動。這種向羣衆鼓動工作方面的轉變，對於俄國工人運動的繼續發展有嚴重的意義。

九十年代時，工業是處於高漲的時期中。工人的數量增加了。工人運動加強了。從一八九五年到一八九九年中，照不完全的統計，至少有二十二萬一千工人參加了罷工。工人運動成爲國內政治生活的重大的力量。生活的事實，証實了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這些觀

點是他們在反對民粹派的鬥爭中所擁護的，就是關於工人階級在革命運動中的先進作用的觀點。

在列寧領導之下，鬥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把工人為經濟要求的鬥爭——為改善勞動條件，為縮短工作時間，為提高工資，——與反對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相聯結起來。鬥爭同盟從政治上教育了工人。

在列寧領導之下，彼得堡的鬥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在俄國第一個實現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的聯結。當某工廠發生罷工的時候，鬥爭同盟經過自己盟員，很好的了解企業內的情形，立即響應，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在這些傳單內描寫廠主如何虐待工人，向工人解釋應當怎樣為自己的利益鬥爭，提出工人的要求條件。傳單內說到關於資本主義的潰爛，關於工人的貧困生活，關於他們十二——十四小時勞動的無可比擬的繁重，關於他們無法權地位的一切真理。同樣在那裡也提出適當的政治要求。在一八九四年底，在工人巴蒲世金的參加下，列寧寫了第一張這樣的鼓動傳單和宣言，告彼得堡西門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在一八五五年秋，列寧寫了一張告杜爾東工廠罷工的工人和女工的傳單。這個工廠的廠主是英國人賺的利潤有數百萬。這裡的工作時間超過十四時，而織布工人的工資每月只有七盧布左右。罷工勝利的結束了。在短時期內，印發了數十種傳單和宣言，告各種不同的工廠工人。每一種傳單有力的提高了工人的精神。工人看到了社會主義者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在鬥爭同盟的領導之下，在一八九六年夏季，彼得堡的紡織工人爆發了三萬人的

罷工。主要的要求是縮短工作時間。在這個罷工的壓力之下，沙皇政府被迫於一八九七年六月二日頒佈了限制工作時間為十一小時半的法令。在這個法令前，工作時間一般的是無限制的。

在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列寧被沙皇政府逮捕。列寧在監獄內也沒有停止革命鬥爭。他用自己的建議和指示幫助『鬥爭同盟』從牢裡送小冊子和傳單出來。列寧在牢裏寫過一本論「罷工」的小冊子和『給沙皇政府』的傳單，在這張傳單內揭穿沙皇政府的野蠻橫暴，列寧在牢裡寫過一個黨綱草案。（他用牛乳寫在一本醫藥書上的空行間）

彼得堡的『鬥爭同盟』，有力的鼓動了俄國其他城市和區域的工人小組聯合為類似的同盟。在九十年代中葉，在南高加索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在一八九四年，在莫斯科組織了『莫斯科工人同盟』。在九十年代之末，在西伯利亞組織了『西伯利亞社會民主派同盟』。在九十年代，在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耶洛斯拉夫城，科斯托洛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集團，後來聯合成爲『社會民主派北方同盟』。在九十年代下半期，在洛斯托夫城，葉加林諾斯拉夫，基也夫，尼古拉也夫，圖爾，沙馬爾，卡桑，柯列霍夫，蘇也夫以及其他城市創立了社會民主派的小組的同盟。

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的意義，照列寧的話，在於他是依靠於工人運動之上的革命政黨的第一個重大的萌芽。

列寧以後的爲創立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的工作，是依靠於彼得堡的『鬥爭同盟』的經驗之上的。

自列寧和他的親近的戰友被捕後，彼得堡的『鬥爭同盟』的領導成份有很大的變動。出現了一批新的人，他們自稱爲『青年派』，而稱列寧及其戰友爲『老年派』。他們走上錯誤的政治路線。他們聲言工人階級只應當進行反對僱主的經濟鬥爭，至於說到政治鬥爭，那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事，政治鬥爭的領導應當屬於他們。

這些人被稱爲『經濟派』。

這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組織的隊伍內第一個妥協的機會、機關主義的派別。

(四) 列寧反對民粹派和『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列寧的工人階級和農民聯盟的思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大會

雖然在八十年代時，普列哈諾夫已經給了民粹派觀點的體系以基本的打擊，可是在九十年代初，民粹派的觀點，還得到某些部份的革命青年的同情，一部份的青年繼續想：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將是農民，而不是工人階級。民粹派的殘餘，用一切方法企圖妨礙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傳播，進行反對馬克思主義者的鬥爭，盡力企圖詆毀馬克思主義者。爲着保證馬克思主義底繼續的傳播和創立社會民主黨底可能性，必需要把民粹派從思想上澈底摧毀。

列寧完成了這項工作。

列寧在自己的著作：『什麼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反對社會民主派』一書內，把民粹派的真面目暴露無遺，他們是虛偽的『人民之友』，實際上他們是反對人民的。

九十年代的民粹派，實質上早已放棄反對沙皇政府的一切革命鬥爭。自由主義的民粹派，宣傳與沙皇政府調和。列寧關於當時的民粹派寫道：『他們簡單的想：如果好好地更親切的請求這個政府，那麼它能把一切都辦得好的。』（『列寧全集』第一卷，一六一頁）九十年代的民粹派閉起眼睛，看不到農村中貧苦農民的狀況，看不到農村中的階級鬥爭，看不到富農剝削貧苦農民，並頌揚富農經濟的發展。他們在實質上是富農利益的代言人。

同時民粹派在自己的刊物上攻擊馬克思主義者。故意的歪曲、曲解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觀點，民粹派相信，似乎馬克思主義者想使農村破產，似乎馬克思主義者想：『把每個農民放到工廠的熔爐內去熬煎』。列寧揭露民粹派的造謠的批評，指出事情不在於馬克思主義者的『願意』，而在於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實際進程中，無產階級的數量不可避免的要增加。而無產階級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掘墓人。

列寧證明了真正的人民之友，願意消滅資本主義和地主的壓迫，消滅沙皇制度的，不是民粹派而是馬克思主義者。

列寧在自己的『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首先提出工人和農民革命聯盟的思想，這是推翻沙皇制度、地主、資產階級的主要手段。

列寧在這個時期內的許多的著作中，批駁了民粹派的那些政治鬥爭手段，特別是個人

恐怖的策略，這些手段以前爲民粹派的主要派別——民意黨人後來爲民粹派的繼承者——社會革命黨人所採用。列寧認爲這種手段對革命運動是有害處的，因爲他用個別英雄的鬥爭代替羣衆的鬥爭。這表示不相信民衆的革命運動。

在「什麼是人民之友」一書內，列寧指出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任務。照列寧的意見，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首先應當把各種各色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組成爲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其次列寧指出正是俄國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將推倒沙皇制度政體，以後俄國無產階級與勞動羣衆和被剝削羣衆聯盟，與其他各國無產階級一起，經過公開政治鬥爭的直接道路走上勝利的共產主義革命。

因此，四十多年以前列寧正確的指出了工人階級鬥爭的道路，確定工人階級的作用是社會上先進的革命的力量，確定農民的作用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

列寧和他的戰友底反對民粹主義的鬥爭，在九十年代時已經最後地在思想上摧毀了民粹主義。

同樣，列寧反對「合法馬克思主義」的鬥爭亦有極大的意義。暫時的「同路人」，依附於一個巨大的社會運動，這是歷史上常有的事。這樣的「同路人」就是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在俄國廣大的傳播了起來。因此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也穿上馬克思主義的服裝。他們在合法的，即是沙皇政府允許的報紙和刊物上發表文章。因此他們被稱爲「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

他們照自己的辦法進行反對民粹派的鬥爭。但他們企圖利用這種鬥爭和馬克思主義的

旗幟，爲的使工人運動服從和適應於資產階級社會的利益，資產階級的利益。他們從馬克思的學說中拋棄最主要的東西——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著名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彼得·斯特魯維頌揚資產階級，用提倡：『承認我們的文化落後，並跟資本主義學習』，來代替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鬥爭。

列寧在反對民粹派的鬥爭中，認爲與『合法馬克思主義』暫時的妥協是容許的，爲着利用他們來反民粹派，例如：共同的出版反對民粹派的論文集。但同時，列寧最尖銳的批評『合法馬克思主義者』，暴露他們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內心。

這些『同路人』中後來很多成爲立憲民主黨人（俄國資產階級的主要政黨），而在國內戰爭時成爲最兇惡的白黨。

與彼得堡、莫斯科、基也夫等等的『鬥爭同盟』同時出現的，在俄國西部各民族邊疆內也組織了社會民主派的組織。在九十年代，從波蘭民族黨內分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的份子，形成了『波蘭和立陶宛的社會民主黨』。在九十年代底，創立了拉脫維亞的社會民主派的組織。一八九七年十月在俄國西部各省創立了猶太社會民主派總同盟——『猶太工人同盟』。

一八九八年彼得堡的，莫斯科的，基也夫，葉加林諾斯拉夫的幾個『鬥爭同盟』和『猶太工人同盟』，第一次企圖聯合爲社會民主黨。爲此目的，他們在一八九八年三月於明斯克召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出席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大會的，總共祇有九個代表。列寧當時因爲流放在西伯

利亞，沒有出席第一次大會。在大會上選出的黨的中央委員會，不久就被捕了。用大會名義發表的宣言，還有許多的缺點。在宣言中忽略了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任務，一點也沒有說到無產階級的領導權，忽略了無產階級在反對沙皇制度和資產階級鬥爭中的同盟者的問題。

大會在自己的決議和宣言中宣佈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成立。

這一個形式的舉動，起了很大的革命宣傳作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大會的意義也就在這裡。

雖然召集了第一次大會，但實際上在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黨還沒有創立起來。大會沒有能夠把個別的小組和組織在組織上聯合和聯繫起來。在各地地方組織的工作還沒有統一的路綫，沒有黨綱、黨章，沒有一個中心的領導。

因為這個原故以及其他的許多原因，在各地組織中思想上的混亂更爲增長，而這種情形，對於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傾向——『經濟主義』的加強，造成有利的條件。

爲着克服這種混亂，需要列寧及他所組織的『火星報』以幾年的緊要著作來進行反對機會主義動搖的鬥爭，並準備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組成。

### （五）列寧與『經濟主義』的鬥爭、列寧的『火星報』底出現

列寧沒有出席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那時他被流放在西伯利亞的蘇魯斯

克村莊，因「鬥爭同盟」事件在彼得堡監牢裡坐了很久後，沙皇政府就把他流放到那裏。但列寧在流放中還繼續革命的工作。列寧在流放中完成了一部重要的科學的著作「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完成了思想上摧毀民粹主義。同樣他在那裏寫了一本著名的小冊子「俄國社會民主派的任務」。

雖然列寧脫離了直接的革命的實際工作，他還是保持與實際工作者某些聯系，在流放中他同他們通信，向他們提出問題，給他們以建議。列寧在這時特別留心「經濟主義」的問題，他比別人更好的了解，「經濟主義」是妥協派，機會主義的主要支流，「經濟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勝利，就是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被破壞，馬克思主義的失敗。

從「經濟派」出現的第一天，列寧就起來粉碎他。

「經濟派」斷言，工人只應當進行經濟鬥爭，至於說到政治鬥爭，那麼讓自由資產階級去做，工人應當幫助他。列寧認為「經濟派」這類宣傳是背叛馬克思主義，是否認工人階級獨立的政黨的必要，是企圖把工人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政治上的附屬品。

在一八九九年「經濟派」(普羅柯波維赤，庫斯柯夫以及其他)人，以後他們變為立憲民主黨員，發表了自己的宣言。他們起來反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主張不要創立無產階級的獨立的政黨，主張放棄工人階級的獨立的政治要求。「經濟派」認為政治鬥爭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事情，至於說到工人，那麼他們只要反對僱主的經濟鬥爭就夠了。

列寧看到經濟派的這些機會主義的文件後，就召集被流放在附近的馬克思主義者政治犯開會，以列寧為首有十七個同志提出尖銳的抗議書來反對「經濟派」的觀點。

這個抗議書，是列寧寫的，散播在全俄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中，並在俄國馬克思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政黨發展的事業上有很大的意義。

俄國的『經濟派』宣傳的觀點，就是國外社會民主黨內馬克思主義的敵人所宣傳的那些觀點。即以謂倍恩斯坦派（即倍恩斯坦機會主義者的擁護人）的觀點。

因此列寧反對『經濟派』的鬥爭，同時也就是反對國際機會主義的鬥爭。

列寧所組織的非法的『火星報』，進行了反對『經濟派』，為創立無產階級獨立政黨的主要鬥爭。

在一九〇〇年初，列寧及『鬥爭同盟』的其他會員從西伯利亞的流放中回到了俄國，列寧想辦一個大的全俄的非法的馬克思主義的報紙。很多小的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組織，已在俄國存在，他們相互之間還沒有聯系。在這個時候，照斯達林同志的話，是『手藝主義和小組派別從上至下啄食全黨，當思想混亂成為黨內生活的特點的時候』，創立全俄非法的報紙是俄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底主要的任務。只有這樣的報紙才能把零散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相互之間聯系起來，並準備創立真正的政黨。

這樣的報紙，在沙皇伊羅斯因警察的迫害，是不可能組織起來。經過一個月，兩個報紙被沙皇的警察釘梢釘上，並被破獲。因此列寧決定在國外出版。這種報紙用最薄的和最牢的紙印刷，並秘密的輸送到俄國。有幾期『火星報』曾經在俄國，在巴古，克新捏夫，西伯利亞的秘密印刷所內翻印。

在一九〇〇年秋，德拉賓米爾、伊里奇到外國去，為着與『勞動解放』社的同志協商

出版全俄政治報紙。這個思想，列寧在流放時已考慮得很週到。列寧從流放回來的沿途，曾爲這個問題在烏發、帕斯柯夫、莫斯科、彼得堡開過好些會議。他到處與同志們約定通信的密碼，約定寄書報的地址等等，並與他們討論將來鬥爭的計劃。

沙皇政府感覺到，列寧這個人是他最危險的敵人。沙皇的衛隊，憲兵蘇巴托夫在他的秘密報告中寫道：『在革命中此刻沒有比烏里亞諾夫更偉大的，』因此他認爲謀殺列寧是**有好處的。**

在到國外後，列寧與『勞動解放』社，即是與普列哈諾夫，亞克雪洛特，柴蘇里亦協商好了共同出版『火星報』，全部出版計劃從頭至尾都是列寧擬定的。

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出版了『火星報』的第一期。在報頭下有這樣的格言：『從火星中燃燒起烈火。』這句話是從十二月黨人給詩人普希金的答詞中摘來的，普希金當他們被流放於西伯利亞時曾經贈送他們以頌詞。

真的，列寧所燃起的『火星』，後來燃燒爲偉大的革命烈火的巨燄。這一烈火把貴族地主沙皇的皇朝和資產階級的政權燒成了灰燼。

### 簡略的結論

俄國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工黨，首先是在與民粹主義的鬥爭中，在與他的錯誤的和對革命有害的觀點進行鬥爭中，創立起來的。

只有在思想上打碎民粹派的觀點，才能為在俄國創立馬克思主義的工人政黨掃清基地。在前世紀八十年代普列哈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已經給了民粹派主義以決定的打擊。

列寧在九十年代完成了思想上粉碎民粹主義，並把民粹主義打到底。『勞動解放』社，成立於一八八三年，在俄國馬克思主義之傳播上，做了很大的工作，理論上建立了社會民主派的基礎，及向迎接工人運動做了第一步。

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工業無產階級的數量也很快的增加。在八十年代中葉，工人階級走上了有組織的鬥爭的道路，走上了有組織的罷工形式的羣衆發動的道路。但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集團還只從事於宣傳，不懂得轉變到在工人階級中的羣衆鼓動的必要，因此與工人運動還沒有實際的聯系，沒有領導他們。

列寧所組織的彼得堡『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一八九五年）進行了工人中的羣衆鼓動。並領導了羣衆罷工，這就是走上了新的階段——過渡到工人中羣衆的鼓動和把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聯結。彼得堡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同盟』是俄國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底第一個萌芽，接着彼得堡『鬥爭同盟』之後，在一切工業的中心，同樣在邊疆，都創立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組織。

在一八九八年，實現了第一個企圖，雖是不成功的企圖，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民主派的集團和小組聯合為政黨——召集了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上並沒有創立起政黨；沒有黨綱，沒有黨章，沒有一個領導中心，各個馬克思主義的小組和集團之間幾乎沒有任何聯系。

爲着把零散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相互間聯合和聯系起來成爲一個政黨，列寧提出了並實現了創立第一個全俄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報紙——『火星報』的計劃。

在這時期內創立統一的政黨的主要敵人是『經濟派』。他們否認這種政黨的必要。他們助長各個別集團的散漫性和手藝主義。正是列寧和他所組織的『火星報』打擊了他們。

『火星』前數期的出版（一九〇〇年——一九〇一年）表示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從散漫的集團和小組進到實際的組織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時期。

第二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形成黨內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派

的出現

（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

（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俄國革命運動的高漲）

十九世紀之末，歐洲發展着工業危機。這個危機很快也蔓延到了俄國。從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這幾年的恐慌中，大小企業，倒閉了三千多家。被拋棄到街頭上的工人，在十萬以上。留在企業中的工人們的工資也減少了很多。以前工人們從頑強的經濟罷工中，從資本家那裡所取得的一點讓步，現在又被資本家奪回去了。

工業危機，失業，沒有停止也沒有減弱工人運動。相反，工人的鬥爭更加帶着了革命的性質。工人們從經濟罷工轉到政治罷工。最後，工人們轉到示威，提出關於民主自由的政治要求，提出『打倒沙皇專制』的口號。

一九〇一年彼得堡的沃布霍夫兵工廠的「五一」罷工，變成了工人與軍隊的流血衝突。工人們只能用石頭和鐵塊來反抗武裝的沙皇軍隊。工人的頑強抵抗被擊敗了。接着就來了殘酷的壓迫：約有八百工人被捕，許多被監禁和放逐。但英勇的「沃布霍夫的保衛戰」給了俄國工人很大影響，在工人中引起了同情的浪潮。

一九〇二年三月發生巴東工人大罷工和示威，這些行動是巴東社會民主黨委員會所組織的。巴東的示威，激動了外高加索的工農羣衆。

同年，洛斯託夫城也發生了大罷工。開始罷工的是鐵路工人，很快許多工廠的工人都參加進來了。罷工激動了一切工人。在城外，開了幾天大會，參加者有三萬工人。在這些大會上，朗誦了社會民主黨的宣言，許多人講了話。警察和哥薩克軍隊沒有力量趕散這些幾萬人的工人集會。有幾個工人被警察打死了，第二天出殯的時候，舉行了一個巨大的工人示威。沙皇政府只在調動隣近城市的軍隊之後才能把罷工壓服下去。領導洛斯託夫工人鬥爭的是頓河區的社會民主黨委員會。

一九〇三年的罷工，規模就更大了。這年南部發生羣衆政治罷工，外高加索（巴古、梯夫里斯、巴東）和烏克蘭的大城市（奧得塞、基也夫、葉加林、諾斯拉夫）都被捲入了。罷工逐漸擴大而且組織性逐漸加強。現在和過去工人階級行動的不同之處，就是差不多一切地方的工人的政治鬥爭，都受着社會民主黨委員會的領導。

俄國的工人階級挺身起來，和沙皇政權作革命的鬥爭了。工人運動對於農民發生了影響。一九〇二年的春天和夏天，在烏克蘭（包達夫斯克和

哈爾科夫等省）以及在伏爾加河沿岸展開了農民運動。農民們焚燒了地主的房子，搶奪了地主的土地，殺戮了他們所仇恨的鄉村官吏和地主。政府派遣了軍隊來反對這些暴動的農民，向他們開槍射擊，成千成百的農民被捕，把他們的領導者和組織者關在牢獄裡，但農民的革命運動還是繼續向上高漲着。

工人和農民的革命發動，證明了革命在俄國正在成熟而且已經接近了。

在工人的革命鬥爭影響之下，學生的反抗運動也加強了。政府對於學生的示威和罷課的回答，就是封閉學校，把幾百學生關入牢獄，並且最後又想到把『不安份』的學生們送去當兵。全體大學生爲了答覆這種壓迫，在一九〇一——一九〇二年冬天組織了學生總罷課。這次罷課，參加者有三萬多人。

工人和農民的革命運動，特別是對於學生的壓迫，使地方公所裡的自由派資產階級和自由派地主們也震動了，使他們提出抗議，反對壓迫他們的兒子們——學生們的『極端行動』。

地方公所，是地方自由派的重要據點。地方公所就是處理關於鄉村居民的純粹地方性事務，（修路、建設醫院學校等）的機關。自由派的地主們，在這些地方公所中，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們和自由派的資產階級有緊密的連繫，並且差不多要混合起來了。因爲他們已經開始把自己的田產，從半農奴的經濟改變爲更有利益的資本主義經濟了。這兩部份自由派，自然都是擁護沙皇政府的，但他們反對沙皇政府的『極端行爲』，他們擔心正是這些『極端行爲』可以加強革命運動。他們害怕沙皇政府的『極端行爲』，他們更害怕革命

。自由派的反對沙皇的『極端行爲』有兩個目的：第一，『提醒沙皇』；第二，給自己帶上大不滿意沙皇專制的假面具，這樣取得人民的信仰，好來阻止人民或者一部份人民參加革命，這樣來削弱革命。

自然地方自由派運動對於沙皇政府的存在，沒有任何危險，但他畢竟是在『萬古永存的』沙皇制度方面，事情有些不大妙的標誌。

地方自由派運動的結果，到一九〇二年，成立了資產階級的小團體，名叫『解放』，這就是未來的俄國主要資產階級政黨——立憲民主黨的骨幹。

沙皇政府看見了工農運動逐漸在國內匯合成了一個日益可驚的巨流，它就採取一切方法來停止革命運動。爲了反對工人罷工和示威而調動武力的事情，日漸多了。槍彈和皮鞭成了沙皇政府對於工農行動普通的答覆，監獄和放逐地；都擠滿了人。

沙皇政府除了加強壓迫之外，還企圖採取別的更『靈活』的不帶壓迫性質的辦法，吸引工人離開革命。他們曾經企圖在憲兵和警察保護之下，建立假的工人組織。這些組織，當時叫作『警察社會主義』的組織，或者叫做蘇巴托夫的組織。（這是根據警察官蘇巴托夫的名字而起的，他曾建立了這些警察的工人組織）沙皇警察經過自己的走狗去說服工人，好像沙皇政府自己準備幫助工人，滿足他們的經濟要求，『如果沙皇自己都是幫助工人的，那麼爲什麼還要從事政治活動，還要進行革命呢？』——蘇巴托夫派對工人們這樣說：蘇巴托夫派在幾個城市中建立了自己的組織。照着蘇巴托夫組織的模型，爲着同樣的目的，一九零四年，牧師加朋也成立了一個組織，叫做『彼得堡俄羅斯工廠工人會議』。

但沙皇警察想控制工人運動的企圖，並沒有成功。這種方法並沒有能夠對付得了日益高漲的工人運動，工人階級日益發展的革命運動，把這些警察組織消滅了。

(二) 列寧的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底計劃、『經濟派』的機會主義、『火星報』

爲列寧的計劃而鬥爭，列寧的『做什麼』一書，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思想基礎

雖然一八九八年已經開過了俄羅斯社會民主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佈了黨的成立，但是黨並沒有建立起來。沒有黨綱和黨章。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所選出來的中央委員被捕以後，再也沒有恢復，因爲沒有人去恢復它。不僅如此，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後，黨的思想的混亂和組織的散漫，更加厲害了。

如果一八八四——一八八九年是戰勝民粹派及社會民主黨思想上準備的時期，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是企圖（雖然並未成功）從個別的馬克思主義的組織建立社會民主黨的時期，那麼一八九八年以後，就成了黨的思想上和組織上更加混亂的時期了。馬克思主義的戰勝民粹派，和工人階級的革命行動（這些行動證明馬克思主義者的正確）加強了革命青年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同情。馬克思主義成了時髦的東西。這樣，結果就使知識份子中的許多革命青年羣衆大批加入馬克思主義的組織。這些人在理論上是薄弱的，他們缺少組織

和政治工作的經驗。他們從當時充滿出版界的『合法馬克思主義者』的機會主義著作中，得到了一些模糊的，大部份是不正確的關於馬克思主義的概念。這種情形，就使馬克思主義組織的理論與政治水準降低，就使這些組織中滲入『合法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情緒，就加強了思想上的混亂，政治上的動搖和組織上的散漫。

工人運動高漲的繼續發展和革命明顯的逼近，都要求建立一個能夠領導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底統一的集中的政黨。但黨的地方機關，地方組織，集團和小組的情形是那樣的糟糕，同時，它們組織上的凌亂和思想上的複雜是那樣的厲害——建立這樣的黨，在當時是一種不能想像的困難。

困難還不僅在於黨的建立，要在沙皇政府殘酷的迫害之下進行，而沙皇政府從黨的組織中奪去優秀的工作人員，把他們送去充軍，坐監獄，做苦工；困難還在於大部份黨的地方委員會及其工作人員除了自己地方的細小實際工作以外，甚麼都不願意知道，不懂得黨的組織和思想的不一致的害處，習慣了黨的支離破碎的情形，習慣了黨的思想上的混亂，並且認為沒有統一的集中的黨也是可以的。

要建立一個集中的黨，必需要克服黨的地方機關的這種落後性、頑固性和狹隘的事務主義。

但還不僅如此，在黨內當時存在着很大一部份人，他們有自己的言論機關，在俄國有『工人思想』報，在國外有『工人事業』報，這些刊物在理論上替黨的組織的分散和思想的混亂辯護，並且常常讚美這種現象，認為建立工人階級統一的集中的政黨，是不需要的。

玄想的任務。

這就是『經濟派』及其信徒們。

要想建立無產階級的統一的政黨，首先必須擊破『經濟派』。

列寧就起來擔負這些任務的完成和建立工人階級的政黨。

建立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政黨，要從什麼地方開始呢——關於這問題，會有各種不同的意見。有些人想着要建立黨，需要從召集第二次代表大會開始，這個大會可以統一地方組織，並且把黨建立起來。列寧是反對這種意見的。他認為在沒有召集代表大會以前，需要先把黨的目的和任務弄清楚，要知道我們希望建立什麼樣的黨，需要在思想上和『經濟派』分別開來，需要誠懇而且公開的告訴黨，關於黨的目的和任務，存在着兩種不同的意見——『經濟派』的意見和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的意見。需要在刊物上進行廣泛的宣傳，和擁護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的觀點，正像『經濟派』在他們的機關刊物上宣傳他們的觀點一樣，要讓地方組織有一種可能在這兩個派別之間作自覺的選擇。只有在這些必須的準備工作之後，才能召集黨的代表大會。

列寧直捷了當的說：

『在聯合以前，並且爲了聯合，必須首先堅決的確定的分開。』（『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七八頁）

因此列寧認爲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必須從組織全國性的戰鬥的政治報紙開始。這報紙進行宣傳和鼓勵來擁護革命的社會民主派的觀點。創辦這樣的報紙；應當是建立黨的第

一步。

列寧在他的有名的論文『從什麼開始』中，提出了建設黨的具體計劃，這計劃在他的有名的『做什麼』一書中曾加以發揮。

列寧在這個論文中說：『依照我們的意見，建立我們所希望的組織（指建立黨而言——編者原註）的工作的起點和頭一步實際的工作，並且也是最重要的綫索（依賴着這種綫索，我們就可以不停的發展，深入和擴大這個組織）就是創辦全俄國的政治報紙……沒有這種報紙，就不能有系統地進行原則上堅定的、全面性的宣傳和鼓動，這種工作，一般的說來，都是社會民主黨的經常的和主要的任務，特別在目前是迫不容緩的任務，因為目前最廣大的人民階層，對於政治，對於社會主義問題都發生着興趣。』（『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一〇頁）

列寧認為這樣的報紙不僅是黨的思想上的團結的工具，同時也是地方組織在組織上聯合起來成爲一個黨的工具。這樣的報紙的分銷員和通訊員的網（他們也是地方黨的組織的代表）就會成爲一種核心，在這些核心的週圍，在組織上把黨集合起來。因為列寧說過：『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者和集體的鼓動者，同時又是集體的組織者。』

列寧在同篇文章中說道：『這些分銷員的網，正是我們所需要的那種組織的骨幹；這樣的組織應該是很大的，能包含全國，很廣泛，很多方面的，能夠有嚴密的分工；很堅定的，在一切情況之下，在一切「轉變關頭」和意外事件之下，都會不停的進行自己的工作；很靈活的，善於一方面當敵人把全部力量集於一點，他的力量超過我

們很多時，會在戰場上避免戰鬥，同時又會利用這個敵人的呆滯，在他最不提防的地方和時候，向他進攻。」（『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一二頁）

『火星報』就應當成爲這樣的報紙。在事實上『火星報』正是這樣的全俄國的政治報紙，他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準備了黨的團結。

關於黨的結構和成份，列寧認爲，黨應當有兩個部份：甲，一小部份經常的幹部的領導工作人員，這裡主要的是革命職業家們，就是除了黨的工作外，沒有其他職業的，並且他們有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理論知識，政治經驗，組織習慣和反對沙皇警察，避免警察追捕之藝術的工作人員。乙，地方黨組織的廣大的網，這裡包含着衆多的黨員羣衆，他們受着千萬勞動羣衆的同情和幫助。

列寧寫道：『我肯定指出：（一）一切革命運動，如果沒有經常的，和保持工作的聯續性的領導者們的組織，就一定不能鞏固；（二）自動捲入鬥爭的羣衆愈廣泛，這種組織的需要愈迫切，這種組織就愈應當堅固；（三）這樣的組織，主要的應當由以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們成立起來；（四）在專制政體的國家中，我們如能够把這種組織的成份，更加縮小，以至只有以革命活動爲職業的人才能參加，並且這些人都能得到反對政治警察鬥爭之藝術的職業的訓練，那麽捕捉這種組織，就愈加困難。並且（五）這樣工人階級和社會其他階級的份子參加運動，而且在運動中積極工作的可能就更廣泛。』（『列寧全集』第四卷，第四五六頁）

至於建立中的黨的性質，牠對於工人階級的作用以及它的目的和任務，那麼列寧認為黨應當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應當是團結，指揮無產階級鬥爭的工人運動的領導力量。黨的最後目的，是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黨的最近目的，是推翻沙皇制度，建立民主的秩序，因為不先把沙皇制度推翻，就不能推翻資本主義；因此黨目前的主要任務，就是掀起工人階級，掀起全體人民，來反對沙皇制度，展開反對沙皇制度的人民革命運動，推翻沙皇制度——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頭一個並且是嚴重的障礙物。列寧說道：

「歷史擺在我們面前的最近的任務，是任何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底一切最近的任務中的最革命的任務。這個任務的完成，是破壞歐洲的，同時（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說）也是亞洲的反動勢力的最有力的據點，這樣就會把俄國無產階級變成國際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二頁）又說：

「我們應當記着爲着個別要求和政府鬥爭，爭取個別讓步，這只是和敵人的小接觸，這只是前哨陣地上的小戰，決定的戰鬥還在前面。在我們面前有敵人的堡壘，這堡壘正充滿力量，它向我們放射出砲彈和槍彈的雲霧，使我們的最好的戰士們死亡。我們應當奪取這個堡壘，我們也一定能奪取它，如果我們能把正在醒覺中的無產階級的全部力量，和俄國革命者的一切力量連接成一個黨，俄國一切活躍的和忠誠的人，都傾向於這樣的黨。只有到那時候，才能實現俄國工人革命者阿來克雪夫的偉大預言，「千百萬勞動人類舉起粗糙的手，那時用兵士刺刀所保衛着的專制制度的統治，將變成灰燼！」」（「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五九頁）

這就是列寧在俄國沙皇制度條件下建立工人政黨的計劃。

「經濟派」立刻就向列寧的計劃開了火。

「經濟派」認為：反對沙皇制度的一般的政治鬥爭是一切階級的事情，首先是資產階級的事情。因此這種鬥爭對於工人階級沒有重大利益，因為工人的主要利益在於和廠主作經濟鬥爭，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等。因此社會民主黨目前的主要任務不應當是反對沙皇制度的政治鬥爭，不應當是推翻沙皇制度而應當是組織工人向廠主和政府進行經濟鬥爭；而所謂向政府進行的經濟鬥爭，所指的是改善工廠法，「經濟派」以為這樣就可以「使經濟鬥爭帶着政治的性質」。

「經濟派」已經不敢公然反對成立工人階級政黨的必要了。但他們認為黨不應當是工人運動的領導力量，黨不應當干涉工人階級自發的鬥爭，更不應當領導這種運動，而應當跟着運動走，研究它並且從運動中得出教訓。

「經濟派」還認為：工人運動中覺悟份子的作用，社會主義意識和社會主義理論的組織的和領導的作用，是很小的，或者差不多是很小的，社會民主黨不應當把工人提高到社會主義意識的水準，相反，社會民主黨應當降低自己，向工人階級的中等的或者甚至更落後階層底水準看看。社會民主黨不應當在工人階級中傳播社會主義的意識，應當等待着讓工人階級的自發運動，用自己的力量產生出社會主義的意識。

關於列寧建立黨的組織計劃，他們認為：這種計劃好像是一種對於自發的運動的暴力行為。

列寧在『火星報』上特別是在自己的有名的書『做什麼』裡面，把『經濟派』這種機會主義的哲學，打擊得體無完膚。

(一) 列寧指出：引導工人階級離開反對沙皇制度的一般的政治鬥爭，把無產階級的任務限制在：祇和資本家與政府進行經濟鬥爭之內，而不去推翻他們，這就是使工人陷於永久的奴隸地位。工人對廠主和政府進行的經濟鬥爭，這是工會主義的爭取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的更好的條件鬥爭。但工人不僅願意為更好的出賣勞動力給資本家的條件而鬥爭，而且還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本身，這種制度使他們必需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並且遭受剝削。但當沙皇制度，這個資本主義的守門狗，還站在工人運動的道路上時，工人就不能夠展開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展開爭取社會主義的鬥爭。因此，黨和工人階級目前的任務就是要掃除沙皇制度，這樣也就是打通走到社會主義的道路。

(二) 列寧指出：讚美工人運動的自發過程，否認黨的領導作用，把黨的作用變成記事員的作用，這樣就是宣傳『尾巴主義』。宣傳把黨變成自發過程的尾巴，變成運動的消極力量，這種力量只能認識自發的過程，並且依賴自流的運動。進行這樣的宣傳就等於消滅黨，就是說使工人階級沒有黨，就是說把工人階級解除武裝。但當工人階級前面站着這樣的敵人，像沙皇制度，它是用鬥爭的全部武器所武裝着，像資產階級，它是用現代的方形式組織起來，並且有自己的政黨領導着它的反對工人階級的鬥爭。在這種情形下，讓工人沒有武裝，這樣就是出賣工人階級。

(三) 列寧指出：向工人運動自發性屈服，減低自覺性的作用，減低社會主義意識，

社會主義理論的作用，這就是：第一，侮辱工人，因為工人們都在追求着自覺性，像追求光明一樣。第二，在黨內減低理論的價值，這就是減低黨用以認識現在，預見未來的武器的價值。並且第三，完全並且最後捲入機會主義的泥坑裡去了。

列寧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能有革命的運動……只有被先進理論所領導的黨，才能執行先進戰士的作用』。(『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八〇頁)

『四』列寧指出：『經濟派』說社會主義的思想可以從工人階級自發運動中產生出來，這是欺騙工人階級；因為在事實上，社會主義思想不是從自發運動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科學中產生出來的。『經濟派』否認在工人階級中傳播社會主義意識的必要，這樣就是替資產階級思想開闢道路，使它容易在工人階級中傳播和盤據，因此使工人運動不能和社會主義連接起來。也就是幫助了資產階級。

列寧說：『一切對於工人運動自發性的崇拜，一切對於『覺悟份子』作用的減低，對於社會民主黨作用的減低，都是——完全不管這減低的人願意不願意——加強資產階級思想對於工人的影響』。(『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九〇頁)

還有：『問題只能是這樣：或者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或者是社會主義的思想。當中的東西是沒有的；因此，一切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減低，一切對於它的排斥，都是加強資產階級的思想』。(『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三九一——三九二頁)

『五』列寧給『經濟派』這一切錯誤作總結時，得出這樣的結論：『經濟派』所要的

政黨不是從資本主義下解放工人階級的社會革命的政黨，它要的是主張保存資本主義的統治的，『社會改良』的政黨，因此『經濟派』是出賣工人階級根本利益的改良派。

(六)最後列寧指出：『經濟派』不是俄國的偶然現象，『經濟派』是資產階級影響在工人階級中的傳達者，在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中也有他們的同盟者，如修正派，和機會主義者倍恩斯坦的信徒等。在西方的社會民主黨中，機會主義的傾向日漸鞏固，這傾向打着對馬克思『自由批評』的旗幟，要求『修正』馬克思的學說(修正派因此得名)要求放棄革命、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專政。列寧指出俄國的『經濟派』同樣也執行着這種放棄革命鬥爭、放棄社會主義、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路綫。

列寧在他的『做什麼』一書所發揮的主要理論點，就是這樣。

『做什麼』一書傳播的結果，在它出版後一年(它是一九〇二年三月出版的)，到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大會時，『經濟派』的思想立場，已經是只剩了不愉快的回憶，而『經濟派』這個稱號被大多數黨的工作人員認為是一種侮辱了。

這是對於『經濟主義』底一種完全的思想的殲滅，對於機會主義，尾巴主義，自流主義的思想的殲滅。

但列寧的著作『做什麼』的意義還不止如此。

『做什麼』的歷史意義，在於列寧在他的這本有名的著作中：

(一)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史上第一個發現了機會主義的思想的根源，證明這根源首先在於對工人運動自發性的崇拜，在於在工人運動中減低社會主義意識的作用；

(二) 提高了理論的自覺性的和黨的意義，把它們看做自發的工人運動底革命化的和領導的力量；

(三) 光輝地充實了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原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黨是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的結合；

(四) 對於馬克思主義的黨的思想基礎，給了天才的發揮。

「做什麼」一書中所發揮的理論論點，到後來成了布爾塞維克黨的思想基礎。

有了這樣的豐富的理論的寶庫，「火星報」才能展開並且也真的展開了廣大的運動，擁護列寧的建黨計劃，擁護集合黨的力量，擁護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擁護革命的社會民主主義，反對「經濟派」，反對一切的各種各樣的機會主義者，反對修正派。

「火星報」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制定黨綱草案。大家都知道，工人政黨的黨綱，是工人階級鬥爭目的和任務的簡單的科學方式的敘述。黨綱決定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最終目的，同樣也決定在達到最終目的的道路上，黨在鬥爭中所提出的要求。因此，制定黨綱不能不有首要的意義。

在制定黨綱草案時，「火星報」編輯委員會內部在列寧和普列哈諾夫及其他編輯之間發生了嚴重的分歧。這些分歧和爭論幾乎弄到列寧和普列哈諾夫完全破裂。但那時候還沒有破裂，列寧使黨綱草案內加上了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重要的一段，並且很清楚的指出工人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作用。

黨綱中整個農民問題部份，都是列寧起草的。列寧那時候已經主張土地國有，但在鬥

爭的第一階段，他認為應當提出把『割地』歸還農民的要求，割地就是當農奴『解放』時，地主從農民那裡割去的土地。普列哈諾夫反對土地國有。

列寧和普列哈諾夫關於黨綱的爭論，部份的也決定了以後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的分歧。

(三) 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黨綱和黨章與建立統一的黨、大會上的分歧與黨內兩派的出現：布爾塞維克派和孟塞維克派

這樣，列寧的原則的勝利以及『火星報』擁護列寧的組織計劃的勝利的鬥爭，準備了建立黨或者像當時所說的，建立真正的黨所必要的一切基本條件，『火星報』所代表的方向，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組織中勝利了。現在可以來召集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了。

一九〇三年七月十七日(舊歷三十日)俄國社會民主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大會是在國外秘密召集的。開始大會的會議，在布魯塞爾舉行。但後來比利時的警察通知大會代表離開比國，這樣，大會才移到了倫敦。

到會者共計二十六個黨的組織代表四十三人。每個黨組織有權派兩個代表到會，但有些組織只派了一個代表。這樣，四十三個代表在表決時可有五十一票。

代表大會的主要任務，在於根據『火星報』所提出所制定的原則的和組織的立場來建

立真正的黨。』(『列寧全集』第四卷，第一六四頁)

大會的成份不是一色的，因為『經濟派』的失敗，所以大會上並沒有顯明的『經濟派』代表參加，但在這時期內，他們很技巧的改頭換面，所以這次他們也能够派來幾個代表。此外『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只在表面上和『經濟派』不同，事實上他們是擁護『經濟派』的。

這樣，大會上不僅參加了『火星報』的擁護者，而且有它的反對者。『火星報』的擁護者有三十五人，就是大多數。但並不是一切把自己算作擁護『火星報』的人，都是真正的擁護『火星報』的列寧派。代表們分成幾個小派。列寧的擁護者或堅強的火星報派，有二十四票。九個火星報派，讚成馬爾托夫，這些都是不堅定的火星報派。一部份代表在『火星報』和它的反對者之間動搖着，這樣的人有十票，這是中間派。『火星報』的公開反對者有八票(三個『經濟派』，五個『猶太工人同盟』盟員)倘若火星報派分裂，那麼『火星報』的敵人，就可以佔上風了。

從這裡可以看出大會上的形勢是如何複雜。列寧用了很多力量來保證火星報派大會上的勝利。

大會最重要的事情是通過黨綱。當討論黨綱時，引起大會上一部份機會主義者的代表們反對的主要問題，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機會主義者，在其他許多的黨綱問題上，也是不同意大會的革命部的主張的，但是他們決定了主要的在討論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開火，他們說：『許多外國的社會民主黨黨綱中都沒有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所以在

俄國社會民主黨的黨綱中，也可以不加進去。

機會主義者同樣反對在黨綱中加入關於農民問題的要求。這些人不願意革命，所以把工人階級的同盟者——農民視為異己，對他採取仇視態度。

「猶太工人同盟」的代表和波蘭的社會民主派，反對民族自決權。列寧總是教訓我們，工人階級必需反對民族的壓迫。反對黨綱中的這種要求，就等於主張放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成為民族壓迫的讚助者。

列寧對於這一切的反對，都給了致命的打擊。

大會通過了「火星報」所提出的黨綱。

這個黨綱有兩部份——最大限度的政綱和最小限度的政綱。在最大限度的政綱中，講到工人階級政黨的主要任務——講到社會主義革命，推翻資本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在最小限度的政綱中，講到黨最近時期的任務，在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前所執行的任務：關於推翻沙皇專制政體，建立民主共和國，工人實行八小時工作制，農村消滅農奴的一切殘餘。地主所奪去的農民土地，（「割地」）歸還農民。

以後布爾塞維克以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的要求，來代替了歸還「割地」的要求。

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黨綱是工人政黨的革命政綱。

這個黨綱保存到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候，我們的黨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後，通過了新的黨綱。

黨綱通過之後，第二次大會接着就來討論黨章草案。大會通過黨綱，造成了黨的思想

組織的基礎，這時，還要通過黨章，使手工業主義、小組制度、組織上的割裂和黨內缺乏強固的紀律等現象可以不再發生。

但假如通過黨綱還能比較順利的話，那麼關於黨章的問題，在大會上就引起了劇烈的爭論，分歧得最厲害的，就是關於黨章第一條的確定——關於黨員的問題。甚麼人可以成爲黨員，黨的成份應當怎樣，黨在組織關係上應當怎樣——在組織上是整個的呢，還是不固定的呢？——這些都是黨章第一條所引起的問題。有兩種條文鬥爭着：一種是列寧的條文，這條文被普列哈諾夫以及堅強的『火星報』派擁護着；另一種是馬爾托夫的，被亞克雪洛特、柴蘇里赤，不堅定的『火星報』派擁護着，被托洛茨基以及大會上一切公開機會主義的代表們所擁護着。

列寧的條文是：凡承認黨綱，在物質方面給黨幫助並且參加一個黨的組織的人，都可成爲黨員。馬爾托夫的條文，是認爲：承認黨綱，給黨物質幫助就是黨員的必需條件，他不認爲：參加一個黨的組織是黨員的條件，主張一個黨員可以不是黨的一個組織的一員。

列寧認爲：黨是一個有組織的隊伍，黨員不是自己把自己算進去的，而是由一個黨的組織把他吸收在黨的。因此，他就要服從黨的紀律。馬爾托夫認爲：黨是一種組織上不固定的東西，黨員是自己承認就算了的，因此，也就不要服從黨的紀律，自然他們也就不參加一個黨的組織。

這樣，依照和列寧的條文不同，馬爾托夫的條文，就可以爲着動搖而非無產階級份子，大開黨門。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前夜，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中，有許多暫時同情革命的

人，他們間或也能够在黨一些小的幫助，但這些人不願意加入組織，服從黨的紀律，執行黨的委托，不願意遭受與這些事情相連着的危險。馬爾托夫和其他的孟塞維克提議承認這些人爲黨員，提議給他們權力與可能來影響黨的事情。他們甚至提議每個罷工者都有權利把自己「算做」黨員，雖然參加罷工的人許多並不是社會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革命黨員。

因此，列寧和列寧派在大會上就爲着統一的、戰鬥的嚴密組織的黨而鬥爭，馬爾托夫派不願意要這樣的黨，而要一個複雜的、散亂的不固定的黨；這樣的，即就它的份子複雜而且不能有堅強的紀律一點來看，也就不能成爲戰鬥的黨的。

動搖的「火星報」派脫離了堅強的「火星報」派，他們和中間派的聯盟，以及公開機會主義者贊助他們使馬爾托夫在這問題中佔了優勢。大會二十八票的多數對二十二票，一票棄權，這樣通過了馬爾托夫提出的黨章第一條條文。

在「火星報」派關於黨章第一條發生分裂之後，大會上的鬥爭更加激烈了。大會快要結束了，快要選舉黨的領導機關了——黨中央機關報（「火星報」）的編輯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但在大會進行選舉之前發生了幾件事情，改變了會場上力量的相互關係。

爲了黨章問題，大會就討論了「猶太工人同盟」的問題。同盟奢望在黨內有特殊的地位，他要求大會承認他是俄國猶太工人惟一的代表者，如果承認猶太工人同盟的要求，那就是在黨的組織裡面依照民族的標準，把工人加以區分，而放棄工人階級統一的階級的地域組織。大會否決了猶太工人同盟的組織上的民族主義，因此同盟的代表們離開了大會。

兩個「經濟派」也離開了大會，因為大會拒絕承認他們的國外同盟是黨在國外的代表機關。

七个機會主義者離開大會，就改變了力量的相互關係，使列寧派得到優勢。

關於黨中央機關的問題，很早就成爲列寧注意的中心，列寧認爲必須使堅強的徹底的革命者參加中央委員會。馬爾托夫派設法使動搖的機會主義份子在中委會裡佔多數。大會的多數在這問題上同意了列寧的意見，中委會裡選進去的是列寧派。

依照列寧的提議，列寧、普列哈諾夫和馬爾托夫應選爲「火星報」的編輯委員會。馬爾托夫在大會上要求「火星報」的六個舊編輯，（其中大多數都是馬爾托夫派，）都要選入編輯委員會。大會多數否決了這個提議。列寧所提出的三個人當選了。這時候馬爾托夫聲明他不參加中央黨報的編輯委員會。

因此，關於黨中央機關的表決，鞏固了馬爾托夫派的失敗和列寧派的勝利。

從這時候起，列寧的擁護者們，選舉時得到多數投票的，就稱爲布爾塞維克派（多數派），列寧的反對者，得到少數投票的，就稱爲孟塞維克派（少數派）。

把第二次大會的工作作個總結，可以得到下面的結論：

- （一）大會鞏固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主義」、公開的機會主義的勝利；
- （二）大會通過了黨綱和黨章，成立了社會民主黨，這樣建設了統一的黨的架子；
- （三）大會發現了組織問題上嚴重的意見分歧。這種分歧，把黨分成兩部份，布爾塞維克派和孟塞維克派。第一派堅持革命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原則，第二派墮入了組織上渙散

的泥坑，機會主義的泥坑；

(四)大會證明了：舊的已經被黨打敗了的機會主義者的地位，『經濟派』的地位，已經開始被新的機會主義者——孟塞維克派所佔據了；

(五)大會年組織問題方面的情形是不很高明的，表現了動搖，有時並且讓孟塞維克佔了優勢。雖然到結束時它已將錯誤改正，但不僅沒有能夠揭露孟塞維克派在組織問題上的機會主義，在黨內孤立它，而且甚至於未能在黨的前面提出這樣的任務。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的鬥爭，大會後不僅未沉寂，而且更加尖銳。上面所講的最後一點就是其主要的因素之一。

(四)孟塞維克領袖的分裂行動、和第二次大會後黨內鬥爭的尖銳化、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列寧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組織基礎

第二次大會以後，黨內鬥爭更加尖銳。孟塞維克用一切力量企圖破壞第二次黨代表大會決議的實行，並且奪取黨的中央機關。孟塞維克要求讓他們的代表參加『火星報』編輯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其數目是要他們在編輯委員會中佔多數，在中央委員會中與布爾塞維克的人數相等。因為這種要求直接違反着第二次代表大會的決議，所以布爾塞維克拒絕了孟塞維克的要求。這時候孟塞維克秘密地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其領導者是馬爾托夫，

托洛茨基，亞克雪洛特，並且『掀起了像馬爾托夫所寫的，反對列寧主義的暴動』。他們反黨鬥爭的方法是『擾亂全部黨的工作，破壞各種事情，阻礙一切的進行』。（列寧語）他們佔據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國外同盟』，在這同盟裡，十分之九都是離開俄國工作的知識份子僑民，他們從那裡對黨、對列寧、對列寧派黨髓進射擊。

普列哈諾夫給了孟塞維克有力幫助。在第二次大會上，普列哈諾夫是和列寧一起的。但第二次代表大會後，普列哈諾夫被孟塞維克的分裂的威嚇所嚇住了，他決定無論如何都要同孟塞維克『調和』。他過去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引導着他走向孟塞維克那裡去。普列哈諾夫從一個對孟塞維克機會主義者的調和派立場，很快的自己也變成孟塞維克了。普列哈諾夫要求把一切被大會所否決了的『火星報』舊編輯（孟塞維克）參加編輯委員會。列寧自然不能同意這種要求，並且退出了『火星報』編輯委員會，以便鞏固自己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地位，從這裡打擊機會主義者。普列哈諾夫自己一個人破壞大會的意志，決定把過去『火星報』的編輯孟塞維克補選進了編輯委員會。從這時起，從『火星報』第五十期起孟塞維克把它變成了自己的機關報，並且開始經過『火星報』宣傳他們的機會主義的觀點。從這時起，開始在黨內講到舊『火星報』，就是列寧的布塞維克的『火星報』和新『火星報』，就是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的『火星報』。

『火星報』轉入孟塞維克中後，它就成反對列寧和布爾塞維克的機關，宣傳孟塞維克的，首先是組織問題方面的，機會主義的機關。孟塞維克和『經濟派』與猶太工人同盟聯合以後，他們在『火星報』上，開始了像他們所說的，反對列寧主義的進攻。普列哈諾夫不

能停留在調和派的立場上，所以不久以後他也參加了進攻。事件發展的邏輯也應當是這樣：什麼人堅持和機會主義者調和，他就一定要走到機會主義去。『火星報』上登出了許多聲明和論文，說到黨不應該在組織上成爲一個整個的；應當讓許多不服從黨的機關的決定，自由集團和个人在黨內存在；應當讓每個知識份子，每個黨的同情者，『每個罷工者』，『每個示威者』，宣佈自己是黨員；要求服從黨的一切決議，這是對於事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態度；要求少數服從多數，是『機械的壓迫』黨員們的意志；要求一切黨員——領導人和普通黨員——同樣服從黨的紀律，就是在黨內建立『農奴制度』；『我們不需要黨內的集中主義，需要無政府派』『自治主義』，每人和每個黨部有權不執行黨的決議。

這是一種狂妄的宣傳，宣傳組織的放縱，宣傳破壞黨性和黨的紀律，讚美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擁護無政府主義的無紀律性。

孟塞維克很明顯的把黨拖向後走，從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退回到組織上的分割，小組制度和手工業主義。

這時必須給孟塞維克以一種堅決的駁斥。

列寧在他的『一九〇四年五月出版的『進一步退兩步』』的有名的書中給了這樣的駁斥。列寧在這本書中所發揮的組織上的基本要點，後來便成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上的基礎，這些基本要點是：

(一) 馬克思主義的政黨，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是它的一支隊伍。但工人階級的隊

伍是很多的，所以並不是工人階級的每個隊伍，都可以叫做工人階級的政黨。黨和工人階級其他隊伍不同的地方，首先就在於它不是一支簡單的隊伍，而是工人階級的先進的隊伍，自覺的隊伍，馬克思主義的隊伍，用社會生活的知識，社會生活發展規律的知識，階級鬥爭規律的知識所武裝起來的隊伍，因此是能夠領導工人階級，指導它的鬥爭的隊伍，所以不能夠把黨和工人階級混雜起來，正像不能把部份和全體混雜起來一樣。不能要求每個罷工者都宣佈自己是黨員，因為誰把黨和階級混雜起來，他就把黨的自覺性減低到每個「罷工者」的水準，他就消滅了黨是工人階級先進的自覺的隊伍的性質。黨的任务，不是減低自己的水準，降落到每個罷工者的水準，而是提高工人羣衆的水準。提高每個罷工者達到黨的水準上來。

列寧寫道：「我們是階級的黨，所以差不多整個階級在戰時，在國內戰爭時期，就完全是整個階級」應當在我們黨領導之下行動，應當盡可能和我們的黨團結得更加緊密。但如果想着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能有一個時候差不多使整個階級把他們的自覺性和積極性提高到自己的先進隊伍的程度，提高到自己的社會民主黨的程度，那就會是馬尼洛夫主義和「尾巴主義」。沒有一個有理性的社會民主黨人，會懷疑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甚至工會組織，（更原始的，更適合於自覺性較低的階級的）也不能夠包含差不多整個或者整個工人階級。只有欺騙自己，不看見我們的重大任務，縮小這些任務，才能忘記先進隊伍和一切傾向先進隊伍的羣衆之間的差別，忘記先進隊伍應當提高日益廣泛的階層，到這種先進水準的經常的責任」。——列寧全集，第六卷，

## 第二〇五——二〇六頁

（二）黨不僅是工人階級先進的自覺的隊伍，而且也是工人階級有組織的隊伍，它有自己的紀律，這紀律一切黨員都要遵守。所以黨員們必需要參加黨的一個組織。如果黨不是階級的有組織的隊伍，不是一種組織的系統，而只是一堆人，這些人他們自己宣佈自己是黨員，但不參加一個黨的組織，這樣，就是無組織的，這樣就不必要服從黨的決定的，這樣黨永遠不會有統一的意志，永遠不能實現黨員一致的行動，因此它也就不能領導工人階級的鬥爭。只有一切的黨員，都組織在一個統一隊伍中，被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團結起來，然後才能領導工人階級的實際鬥爭，指揮它為着一個目的而奮鬥。

孟塞維克的反對意見說：在這種情形之下，許多知識份子如教授、學生、中學生等等，都要留在黨外，因為他們不願意參加黨的任何一个組織，或者是由於害怕黨的紀律的沉重，或者像普列哈諾夫在第二次大會上所說過的，他們認為：『加入這個和那個地方組織，對於他們是降低身份』。這樣的反對意見，只是打擊了孟塞維克自己，因為害怕黨的紀律，害怕加入黨的組織的人，黨不需要他們來作黨員。工人不害怕紀律和組織，如果他們決定成爲黨員，他們很願意參加組織。害怕紀律和組織的是帶着個人主義情緒的知識份子，他們實際上也是被留在黨外的。但是這樣也好，對黨可以免除許多不堅定份子的加入，現在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開始高漲的時期，這些人要求加入的正特別厲害呢。

列寧寫道：『如果我說，黨應當是組織的總和（不是數學上的總和，而是結合體）那

麼……我這些話，是很清楚很準確表示了自己的希望、要求，就是作為階級先進隊伍的黨，應當成為盡可能地最有組織的東西，只有至少承認最低限度組織性的人，黨才能接收他入黨……」(《列寧全集》俄文版，第六卷，第二〇三頁)

還有：

「馬爾托夫的條文，在詞句上是擁護無產階級廣大階層的利益，但事實上這個條文是擁護着與無產階級紀律和組織絕不相關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利益。誰也不敢否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特殊階層的知識份子底特點，一般的說來，正就是個人主義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一二頁)

「無產階級不害怕組織和紀律……無產階級並不自找煩悶來使那些不願意參加組織的教授和中學生先生們承認自己是黨員，在組織的管理之下進行工作……缺少組織和紀律精神的自我教育的人，不是無產階級，而是我們黨內的某些知識份子。」(《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〇七頁)

57

「三」黨不僅是有組織的隊伍，而且是工人階級一切其他組織中的「最高組織形式」，應當領導工人階級的一切其他的組織。作為最高組織形式的黨，是由階級中最好的人物組成的，這些人物是以先進理論，階級鬥爭的規律的知識和革命運動的經驗武裝着的，所以黨完全能夠領導——而且必須領導工人階級一切的其他組織。孟塞維克企圖減少和降低

黨的領導作用，結果必然會削弱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的其他一切組織，結果也就會削弱無產階級，解除無產階級的武裝，因為「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組織外，沒有其他的武裝。」（「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二八頁）

（四）黨是工人階級先進隊伍和工人階級千百萬羣衆之間的聯繫的體現。無論黨是如何先進的隊伍，無論黨組織得如何好，假如它沒有和非黨羣衆的聯繫，不增加這些聯繫，不鞏固這些聯繫，它是不能生存和發展的。閉關自守與羣衆隔離，失掉自己階級的聯繫，或者即使是減弱這種聯繫的黨，一定要失掉羣衆的信任和援助，結果必然要死亡。要使黨有豐滿的生活，能夠發展，就必須增加和羣衆的聯繫，得到自己階級的千百萬羣衆的信任。

列寧說：『要成爲社會民主黨，就必須取得階級的援助。』（「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〇八頁）

（五）黨爲了正確的進行工作，並且有計劃的指導羣衆，必須在集中主義的基礎上去組織，應該有統一的黨章，統一的紀律，統一的黨的領導機關（就是黨代表大會，在大會之間是黨的中央委員會）少數服從多數，個別組織服從中央，下級服從上級，沒有這樣的條件，工人階級的黨，就不能成爲真正的黨，不能執行自己的領導階級的任務。

自然由於沙皇專制條件下黨的非法存在，由於在那時候黨的組織不能在自下而上選舉的基礎上去建立，所以黨不得不帶着十分秘密的性質，但列寧認爲這只是我們的黨的生活中的一時的現象，這種現象從沙皇制度推翻的第一天起，就會消失，那時候黨就成爲公開

的合法的，黨的組織將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上，民主集中制的基礎上。

列寧寫道：『以前我們的黨形式上不是有組織的整體，只是各個集團的總和，所以在這些集團之間，除了思想上的影響之外，不能有別的關係；現在我們變成了有組織的黨，這也就是建立了權力，把思想上的威信變成權力威信，下級黨組織對於上級黨的組織的服從。』（『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九一頁）

列寧責備孟塞維克的組織上的虛無主義和貴族的無政府主義，不承認黨的權力和它的紀律可以加在自己身上。列寧寫道：

『俄國的虛無主義者特別富於這種貴族的無政府主義。黨的組織，對於他好像是一個奇怪的「工廠」，部份服從全體，少數服從多數，對於他是一種「壓迫」……在中央領導之下的分工，引起他的悲劇般的哭泣，說把人變成了「小輪子和小螺旋釘」（把編輯變成職員，認為是這種改變最痛心的形式），提起黨的組織章程，就會引起他們厭惡的鬼臉，和輕視的「對準着」形式主義者」批評，說黨章就是根本不要也可以的。』（『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二〇頁）

（六）如果黨要保持他的隊伍的統一，就需要在實踐中執行統一的無產階級紀律，一切黨員無論領導人和普通黨員，都要一樣遵守。所以在黨內不應當有可以不遵守紀律的「特權的人」和必須遵守紀律的「非特權的人」的分別。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能保證黨的完整和它的隊伍統一。

「馬爾托夫及其同僚們有一句話：『我們不是農奴』，這句話最好的說明了他們反對大會所指定的編輯委員會是毫無合理的論據……資產階級智識份子的心理（他們認為自己是站在羣衆組織和羣衆紀律之上的「特權人物」），在這裏表現得異常清楚……對於知識份子的個人主義，一切無產階級的組織和紀律都是農奴制度。」（《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二八二頁）

還有：

「隨着我們的真正的黨的形成，自覺的工人應當學會分別無產階級軍隊的戰鬥的心理，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心理（這種知識份子常常以無政府主義的詞句裝飾着，應當學會要求不僅普通黨員，執行黨員的責任，而且要求「上層人物們也是這樣」。」（《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一二頁）

列寧總結了關於爭論的分析，並確定了孟塞維克的立場是「組織問題中的機會主義」，他認為孟塞維克主義的一個主要罪惡，就是對於黨組織的意義估計過低，而黨的組織正是無產階級爭取解放鬥爭中的武器。孟塞維克認為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對於革命的勝利，沒有嚴重意義。列寧與孟塞維克相反，列寧認為無產階級要取得勝利，如果僅僅只有一種思想上的團結，還是不夠的，要取得勝利，必須用無產階級的「組織上的物質的統一」去鞏固「思想的統一」。列寧認為只有在這種條件下無產階級才能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

列寧寫道：

「無產階級在爭取政權的鬥爭中，除了組織以外，沒有別的武器。無產階級被資產階級世界中無政府主義競爭的統治所分裂着，被爲資本的不自由的勞動所壓迫着，經常被拋棄到窮困、粗野退化的「底層」，無產階級祇是由於他的基於馬克思主義原則上的思想團結，而這個團結，更爲結合千百萬勞動者爲工人階級軍隊的組織底物質的統一所鞏固，所以他才能夠而且一定會成爲不可戰勝的力量，在這軍隊的前面，無論已經動搖了的俄國專制政體的政權，或者正在動搖着的國際資本的政權，都不能抵禦得住。」（「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三二八頁）

列寧就是用這幾句有力量的話，去作爲他的全書的結尾。

列寧在他的有名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中所發揮的組織上主要的論點，就是這樣。這本書的意義，首先就在於它堅持了黨性，反對小組制度，堅持黨反對黨的組織的破壞者，粉碎組織問題中的孟塞維克機會主義，奠定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組織基礎。

但它的意義還不僅如此。它的歷史意義，在於在這本書上列寧在馬克思主義歷史上第一個闡發了關於黨的學說，說明黨是無產階級的領導組織，說明黨是無產階級手中的主要武器，沒有這武器，無產階級在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奮鬥中就不能得到勝利。

列寧的著作「進一步退兩步」在黨的工作人員中傳播的結果，使多數地方黨組織都團結在列寧的週圍。

黨的組織愈是緊密地團結在布爾塞維克的週圍，孟塞維克派領袖們就愈加忿怒。

一九〇四年夏天，孟塞維克派由於普列哈諾夫的幫助和兩個墮落的布爾塞維克——克  
拉辛和納斯考夫的變節，取得了中央委員的多數。當時已經很清楚可以看出孟塞維克把事  
情弄到分裂的地步，布爾塞維克失去了『火星報』和中央委員會之後，他們的情形非常困  
難。必須組織自己的布爾塞維克的報紙。必須組織新的第三次黨大會，成立新的中央委員  
會和孟塞維克實行分離。

列寧和布爾塞維克這時候就開始來進行這個事情。

布爾塞維克為召集黨第三次代表大會而進行着鬥爭。一九〇四年八月，在列寧領導之  
下，在瑞士舉行了二十二個布爾塞維克的會議。這個會議通過了『告黨員書』，這文件成  
了布爾塞維克為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而鬥爭的綱領。

在布爾塞維克三個省委的代表會議上（南方區高加索區和北方區），選出了多數派各  
省委聯合局，他進行了召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的實際的準備工作。

一九〇五年一月四日，布爾塞維克的報紙『前進報』第一號出版。

這樣在黨內形成了兩個各自分立的政派，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都有自己的中央和  
自己的機關報。

### 簡單的結論

在一九〇一——一九〇四年的時期內，在革命的工人運動生長的基礎上，俄國馬克思

主義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也在生長着、鞏固着。在頑強的反對『經濟派』的原則鬥爭中，列寧的『火星報』的革命路線取得了勝利，克服了思想的混亂，和『手工業制度』。

『火星報』把凌亂的社會民主黨的小組和小集團聯結了起來，並且準備了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一九〇三年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成立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通過了黨綱和黨章，成立了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發生的鬥爭中，在『火星報』主張在俄國社會民主黨內部爭取最後勝利的鬥爭中，出現了兩派，一派是布爾塞維克，一派是孟塞維克。

二次大會後，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之間的主要分歧，就是組織問題上的分歧。孟塞維克和『經濟派』日益接近，代替了『經濟派』在黨內的地位。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暫時還祇表現在組織問題方面。孟塞維克反對戰鬥的革命的列寧式的政黨。他們主張零亂的無組織的尾巴主義的黨。他們在黨內實行分裂的路綫。在普列哈諾夫幫助之下，他們奪取了『火星報』和中央，利用這些中央機關去實現他們分裂的目的。

看到孟塞維克方面的分裂的威脅，布爾塞維克採取了制裁分裂者的辦法，動員地方黨組織，主張召集第三次黨代表大會，發行自己的報紙，『前進報』。

這樣，在第一次俄國革命的前夜，在日俄戰爭已經開始了的時期，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作為各自分立的政治派別出現了。

### 第三章 日俄戰爭與第一次革命時期中底孟塞維克與布爾塞

維克

(一九〇四——一九〇七年)

(一) 日俄戰爭、俄國革命運動的繼續的高漲、彼得堡的罷工、冬宮前的工人示威、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向示威開槍、革命的開始

從十九世紀之末起，帝國主義國家開始了緊張的鬥爭，爭奪太平洋上的統治，爭奪瓜分中國。沙俄參加了這個鬥爭。一九〇〇年時沙俄的軍隊與日德英法的軍隊一起空前殘酷地鎮壓了中國的人民起義，這起義的銳鋒是反對外國人帝國主義者的。更早一些，沙皇政府強迫中國把遼東半島及旅順要塞割給俄國。俄國獲得了在中國境內建築鐵路的權利。在北滿建設了鐵路——中東路，並派遣了俄國軍隊以保護這條鐵路，北滿遭受了沙俄的軍事佔領。沙皇制度向着高麗伸展。俄國資產階級擬定了在滿洲建立『黃俄羅斯』的計劃。在侵略遠東時，沙皇制度和另一個強盜——日本發生了衝突。日本很快地變成了帝國

主義的國家，並同樣地力求侵略亞洲大陸——首先是中國。日本與俄國一樣，想把高麗與滿洲佔為己有。那時候日本已經夢想侵略庫頁島及遠東區。英國畏懼沙俄在遠東的企求而秘密的站在日本方面。日俄戰爭成熟了。找尋新市場的大資產階級和地主中的最反動的階層推動了沙皇政府去進行這個戰爭。

不待沙皇政府的宣戰，日本首先開戰。日本在俄國有很好間諜工作，預先估計到，在這個鬥爭中，她的敵人是沒有準備好的。日本，並沒有宣戰而在一九〇四年一月突然地襲攻俄國的旅順要塞，並給在旅順軍港的俄國艦隊以重大的損害。

這樣開始了日俄戰爭。

沙皇政府預計着，戰爭能幫助他鞏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與停止革命。但是他失算了。戰爭更加動搖了沙皇制度。

俄國的軍隊，武裝和訓練均壞，其領導者又是無能的賣國的將軍們，屢戰屢敗。

資本家，官僚，將軍藉戰爭而發財。貪污到處繁榮，軍隊供給得很壞，當砲彈不夠時，好像開玩笑似的軍隊得到幾車廂的聖像。兵士發氣地說：『日本人拿砲彈打我們，而我們則拿聖像去打他們』。不運傷兵，而以特別的列車載運沙皇的將軍們搶來的財產。

日本人包圍了，以後並奪取小旅順口。在屢次打敗了沙皇軍隊之後，在奉天附近殲滅了他。沙俄二十萬大軍，在這幾次會戰中死傷俘虜的損失達十二萬人。接着由波羅的海派往增援被圍的旅順口的沙皇艦隊又在對馬島附近全部覆滅。對馬島附近的失敗乃是全軍覆滅。沙皇所派的二十艘軍艦，沉沒與消滅者——十三艘，被俘者四艘。俄國是最後的被打

敗了。

沙皇政府被迫地不能不和日本訂立恥辱的和約。日本佔領了高麗並從俄國手中奪去了旅順軍港及半个庫頁島。

民衆不要這次戰爭，並認識了他對俄國的害處。由於沙皇俄國的落後性，民衆支付了重大的代價。

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對於這次戰爭採取了不同的態度。

孟塞維克(托洛茨基在內)墮落到『保護祖國』的立場上，就是說保衛沙皇、地主們、資本家們的『祖國』。

列寧與布爾塞維克，相反地，認為：在這次侵略戰爭中沙皇政府的失敗是有利的，因為他將使沙皇制度削弱與革命加強。

沙皇軍隊的失敗在廣大的民衆面前揭露了沙皇制度的腐敗性。對沙皇制度的仇視在民衆中日益增加。旅順軍港的陷落是沙皇專制陷落的開始，列寧這樣寫過：

『沙皇想以戰爭來塗死革命。他所得的結果相反。日俄戰爭加速了革命』。

在沙俄資本主義的壓迫更爲沙皇制度壓迫所加強。工人不僅苦於資本主義的剝削，苦於苦役勞動而且苦於整個人民的沒有權力。因此，覺悟的工人力圖領導一切城鄉，民主份子的革命運動去反對沙皇制度。農民窒息於沒有土地及農奴制度的許許多多的殘餘，他爲地主及富農所奴役。居住在沙俄的各民族受到本國的及俄羅斯的地主資本家的雙重壓迫。

一九〇〇——一九〇三年的經濟危機加強了民衆的貧困，戰爭更使他尖銳化。戰爭中的失

敗加強了民衆對於沙皇制度的仇視。民衆忍耐的最後限度接近了。

由此可見，產生革命的原因，足夠而有餘。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在布爾塞維克巴古委員會領導之下進行了巨大的組織得很好的巴古工人的罷工。這罷工的結果與工人獲得勝利，俄國工人運動史上訂立了第一個工人和煤油業資本家的集體合同。

巴古罷工是外高加索及俄國許多區域中革命高漲的開始。

『巴古罷工乃是全俄的光榮的一月二月發動的信號。』（斯達林）

這個罷工好像革命風暴前夜的迅雷。

革命風暴的開始乃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公歷二十二日）的彼得堡事件。

一九〇五年一月三日彼得堡的最大的工廠——布基洛夫工廠（現在的基洛夫工廠）開始了罷工。這個罷工的開始是因為開除了四個工人。布基洛夫工廠的罷工很快的擴大開來，彼得堡許多別的工廠參加了進來。罷工成了總罷工。運動可驚地生長了。沙皇政府決定了在運動開始時就把他鎮壓下去。

還在一九〇四年。在布基洛夫工廠罷工以前，警察藉內奸牧師加朋之助，在工人中組織了自己的組織——『俄羅斯工廠工人會議』，這個組織在彼得堡各區中均有他的分部。當罷工開始之後，加朋在自己團體的會議上提出了內奸的計劃，就在一月九日讓全體工人集合起來，舉行和平的遊行帶着宗教的旗幟和沙皇的像片，走到冬宮向沙皇呈遞關於自己痛苦的請願書。他說，沙皇會出來接見民衆，聽取和滿足其要求。加朋幫助沙皇的警察機

關：挑起槍殺工人並把運動湮沒於血泊中。但是警察的計劃被倒置過來反對沙皇政府自己。在工人會議上討論了請願書，提出了修正和更改。在這些會議上布爾塞維克講了話，當然並不自己說自己是布爾塞維克。在他們影響下在請願書中加進了下列要求：言論出版自由，工人組織自由，召集立憲會議以變更俄羅斯的國家制度，一切人民在法律上平等，教會與國家分離，停止戰爭，確立八小時工作制，土地歸農民。

布爾塞維克在這些會議上講話時向工人說明：自由是不能用向沙皇請願的方法來獲得的，只有武器在手才能爭得自由。然而他還沒有能夠阻止向冬宮的遊行。很大一部份工人還相信沙皇幫助他們的。運動以巨大的力量吸引着羣衆捲入進去。

在彼得堡工人的請願書上這樣寫道：

「我們彼得堡的工人，我們的妻室兒女以及可憐的父母，來見我皇陛下，我求真理與保護，我們是貧困，我們受壓迫，我們肩上壓着過份的勞動，我們受毒罵，不把我們認爲人……我們忍耐了，可是我們更深更深地被推向貧困壓迫與黑暗的深淵。專制橫暴窒息著我們……忍耐的最後限度到了。我們已經達到了這樣的可怕的時候，我們與其繼續忍受不堪忍受的痛苦，還不如死去爲好……」

一九〇五年一月九日清晨，工人們走到了冬宮。當時沙皇居住在冬宮。工人們帶着整個家庭妻兒女父母，肩着沙皇的像片，宗教旗幟，唱着歌，沒有武裝地走去見沙皇。在街上共計集合了十四萬人。

尼古拉第二不友好地接待了他們。他命令向毫無武裝的工人開槍。這天被沙皇軍隊打死者在一千人以上，傷者在二千以上。彼得堡的街道染着工人的鮮血。

布爾塞維克和工人們在一起。許多布爾塞維克犧牲了或者被捕了。布爾塞維克立即就地，在工人鮮血染着的街道上，向工人們解釋：誰是這個可怕的罪惡行爲的兇犯，和應該如何同他作鬥爭。

一月九日這天被稱爲『血的星期日』。一月九日工人們得到了血的教訓。在這天工人對沙皇的信仰被槍斃了。他們了解了祇有鬥爭才能獲得自己的權利。就是一月九日的晚上，工人區域裡已經開始建築起障礙物來了。工人們說：『沙皇痛打了我們，看罷，我們來痛打他！』

關於沙皇的血的罪惡行爲的消息傳遍國內。整個工人階級，整個國家爲憤怒與憤慨所籠罩。沒有一個城市裏的工人，不起來罷工表示反對沙皇的罪惡行爲，和提出政治要求的。工人現在已經帶着『打倒專制制度』的口號走上街道去了。一月前罷工工人的數目已達四十四萬人之多。一個月內罷工的工人，較之以前十年內的罷工工人總數還多。工人運動提高到極大的高點。

在俄國革命開始了。

(二) 工人的政治罷工與示威、農民革命運動的生長、波基姆金戰鬥艦上的起義

一月九號之後，工人的革命鬥爭帶着更尖銳的政治的性質。工人們已開始從經濟罷工同情罷工轉變到政治罷工，示威，而有些地方則轉變到對沙皇軍隊的武裝抵抗。在大量工人羣衆集中的大城市中，在彼得堡、莫斯科、華沙、里加、巴古工人的罷工帶着特別地頑強又有組織的性質。五金工人站在鬥爭着的無產階級的先頭隊伍中。工人階級的先進隊伍以自己的罷工驚醒較少覺悟的階層，掀起整個工人階級來進行鬥爭。社會民主黨的影響迅速地增漲了。

五一示威在許多地方都發生和警察及軍隊的衝突。在華沙向示威開槍的結果死傷數百。工人們依照波蘭社會民主黨的號召，以總罷工來抗議華沙慘殺。在整個五月中罷工和示威沒有停止過。俄國全國參加五月罷工者超過二十萬工人。巴古、洛芝、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的工人參加了總罷工。罷工工人和示威者與沙皇軍隊的衝突日益加多了。這種衝突在許多城市中都發生過——在奧得塞、華沙、里加、洛芝及其他地方。

在波蘭的大工業中心，在洛芝城鬥爭帶着特別尖銳的性質。洛芝工人在街道上建立了幾十重障礙物與沙皇的軍隊進行三天（一九〇五年六月二十二到二十四日）街市戰鬥。武裝發動和總罷工在這裏融合在一起。列寧認爲這次戰鬥是俄國工人第一次的武裝發動。

在夏季罷工中，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的罷工佔有特別的地位。這次罷工從一九〇五年五月底起，一直延長到八月份，就是將近兩個半月。參加罷工者約七萬人，其中許多是女工。罷工是布爾塞維克北方委員會領導的。差不多每天在城外，在索爾卡河畔幾千工人集會着。這裡，在會議上他們討論了自己的工人的苦痛。布爾塞維克常在工人會議上講

諾。爲着鎮壓罷工，沙皇政權命令驅逐工人，向工人開槍。被殺者有數十人，傷者數百。城內宣佈了戒嚴。但是工人們頑強地堅持着並沒有去上工。祇由於極端的困乏才迫使工人復工。罷工鍛鍊了工人，這次罷工標明了工人階級的勇敢、頑強、堅定與團結的模範。他成了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的工人們真正的政治教育的學校。

在這次罷工的時期中，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的工人們創立了代表蘇維埃，他實際上是最初的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之一。

工人的罷工震撼着全國。鄉村跟着城市之後起來了。從春天起，農民的騷動開始了。農民成羣結隊地起來反對地主，破壞了地主的莊園；製糖與釀酒的工廠，焚燒了地主的房屋和菜園。在許多地方農民奪取了地主的土地，成羣結隊地斫伐了森林，要求把地主的土地交給人民。農民奪取了地主的麵包和其他食糧，將他們分配給飢餓的人。地主被駭怕了，迫的逃往城市中去。沙皇政府派遣了軍隊與哥薩克去鎮壓農民起義，軍隊槍殺了農民，逮捕了『首犯』，拷打和磨折他們。但是農民並沒有停止鬥爭。

農民運動日益擴大，波及於俄國中部，伏爾加沿岸外高加索——特別是格魯吉亞。

社會民主黨日益深入農村。黨中央發表了告農民書：『農民們，請聽我們的話』。脫威爾、沙拉托夫、包爾他夫、秋爾尼果夫、葉加林諾斯拉夫、梯夫里斯及其他諸省社會民主黨委員會都印發了告農民書。在農村中社會民主黨召集會議，建立小組，創立農民委員會。一九〇五年夏天許多處都產生了社會民主黨所組織的備農罷工會。

但是這祇是農民鬥爭的開始。農民運動祇波及於八十五縣，就是說沙皇俄羅斯的歐洲

部份的總縣數之七分之一。

工農運動及日俄戰爭中俄軍屢次失敗影響了軍隊。這個沙皇制度的支持動搖了。

在一九〇五年六月，在黑海艦隊的戰鬥艦「波基姆金號」上爆發了起義。這時候，這戰鬥艦停靠在奧得塞附近，當時奧得塞正在總罷工中。起義後的海軍士兵懲處了他們所最仇恨的軍官，并把軍艦開來奧得塞。「波基姆金號」戰鬥艦轉到革命方面來了。

列寧認為這次起義有巨大的意義。他認為布爾塞維克必須去領導這個運動並把他同工人、農民及地方衛戍軍隊的運動聯結起來。

沙皇派遣了幾艘軍艦去反對「波基姆金號」，但是海軍兵士拒絕向自己的起義了的同志射擊。革命的紅旗飄揚於「波基姆金號」戰鬥艦上者數日。但是當時，在一九〇五年時，還不像以後在一九一七年時那樣，布爾塞維克黨還不是領導運動的唯一的政黨。在「波基姆金號」上有着不少的孟萊維克，社會革命黨與無政府主義派。因此，雖然個別的社會民主黨員參加了起義，但是起義沒有正確的有充份經驗的領導。一部份海軍士兵在決定的時機動搖了，黑海艦隊的其他軍艦沒有和起義了的戰鬥艦聯合起來。沒有煤炭和糧食，革命的戰鬥艦迫得開往羅馬尼亞的海岸而向羅馬尼亞的政權投降。

「波基姆金號」戰鬥艦上的海軍士兵起義是失敗了。以後落在沙皇政府手中的海軍士兵被交付法庭審判。一部份被殺戮，一部份被放逐。但是起義這個實事本身有着極端重要的意義。「波基姆金號」戰鬥艦上的起義乃是海陸軍中第一次羣衆的革命發動，乃是第一次沙皇軍隊巨大的部份轉向到革命方面來。這次起義使得工人農民——特別陸海軍兵士羣

衆更容易和親近地了解陸海軍和工人階級和民衆聯合的思想。

工人們的轉入羣衆政治罷工和示威，農民運動的加強，民衆和沙皇軍警的武裝衝突，最後，黑海艦隊中的起義——所有這些都說明了民衆武裝起義的條件正在成熟着。這種情況迫使自由派資產階級鄭重地活動起來了。他害怕革命同時又以革命去恐嚇沙皇，他尋求和沙皇妥協來反對革命，他祇要求『對民衆』作不大的改良以便『安靜』民衆，分裂革命的力量，藉以防止『革命的禍害』。自由派地主們說『要加農民一些土地，不然他們會殺死我們的。』自由派資產階級準備了和沙皇瓜分政權。『無產階級爭取政權，而資產階級則竊取政權』——當時，在論到工人階級的策略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的策略時，列寧曾經這樣寫過。

沙皇政府繼續野蠻地殘酷地鎮壓工農。但是他不能不看到祇靠一個壓迫的方法是對付不了革命的。因此除了壓迫以外他便採用玩弄手腕的政策。一方面經過自己的內奸挑起俄羅斯境內各民族之間的惡感，組織虐待猶太人；及挑起阿爾明尼亞人和韃靼人的鬥爭。另一方面允許召集『代表機關』，其形式爲鄉社會議或國會，交布留根總長起草這個國會的計劃書，但是要使這個國會沒有立法權。採用所有這些方法的目的是在分裂革命的力量，使人民中的溫和的階層脫離革命。

布爾塞維克宣佈抵制布留根國會，提出破壞這個對人民代表制度的諷刺畫的任務。孟塞維克，相反地，決定不能破壞國會並承認必須參加這個國會。

（三）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策略上的分歧、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列寧底『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底策略的基礎

革命推動了一切社會階級。革命所喚起的國內政治生活的變革，推動他們離開老的不動的地位，而逼迫他們依照新的環境來重新結合。每個階級，每個政黨都企圖製定自己的策略，自己的行動路線，自己對其他階級的態度，自己對政府的態度。甚至沙皇政府亦被迫地要製定在他看來不尋常的新策略——即是允許召集『代表機關』——布留根國會。

社會民主黨亦同樣必須製定自己的策略，這是日益生長着的革命高漲所要求的。這是放在無產階級的面前不可延緩的實際問題所要求的。這些問題是：關於組織武裝起義，關於推翻沙皇政府，關於建立臨時革命政府，關於社會民主黨的參加這個政府，關於對農民的态度，關於對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态度等等。必須要製定統一的深思熟慮過的社會民主黨的馬克思主義的策略。

但是由於孟塞維克的機會主義和分裂行動，這時候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分裂為兩個政派。分裂還不能算是完全的分裂，這兩個政派還不是形式上的兩個不同的黨，但是實際上他們非常之像兩個不同的黨——有着自己的中心，有着自己的報紙。

下面的情況更加深了分裂，就是孟塞維克與黨的大多數在除了舊的組織問題上的分歧外更加上了策略問題上的分歧。

沒有統一的黨就使得沒有統一的黨的策略。

假如立即按時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決定統一的策略，責成少數服從大會多數的決定，忠實的執行大會決定；那麼就可找到目前情況的出路。布爾塞維克向孟塞維克提議的正是這樣的出路。但是孟塞維克關於第三次代表大會連聽都不願聽。布爾塞維克認為，繼續使黨沒有為黨所審定而為全黨所必須執行的統一策略是一種罪惡，因此布爾塞維克決定發起召集第三次代表大會。

一切布爾塞維克的和孟塞維克的黨的組織都被邀請參加代表大會。但是孟塞維克決定了拒絕參加第三次黨代表大會，並決定了召集自己的代表大會。他們把自己的全國代表大會叫做代表會議，因為他們所有的代表不多，但是實際上這是代表大會，是孟塞維克的黨代表大會，這個大會的決定對於孟塞維克是必須遵守的。

一九〇五年四月在倫敦召開了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者有二十個布爾塞維克的組織所派出的二十四個代表。一切大的黨的組織都有代表參加。

代表大會斥責了孟塞維克，稱之為「離開黨的部份」，並進行了製定黨的策略。

與代表大會同時在日內瓦召集了孟塞維克的代表會議。

兩個代表大會——兩個政黨——列寧這樣地判斷當時的情況。

在代表大會與代表會議上所討論的實質上是同一的各種策略的問題；但是所通過的對

於這些問題的決議是直接地對立的。在代表大會及代表會議上所通過的兩種不同的決議案，暴露了第三次代表大會和孟塞維克代表會議之間，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在策略問題上的分歧的深刻性。

下面就是這些分歧的基本要點。

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策略路線。代表大會認為：雖然當前發生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雖然他在目前的時機不能夠走出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容許的範圍，但是無產階級首先願意革命的完全勝利，因為這個革命的勝利將會給無產階級有可能組織起來，政治上提高起來，獲得政治上領導勞動羣衆的經驗和習慣，並從資產階級革命轉到社會主義革命。

預計着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全勝利的無產階級底策略祇能贊助農民，因為農民是不會和地主妥協的，沒有革命的完全勝利他是不能獲得地主的土地的。因之農民是無產階級天然的同盟者。

自由派資產階級對於革命的完全勝利是不感興趣的，因為他需要沙皇政權作為對付他所最怕的工人農民的皮鞭，所以他力求保存沙皇政權而祇要稍稍地限制其權力。因此自由派資產階級將力求在君主立憲的基礎上使事情妥協地結束。

革命祇有在下面的情形中才能取得勝利：即假如革命為無產階級所領導，假如作為革命領袖的無產階級能夠保證和農民聯盟，假如自由派資產階級能夠被孤立起來，假如社會民主黨積極地參加組織人民武裝起義的事業，假如勝利的武裝起義的結果能建立起能夠根

除反革命，及召集全俄立憲會議的臨時革命政府，假如社會民主黨在適當的條件下不拒絕參加臨時革命政府以貫徹革命到底。

孟塞維克代表會議的策略路線。因為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所以革命的領袖祇能是自由派資產階級。無產階級不應該和農民接近，而應該和自由派資產階級接近。這裡主要的是不要以自己的革命性去駭怕自由派資產階級，不要給他口實脫離革命，因為假如他脫離了革命，那麼革命就削弱了。

也許，起義能夠取得勝利，但是在起義勝利之後社會民主黨應該走到一旁，以便不去駭怕自由派資產階級。也許，起義的結果會建立起一個臨時革命政府，但是社會民主黨無論如何不應該參加這個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是社會主義的性質的，而主要的是因為社會民主黨的參加和自己的革命性可以駭怕資產階級，這樣便會損害革命。

從革命的前途看來，最好是能召集某種的代表機關如鄉社會會議或國會之類，這種代表機關可以在工人階級從外面來的壓力之下變成立憲會議，或者推動他去召集立憲會議。

無產階級有自己的，特殊的，純粹工人的利益，所以他應該去管自己的這種利益，而不要企圖去成為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資產階級革命是一般的政治革命，所以他有關於一切階級而不僅有關於無產階級。

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的兩個政派底兩個策略，簡單地說來就是這樣。

列寧在自己的有歷史意義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派的兩個策略」一書中給了對孟塞維克的策略以經典式的批判而對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以天才的解釋。

這本書出版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即第三次代表大會後兩個月。照書名來看，可以以為這本書祇講到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的諸策略問題，祇對俄國的孟塞維克而說。實際上，他批判孟塞維克的策略時就同時揭破了國際機會主義的策略，解釋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及區分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時，他同時就規定了從資產階級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策略的基礎。

下面就是列寧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派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的策略論點。

(一)貫串於列寧這本書中的基本的策略論點就是無產階級應該而且可以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的這種思想。

列寧承認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因為，像他所指明的，這個革命『不能直接走出僅僅是民主主義革命的範圍』。但是，他認為這個革命不是上層革命，而是人民革命，推動全體人民，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的人民革命。因此，孟塞維克的企圖減少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的意義，壓低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的革命中的作用，使他不參加這個革命，列寧認為是出賣無產階級的利益。

列寧寫道：

『馬克思主義教訓無產階級不是對資產階級革命旁觀，不要不參加，不要把革命的領導交給資產階級，而要最努力的參加，最堅決地為徹底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而奮鬥，為貫徹革命到底而奮鬥』。(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八頁)

列寧又寫道：

「我們不應該忘記，目前沒有別的手段去接近社會主義，除掉完全的政治自由，除掉民主共和國之外。」（『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〇四頁）

列寧預見了革命的兩個可能的結局：

甲、或者事情以對於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推翻沙皇制度及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結束；  
乙、或者力量不夠，那麼將以沙皇與資產階級的妥協，犧牲人民，以某種憲法，大概是對憲法的諷刺畫來結束。

好的結局（即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有利於無產階級。但是這種結局祇有在無產階級能夠成為革命的領袖，領導者的情形下才有可能的。

列寧寫道：

「革命的結局決定於無產階級起什麼作用，起資產階級助手的作用（即在攻擊專制制度時是強有力的，而在政治上是無力的），還是起人民革命的領導者的作用。」

（『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二頁）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有一切可能去避免為資產階級的助手而成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導者。列寧認為這個可能就在如下諸點：

第一，「無產階級由於他自己地位是先進的和唯一的徹底革命的階級，所以他應該在俄國一般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起領導的作用。」（『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七五頁）  
第二，無產階級有自己的不依賴資產階級的政黨，這給他可能團結為「統一的獨立的

政治力量。」（「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七五頁）

第三，由於「在某種意義上資產階級革命對於無產階級較之對於資產階級更有利，」（「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七頁）所以無產階級較資產階級更願意革命的徹底勝利。

列寧寫道：

「資產階級有利於依靠舊制度的某些殘餘（如君主制度和常備軍等等）來反對無產階級。資產階級有利於資產階級革命不過份徹底的掃清一切舊制度的殘餘，而要保留其某幾種；就是說要使這個革命不要完全徹底，不要貫徹到底，不要堅決與無情；爲了更有利於自己，資產階級要使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向上的各種必要的改革，不用革命方法，而用改良主義的方法，緩慢地，逐漸地，小心地不堅決地來進行。……要使這些改革盡可能地少發展平民們的（即農民們的，特別是工人們的）革命的自動性，創造性和熱情，因爲，不然，工人們就更容易把槍枝從右肩轉到左肩」（如法國人所說），就是說拿資產階級革命供給他們的武器，拿資產階級革命所給予他們的自由，利用清除農奴制度後所產生的民主機關來反對資產階級自己。相反的對於工人階級更有利的是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方向上的各種必要的改革，恰恰不要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而要用革命的方法來進行，因爲改良主義的方法是停滯，遷延，使國民機構中腐朽部份痛苦地遲慢地漸歸衰亡的方法。在這種腐爛中首先和最大地感受到痛苦的是無產階級與農民。革命的方法是迅速的，對無產階級最少痛苦的施行手術的方法，是直接痛快地去腐爛部份的方法，是對君主制度及適應於他的討厭的，可

體的腐朽的發臭的機體毒最少讓步最少謹慎小心的方法。——（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五七——五八頁）

列寧接着又說：

「因此，在爭取共和制度的鬥爭中無產階級亦站在先頭的隊伍中，而憤惡地拋棄那些蠢笨的無價值的勸告，不要使資產階級離開革命的勸告。」（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四頁）

爲着把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的可能性變爲現實性，爲使無產階級在實際上成爲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領導者，——爲着這一點，列寧認爲至少要有兩個條件。

爲着這點必須，第一，無產階級要有同盟者，願意澈底戰勝沙皇制度及能够接受無產階級領導的同盟者。這是領導這個思想本身所要求的，因爲如果沒有被領導者，領導者就不成其爲領導者，如果沒有追從者，領袖就不成其爲領袖。這樣的同盟者列寧認爲是農民。

爲着這點必須，第二，把那和無產階級爭取革命的領導及力求自己成爲革命的唯一領導者的階級，從領導的戰場上驅走並孤立起來。這同樣亦是領導這個思想本身所要求的，他不能允許革命中有兩個領導者的可能性。這個階級列寧認爲是自由派資產階級。

列寧寫道：

「祇有無產階級能够成爲爭取民主主義的澈底的戰士。祇有在農民羣衆和他的革

命鬥爭聯合起來的條件下，他才能够成爲爭取民主主義的勝利的戰士。『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六五頁）  
又說：

『農民中除小資產階級的成份外，還包括着半無產階級成份的羣衆。這種情形使農民亦成爲不穩定的，使無產階級不得不團結成爲嚴格的階級的政黨。但是農民的不穩定性和資產階級的不穩定性是根本不同的。因爲農民目前不是希望無條件地的保存私有財產，而是願意沒收地主的土地——私有財產的重要形式之一。農民並不因此便成了社會主義的份子，並不因此就不是小資產階級的份子，然而他能够成爲民主主義革命最完滿最激進的擁護者。祇要覺醒農民的革命行程不過早地爲資產階級的叛變和無產階級的失敗所割斷，農民必然地會成爲這樣的擁護者的。在上述條件下，農民必然地會成爲革命與共和國的柱石，因爲祇有得到完全勝利的革命給農民以土地改革方面的的一切，能够給以他所希望的，他所夢想的，而且他真正所必須的一切。』（『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四—九五頁）

孟塞維克認爲布爾塞維克的這種策略『逼迫資產階級脫離革命事業，這就削弱了革命規模，』列寧反駁了孟塞維克的反對意見並指明他們是『出賣革命的策略』，是『把無產階級變成資產階級的可憐的尾巴的策略。』列寧寫道：

『誰要是真正了解農民在勝利的俄國革命中的作用，他就不會說，當資產階級離開革命時，革命的規範就削弱了。因爲實際上祇有在資產階級離開了革命，而農民羣

衆起來和無產階級一起成爲積極的革命者時，這時候俄國革命的真正規模才開始，這時候才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代可能的最大的革命規模。爲着使我們的民主革命堅決地貫徹到底，那麼，這個革命所應該依靠的力量，就是那些能够使資產階級的必然的不徹底性失去作用底力量，就是說：『正是能够『逼迫資產階級離開』的力量』。』（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五——九六頁）

以上便是列寧在其『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派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揮的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革命的領袖的基本的策略論點，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無產階級領導權（領導作用）的基本的策略論點。

——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政黨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底策略問題上的新的方針，他與以前馬克思主義武庫中所有的策略方針是有着深刻的分別的。以前，事情是這樣的，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如在西方）領導作用是屬於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不管其願意與否，祇起資產階級的助手的作用，而農民則成爲資產階級の後備軍。馬克思主義者認爲這種配合多少是不可避免的，不過馬上加上添註說，在這種情形下，無產階級應該盡可能堅持自己的迫切的階級要求，及保有自己的政黨。現在，在新的歷史環境中，依照列寧的方針事情倒轉了過來，無產階級成爲資產階級革命的領導力量，資產階級被排除於革命領導之外，農民變成無產階級の後備軍。

說普列哈諾夫『亦讚成』無產階級領導權，這是一種誤會。普列哈諾夫玩弄了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思想並且不反對在口頭上承認他，——這是確的，但是在實際上他是反對這個思

想的本質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是說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在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的政策之下，在孤立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策之下的無產階級領導權。而大家知道普列哈諾夫是反對孤立自由派資產階級的政策，主張與自由派資產階級妥協的政策，反對無產階級與農民聯合的政策。實際上，普列哈諾夫的策略方針是否認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孟塞維克的方針。

(二)列寧認為推翻沙皇制度和取得民主共和國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勝利的人民武裝起義。與孟塞維克相反，列寧認為『總的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已經走到了武裝起義的必要』，『組織無產階級為着起義』已經是在『放在議事日程上，作為黨的重要的主要的必要的任務之一了』，必須『採取最努力的方法來武裝無產階級及保證對於起義有領導之可能』。(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七五頁)

為着引導羣衆走向起義並把起義造成為全民的起義，列寧認為必須給羣衆以這樣的口號，這樣的號召，這些口號與號召要能夠發揚民衆的革命創造性，組織他們為着起義，和混亂沙皇制度的政權機關。他認為第三次代表大會的策略決議就是這樣的口號，而列寧的『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派的兩個策略』一書就是用以維護這個決議的。這樣的口號他認為是：

甲、採用『羣衆政治罷工，這於起義開始的及其進程中均能有重要的意義』(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七五頁)

乙、組織『以革命的方法立即實現以八小時工作制及其他工人階級的當前的要求』。

（「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四七頁）

丙、立即組織革命的農民委員會，「以使用革命方法」實行一切民主主義的改革，直至沒收地主的土地。（「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八八頁）

丁、武裝工人。

這裡特別有興趣的有兩點

第一，革命的實現城市中的八小時工作制度及鄉村中的民主主義改革底策略，就是說，這種實現，不理會政權，不理會法律，抹煞政權與法律，破壞現存的法律，而以自發的方法，自動的辦法來建立新的秩序。這是一種新的策略手段，採用這種手段可以使沙皇制度的機關失去作用及發揚農民的積極性及創造性。在這個策略的基礎上生長了城市的革命的罷工委員會及鄉村中的革命的農民委員會，前者後來發展成爲工人代表蘇維埃，後者發展成爲農民代表蘇維埃。

第二，羣衆政治罷工的採用，總政治罷工的採用，這在以後，在革命的進程中在革命的動員羣衆上起了第一等的作用。這是無產階級手中的新的很重要的武器，以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實踐中不知道的，而以後爲大家所公認的武器。

列寧認爲：勝利的人民起義的結果，沙皇政府應該爲臨時革命政府所替代。臨時革命政府的任務是在鞏固革命的成功，鎮壓反革命的抵抗與實現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最低限度政綱。列寧認爲如果不實現這些任務那麼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是不可能的。而爲着實現這些任務與求得徹底戰勝沙皇制度，那臨時革命政府就不應該成爲平常的政府，而應該

成爲勝利的階級（工人和農民）的專政的政府。臨時政府應該成爲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的專政。列寧在引証了馬克思的著名論點說：『一切在革命以後的臨時的國家制度要求專政，而且是有力的專政』之後，他得出結論說，臨時革命政府，如果想保證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那他就不能是別的東西，只能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

列寧寫道：

『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徹底勝利就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的民主專政。……而這種勝利將正是專政，就是說，他必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在軍事力量之上，羣衆武裝之上，起義之上；而不依靠在某種的『合法的』『和平方法』建立起來的機關之上。這只能是專政，因爲實現那些爲無產階級和農民所迫切需要的改革，必然地將引起地主，大資產階級以及沙皇制度的拚命的抵抗。沒有專政就不能擊破這個抵抗，壓倒反革命的企圖。但是，顯然的，這不是民主主義的專政，而是民主主義的專政。他是不能搖撼（如果不經過革命發展的許多中間階段）資本主義的基礎的。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只能夠實現有利於農民的土地私有的徹底的重新分配，施行徹底的完滿的民主主義直至共和國，從根剷除鄉村中和工廠生活中的一切亞洲式的奴役的成份；放下鄭重的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及提高他們生活水準的發端，最後（計算上的最後，而不是重要性的最後），把革命的大火延燒到歐洲去。這樣的勝利，完全沒有把我們的資產階級革命變成爲社會主義革命；民主革命不會直接地走出資產階級的社會經濟關係的。雖然如此，這樣的勝利，對於俄羅斯及全世界今後的發展有着莫大的意義的。除了俄國正在

開始的革命的徹底勝利之外，沒有別的東西能夠將全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提高這樣程度，能夠把達到全世界無產階級完滿勝利的道路縮短得這樣厲害。」（「列寧全集」，第八卷，第六二——六三頁）

至於社會民主黨對臨時革命政府的關係及社會民主黨可否參加臨時革命政府，那麼列寧是完全地堅持第三次代表大會有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的。這決議說道：

「根據力量的對比及其他不能預先確切規定的因素的變化，本黨全權代表們之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是容許的，其目的為與一切反革命企圖進行無情的鬥爭及堅持工人階級的獨立的利益。參加臨時革命政府的必要條件是黨對其全權代表們的嚴格的監督，和堅決的保持社會民主黨的獨立性，社會民主黨是力求走向完滿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黨，因之他和資產階級政府是不可調和的仇視的。不論社會民主黨是否能參加臨時革命政府，應該在無產階級的廣大的階層中宣傳如下的思想，即社會民主黨所領導的武裝的無產階級必須給臨時政府以經常的壓力，以達到保持鞏固和擴大革命的勝利底目的。」（「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三七頁）

孟塞維克反對道：臨時政府總還是資產階級的政府，社會民主黨去參加這政府是不容許的，除非是願意重複法國社會主義者米萊蘭的錯誤（即參加法國資產階級政府的錯誤）。列寧駁斥了孟塞維克的這種反對的意見，他指明孟塞維克在這裡把兩個不同的東西混淆在一起並表顯了他們不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對待問題：在法國所講的是在國內沒有革命情況的時期中社會主義者參加反動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而在俄國則所講的是在革

命熱潮的時期中社會主義者參加革命的，爲革命勝利而鬥爭的資產階級政府的問題——這種情況使社會民主黨人參加這樣的政府成爲可以容許的，而在順利的條件下成爲絕對必需的，爲的是不僅要『從下面』，從外面去打擊反革命，而且要『從上面』，從政府裡面去打擊他。

(三) 列寧在熱烈擁護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及民主共和國的爭取時，他完全不會想把革命停滯在民主主義的階段上及把革命運動的規模限止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任務。相反地，列寧認爲：緊接着民主主義的任務完成之後，就應該開始無產階級及其他被剝削羣衆的鬥爭來爭取社會主義的革命。列寧知道這點，並認爲社會民主黨的責任是採取一切方法使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列寧，無產階級與農民的專政，其需要不是爲着完成革命對沙皇制度的勝利，把革命結束在此，而是爲着使革命的情況盡可能地延長，徹底消滅反革命的殘餘，把革命的火焰蔓延到歐洲去，而這樣，給無產階級以時期，使其政治上覺醒起來，和組織成偉大的軍隊——開始直接的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當講到資產階級革命的規模及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給這個規模以什麼性質時，列寧寫道：

『無產階級應該聯合農民羣衆，以使用力量壓倒專制制度的反抗及癱瘓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而把民主主義革命貫徹到底。無產階級應該聯合人羣中的半無產階級份子，以使用力量壓破資產階級的抵抗和癱瘓農民及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而完成社會主

義的革命。這就是無產階級的任務，而新「火星報」派（即孟塞維克——編者註）在他們的關於革命規模的一切議論和決議中却如此狹隘地理解這些任務。」（「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九六頁）又說：

「率領全體人民，尤其是農民——爭取完滿的自由，爭取澈底的民主革命，爭取共和國率領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爭取社會主義！這應該實際上成爲革命無產階級的政策，這應該成爲階級的口號，這口號應該貫通於並用以決定工人政黨在革命時候的每一個策略問題的決議，每一個實際的步驟。」（「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〇五頁）

爲着不致有任何不清楚之處，列寧在他的「兩個策略」一書出版後兩月，在「社會民主黨對農民運動的關係」一論文中解釋道：

「我們立即開始由民主革命過渡，而正是按着我們底力量，有覺悟的和組織的無產階級底力量，開始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我們主張不斷革命我們決不半途而止。」（「列寧全集」，第八卷，第一八六頁）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互相關係問題上的新方針，這是在資產階級革命末了的時候，爲着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在無產階級周圍力量重新結合的新理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

在製定這個新方針的時候，列寧所根據的是：第一，馬克思在前世紀四十年代之末，

在「致共產主義者同盟書」中所說到的關於不斷革命的著名論點；第二，馬克思在一八五六年給恩格斯的信上所說到的關於必須把農民革命運動和無產階級革命配合的著名的思想。在這封信上，馬克思說：「在德國一切事情決定於是否可能有某種農民戰爭的再現來援助無產階級革命」。但是馬克思的這些天才的思想以後在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得到發展；而第二國際的理論家則採取一切方法把這些思想埋葬在棺材中并使人忘却他們。在列寧肩上担負着一個任務即把被人忘掉了的馬克思的論點重見天日，并且完滿的恢復他們。但是當恢復馬克思的這些論點時，列寧并沒有有限於（而且亦不能限於）簡單的複述他們而是向前發展了他們并改造他們成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完整的理論，加上了新的要點，作為社會革命的必須的要點，即無產階級與城鄉半無產階級份子的聯盟是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條件。

這個方針粉碎了西歐社會民主黨的策略障地。西歐社會民主黨認為：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農民羣衆（貧農羣衆亦包括在內）必然會脫離革命，因之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後，應該會有一個長期的中斷的時期到來，至少有五十至一百年的長久的「太平」時期，在這時期中無產階級「和平地」被剝削着，而資產階級則「合法地」榨取着，一直繼續到新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到來。

這是新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社會主義革命的實現不是由孤立無援的無產階級反對一切資產階級來實現，而是無產階級是領導者，他有着人民中的半無產階級的成份，千百萬的「勞動者與被剝削者」作其聯盟者。

依照這個理論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在無產階級和農民聯盟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應該繼續生長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在無產階級與其他勞動者與被剝削者羣衆聯盟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而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主義專政應該為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專政準備基礎。

他推翻了西歐社會民主黨的流行的理論。這流行的理論否認城鄉半無產階級羣衆的革命的可能性，並以為：「除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外，我們看不到別的可以為反對派的或革命的結合所依靠的社會力量。」（普列哈諾夫語，這是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典型式的話）

西歐社會民主黨認為：在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將是一個，反對一切資產階級，沒有同盟者，反對所有的非無產階級的階級與階層。他們不願意考慮下面的事實，就是資本主義不僅剝削無產階級，而且城鄉的幾千百萬半無產階級的階層亦為資本主義所壓迫而能夠成為無產階級在爭取把社會從資本主義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鬥爭中底同盟者。因此，西歐社會民主黨認為：在歐洲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而且祇有在社會經濟繼續發展的結果使無產階級成為社會的多數，民族的多數時，這種條件才能算成熟。

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根本地推翻了西歐社會民主黨的這種腐朽與反無產階級的方針。

在列寧的理論中還沒有得出關於社會主義可能在一个單獨的國家內勝利底直接的結論。但是其中已經包含一切或者差不多一切的因素，以便早晚必然地得出這樣的結論。

大家知道，列寧在「一九一五年」（即十年後）得到了這樣的結論。

這就是列寧在其歷史的著作「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的兩個策略」一書中所發揮的基本的策略論點。

列寧的這本著作的歷史意義首先在他在思想上粉碎了孟塞維克的小資產階級的策略方針，武裝了俄國工人階級去更進的發展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去向沙皇制度作新的攻擊，並且給了俄國社會民主黨人以資產階級革命必須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明顯的遠景。

但是列寧這本著作的意義還不限於此。他的不可估價的意義就是他以新的革命理論豐富了馬克思主義，並安置了俄國無產階級於一九一七年藉以戰勝資本主義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革命策略的基礎。

（四）革命的更進的高漲、一九〇五年十月的全俄政治罷工、沙皇制度的退却

沙皇的宣言、工人代表蘇維埃的出現

到一九〇五年秋，革命運動蔓延全國。他以極大的力量生長着。

九月十九日在莫斯科開始了印刷工人的罷工。在罷工蔓延到彼得堡及其他幾個城市。在莫斯科本身，印刷工人罷工得到其他生產部門的工人的援助而變成了總政治罷工。

十月初開始了莫斯科——加山鐵路的罷工。一天後，整個莫斯科的鐵道工人都罷工了。很快地全國各鐵道均捲入了罷工中。電信工作都停止了。俄國各個城市的工人召集了幾

千人的大會決議停止工作。罷工從一個工廠蔓延到另一個工廠，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一個區域到另一個區域。許多小職員、學生、智識份子、律師、工程師、醫生與罷工工人聯合起來了。

十月政治罷工成了全俄的政治罷工，包括到差不多全國，一直至最落後的區域，包括到差不多一切工人，一直至最落後的階層。參加總政治罷工者僅工業工人約達一百萬人，鐵路工人，郵電職員及其他很大數量的罷工參加者尚不計在內。全國的生活是被停頓了。政府的力量被癱瘓了。

工人階級領導了人民羣衆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

布爾塞維克關於羣衆政治罷工的口號已經得到了結果。

十月的總罷工表現了無產階級運動的力量與威力，逼迫了駭壞了的沙皇發表其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在十月十七日的宣言中允許民衆「公民自由的不可忘却的基礎；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論、集會、結社的自由。」允許了召集立法的國會，並讓人民一切階級參加選舉。

這樣，妥協的布留根國會是被革命的力量掃除了。證明了布爾塞維克抵制布留根國會的策略是正確的。

但是，雖然如此，十月十七日的宣言還仍然是對於民衆的欺騙還是沙皇的詭計以求得沙皇所必須的喘息，以便安靜容易輕信的人，取得時間集合力量，然後打擊革命。沙皇政府口頭上允許了自由，實際上什麼重要的事都沒有實行。目前工人與農民，從政府方面除

了塞口的允許之外什麼都沒有得到。大家等待着廣大的政治大赦，而十月二十一日僅僅發表了赦免一切小部份政治犯。同時爲着分裂人民的力量，沙皇政府組織了許多流血的摧殘猶太人事件，死者數萬人，而爲着摧殘革命創立了盜匪式的組織：『俄國人民同盟』、『米哈伊爾、阿爾漢格爾同盟』。在這些組織中起着作用的是反動的地主、商人、牧師及流氓中的半犯罪罪人，人民稱這些組織爲『黑色百人團』；黑色百人團公開的在警察幫助之下毆打、殘殺先進的工人，智識份子中的革命者，學生，搗亂和槍殺人民的大會和集會。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沙皇宣言的結晶。

當時在民間關於沙皇宣言流行着這樣的歌曲：

『沙皇駭怕了，將宣言發表；』

『死者得自由，生者坐監牢。』

布爾塞維克向羣衆解釋了十月十七日的宣言是一個圈套。他們攻擊宣言發表後的政府行動是一種挑釁的行爲。布爾塞維克號召工人武裝起來，準備武裝起義。

工人們更加熱烈的武裝起來組織戰鬥的自衛隊。他們已經了解：以總政治罷工來取得的十月十七日的初次勝利，要求他們更進的努力，更進的鬥爭來推翻沙皇制度。

列寧估計十月十七日的宣言是某種暫時的力量平衡的瞬間，這時候，無產階級與農民，從沙皇處奪來了宣言，但是還沒有力量去推翻沙皇制度，而沙皇制度已經不能僅僅用以前約方法來統治了，被迫地要在口頭上允許『公民自由』和『立法』國會。

在十月政治罷工的暴風烈雨的日子裡，在與沙皇制度鬥爭的烈火中，工人羣衆的革命

創造性建立了新的有力的工具——工人代表蘇維埃。

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一切工廠和製造廠的代表們的會議，這是世界上從未見到過的工人階級的羣衆的政治組織。一九〇五年初次產生的蘇維埃是一九一七年無產階級在布爾塞維克領導下建立的蘇維埃政權底雛型。蘇維埃是人民創造性的新的革命形式。他的創造完全由於人民的革命階層，破壞了沙皇制度的一切法令與標準。他是站起來反對沙皇制度的羣衆自動性底表現。

布爾塞維克把蘇維埃看做革命政權的萌芽。他們認爲蘇維埃的力量與意義完全決定於起義的力量與勝利。

孟塞維克認爲蘇維埃既不是革命政權的萌芽機關，亦不是起義的機關。他們把他看做地方自治機關如民主化了的城市自治管理會。

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三（二十六）日彼得堡一切工廠與製造廠中都進行了選舉工人代表到蘇維埃去。當夜召集了蘇維埃的第一次會議。在彼得堡之後，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亦組織起來了。

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是俄國最大的工業和革命中心的蘇維埃，是沙皇帝國首都的蘇維埃，他應該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起決定的作用。可是由於對蘇維埃的不好的孟塞維克的領導，他沒有能夠完成自己的任務。大家知道。列寧當時還沒有在彼得堡，他還留在國外。孟塞維克利用列寧的不在，混入了蘇維埃，並在蘇維埃內奪取了領導。不足奇怪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孟塞維克赫魯史大力夫、托洛茨基、柏爾烏史等能把彼得堡的蘇維埃反

而用來反對起義的政策。他們不去把兵士同蘇維埃接近，把他們在共同的鬥爭中聯結起來，反而主張把兵士趕出彼得堡。不去武裝工人和準備他們來起義，蘇維埃遷延時間並對準備起義採取否定的態度。

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在革命中起了完全不同的作用。莫斯科蘇維埃從其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徹底地實行了革命的政策。莫斯科蘇維埃中的領導是屬於布爾塞維克的。由於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在莫斯科除了工人代表蘇維埃外又產生了兵士代表蘇維埃。莫斯科蘇維埃成了武裝起義的機關。

在一九〇五年十月至十二月內，在許多大城市中及差不多一切工人中心區中都建立了工人代表蘇維埃。曾經企圖組織陸海軍兵士代表蘇維埃及把他們和工人代表蘇維埃聯結起來。有一些地方建立了工人農民代表蘇維埃。

蘇維埃的影響是很大的。雖然，他們是自發地產生出來的，沒有形成的，成份雜亂的，但是他們的行動宛似政權。蘇維埃用暴力的方法實現了出版自由，規定了八小時工作制，號召民衆拒付捐稅給沙皇政府。在個別的地方，他們沒收了沙皇政府的金錢以滿足革命的需要。

（五）十二月的武裝起義、起義底失敗、第一屆國會、黨第四次（聯合的）代表

大會

一九〇五年十月與十一月羣衆的革命鬥爭以巨大的力量繼續發展着。工人罷工繼續着。

一九〇五年秋，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有着廣大的範圍。農民運動推廣到全國三分之二的縣份內。沙拉托夫、湯卜夫、秋爾尼果夫、梯夫里斯、顧太斯及另外幾省都爲真正的農民起義所波動。但農民的攻擊還嫌不足。農民運動還不够有組織及領導。

在許多城市中——梯夫里斯、海參威、塔世干沙馬爾干、庫爾斯克、沙洪、瓦沙、基也夫、里加——兵士中的騷動亦加緊了。克龍斯坦及西凡斯托浦的黑海艦隊上都爆發了起義（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但是，因爲是散亂的，這些起義爲沙皇制度所鎮壓了。

在軍隊中或艦隊上的個別單位的起義的導因，常常是軍官們的粗魯的態度，食品不良（「豌豆暴動」）等等。起義了的海陸軍士兵還沒有明白的覺悟到必須推翻沙皇政府，必須熱忱地繼續武裝鬥爭。起義了的海陸軍兵士還過份的和平，情緒冷淡，他們常常犯錯誤，把起義開始時逮捕的軍官們釋放，並以官長的允容和勸告而自慰。

革命已到完全接近地走到了武裝起義。布爾塞維克號召羣衆武裝起義反對沙皇及地主，并向他們解釋起義的必不可避免。布爾塞維克不停手地準備武裝起義。在海陸軍士兵中進行了革命工作，在軍隊中建立了黨的軍事組織。在許多城市中建立了工人的戰鬥自衛隊。訓練了自衛隊員使用武器。組織了在國外購買武器并祕密地輸送至俄國。在組織武器的運輸中黨的著名的工作者亦參加了。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列寧回到了俄國。列寧躲開了警察與間諜的注意，在這時候，直接

的參加了武裝起義的準備。他在布爾塞維克的報紙『新生活』上的文章成了黨的日常工作

的指示。

這時候，斯達林同志在外高加索進行了巨大的革命工作。斯大林同志揭破并擊毀了孟塞維克，他們是革命與武裝起義的反對者。他堅定地準備工人進行反對專制制度的堅決戰鬥。在沙皇宣言發表之日在梯夫里斯的羣衆大會上，斯達林同志向工人們說：

『爲着要真正地勝利我們需要什麼呢？爲着這，我們需要三件東西，第一是武裝，第二是武裝，第三仍然還是武裝。』

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在芬蘭，在泰米福爾召集了布爾塞維克的代表會議。雖然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形式上還同在一個社會民主黨內，但是實際上他們已經是兩個不同的黨；各有各自的中心。在這次代表會議上列寧與斯達林第一次會見了。以前他們祇有書信的聯絡或者經過其他同志的聯絡。

從泰米福爾代表會議的決議中應該提起的有兩個決議：一個是關於恢復黨的統一，這時候實際上黨分裂成爲兩個黨；另一個是關於抵制第一屆國會即所謂維特國會。

因爲這時候在莫斯科已經開始武裝起義，所以依照列寧的意見，代表會議匆忙地結束了自己的工作，而代表們則分散回到各地以便親自參加起義。

但是沙皇政府亦並沒有昏睡着，他同樣地亦準備着堅決的鬥爭。與日本簽訂了和約，這樣它自己的困難情況減輕了一些之後，沙皇政府轉過來進攻工人和農民。沙皇政府在被農民運動所波及的各省中，宣佈了戒嚴，發佈了殘暴的命令：『不應有活的被逮捕者』。

子彈不應愛惜』，下令逮捕革命運動的領導者及解散工人代表蘇維埃。

莫斯科的布爾塞維克及在他們領導下的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與廣大工人羣衆聯繫着，因爲上面這種情況決定了進行武裝起義的直接準備。十二月五（十八）日莫斯科委員會通過了決議：向蘇維埃提議宣佈總政治罷工並於鬥爭的進程中轉變他爲武裝起義。這個決定爲羣衆的工人會議所擁護。莫斯科蘇維埃估計到工人階級的意志而一致地決議開始總政治罷工。

莫斯科無產階級在起義之初就有着自己的戰鬥的組織——將近一千人的自衛隊，其中一半以上爲布爾塞維克。莫斯科的許多工廠中亦有戰鬥的自衛隊。起義者方面整個地有着兩千自衛隊。工人們預期着衛戍部隊的中立，並吸引一部份衛戍部隊到自己方面來。

十二月七（二十日）日在莫斯科開始了政治罷工。但是罷工沒有能够擴展到全國——彼得堡沒有充分地贊助罷工，因此從開始就減少了起義勝利的機會。尼古拉的鐵道（即現在的十月鐵道）仍然留在沙皇政府手中。這條鐵道沒有停止，所以政府能够把近衛團從彼得堡調遣到莫斯科鎮壓起義。

在莫斯科本身衛戍部隊曾經動搖。工人們部份也預計着衛戍部隊的贊助而開始了起義。但是革命者錯失了時間，沙皇政府對付了衛戍部隊中的騷動。

十二月九（二十二）日在莫斯科出現了最初的街道障礙物。很快地莫斯科的街道上堆滿了障礙物。沙皇政府使用了砲隊。他集合幾倍優勢於起義者的軍隊。九日整天幾千武裝工人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祇有從彼得堡、脫威爾、西方區調來幾團軍隊之後，沙皇制度才

能把起義鎮壓下去。起義的領導機關在戰鬥的前夜一部份被逮捕了，一部份被隔絕了。布爾塞維克的莫斯科委員會被捕了。武裝發動變成了各個區的起義，隔斷了聯絡。失去了領導中心，因為沒有全城鬥爭的總的計劃，各區主要地限制於進行防禦。這是莫斯科起義底弱點的主要來源及其失敗的原因之一，正如列寧以後所指出的那樣。

在莫斯科的紅色普列斯尼區中起義是帶着特別頑強和殘酷的性質。紅色普列斯尼是起義的主要堡壘，起義的中心。這裏集中了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最好的戰鬥自衛隊。但是色普列斯尼是被大刀和烈火鎮壓下去了，砲火之下，鮮血橫流，房舍灰燼。莫斯科的起義是被鎮壓下去了。

起義不僅發生于莫斯科。許多其他的區域和城市亦發生了革命起義。在克拉斯約爾克、莫托維列黑(比而姆)、諾夫羅西亞、沙爾謨夫、西凡斯托浦、克隆斯坦都有過武裝起義。

俄國的被壓迫民族亦起來參加武裝鬥爭了。差不多格魯吉亞全境，都蔓延着起義。在烏克蘭及唐巴斯、高爾洛夫城、亞歷山大城、魯加城、都發生了巨大的起義。在拉脫維，鬥爭帶着很頑強的性質。在芬蘭創立了赤衛軍并實行起義。

但是所有這些起義，和莫斯科起義一樣，被沙皇政府以非人的殘酷鎮壓了下去。

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對於十二月武裝起義給了不同的估計。

孟塞維克普列哈諾夫責罵黨說：『不應該拿武器的啊！』孟塞維克說明起義是不需要和有害的事情，革命可以不用起義，不是武裝起義，而是鬥爭的和平手段，才可能達到勝

利。

布爾塞維克唾罵這種估計，認為是叛賣者的估計。他們認為莫斯科武裝起義的經驗恰恰是證明了工人階級勝利的武裝鬥爭的可能性。對於普列哈諾夫『不應該拿武器的啊』底責罵，列寧回答道：

『相反的，需要更堅決，更熱忱，更進攻地拿起武裝來。應該向羣衆解釋，僅僅靠着和平罷工是不可能的。必須進行堅決無情的武裝鬥爭。』（『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五十頁）

一九〇五年的十二月起義是革命的最高點。在十二月沙皇專制打敗了起義。在十二月起義失敗之後，開始了革命逐漸退却的轉變。革命的高漲為革命的逐漸低落所代替了。

沙皇政府急急地利用這個失敗以澈底打擊革命。沙皇的劊子手和獄吏展開了自己的血腥的工作。討伐隊在波蘭、拉脫維、愛斯東尼、外高加索及西伯利亞極盡殘暴之能事。

但是革命還沒有被鎮壓下去。工人和農民緩緩的戰鬥着地退却。工人的新階層參加了戰鬥。在一九〇六年參加罷工的工人在一百萬以上。一九〇七年七十四萬。農民運動在一九〇六年上半年推廣至沙俄的一半的縣份。下半年——五分之一的縣份。陸海軍中的騷動繼續着。

沙皇政府在反對革命的鬥爭中不僅僅限於暴力壓迫一種方法。他以暴力壓迫獲得了最初的勝利之後，決定了以召集新的『立法的』國會來給革命以新的打擊。他預計以召集這樣的國會來使農民離開革命藉以了結革命。一九〇五年十二月沙皇政府發佈了法令召集新

的「立法的」國會，這是與舊的「參議的」國會（布留根國會）不同的。布留根國會爲布爾塞維克的抵制消滅了。沙皇的選舉法當然是反民主主義的。選舉不是普遍的。一半以上的居民完全地被剝奪了選舉權，例如婦女及二百萬以上的工人。選舉不是平等的。選舉分爲四級，即當時所謂：地主級，城市級（資產階級），農民級及工人級。選舉不是直接的，而是經過幾次複選的。選舉實際上不是秘密的。選舉法保證了在國會中極少的地主和資本家能够較幾百萬工農佔優勢。

沙皇想用國會吸引羣衆離開革命。當時有很大一部份農民相信經過國會可以獲得土地。立憲民主黨、孟塞維克、社會革命黨欺騙工人和農民——好似不要起義，不要革命可以達到人民所需要的秩序。在反對這些對人民的欺騙中，布爾塞維克宣佈了並實行了抵制第一屆國會，這是和泰米福爾代表會議的決議相符合的。

工人們在進行反對沙皇制度的鬥爭時，同時要求黨的力量統一，無產階級政黨的統一。以泰米福爾代表會議關於統一的決議武裝着的布爾塞維克贊助工人們的這個要求並向孟塞維克提議召集聯合的黨的代表大會。在工人羣衆的壓力之下，孟塞維克被迫地同意統一。

列寧是贊成統一的，但是他不是贊成這樣的統一，就是在統一之下不能抹煞在革命問題上的分歧。調和派（鮑格唐諾夫克拉辛等）給了黨大的損害，他們企圖證明，在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沒有嚴重的分歧。列寧與調和派鬥爭並要求布爾塞維克帶着自己的政綱去參加代表大會，以便工人們能明白布爾塞維克站在什麼立場上和統一產生於什麼基礎上。

，布爾塞維克製定了這樣的政綱，並提出於黨內討論。

一九〇六年在斯托克霍姆（瑞士）召集了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即所謂聯合大會。出席大會者有五十七個地方組織派出的一百一十個正式代表。此外，出席大會的還有各民族的社會民主黨，猶太工人同盟三人，波蘭社會民主黨三人，拉脫維社會民主黨三人。

因為十二月起義時及以後布爾塞維克組織遭受破獲，因此不是一切布爾塞維克的組織都能够派遣代表來參加大會。此外，在一九〇五年的『自由的日子』裡孟塞維克吸收了大批的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這些人與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絲毫相同之處也沒有。只要指出下面的事實就够了，梯夫里斯的孟塞維克（而梯夫里斯產業工人是很少的）派出了和最大的無產階級組織（彼得堡的組織）一樣數目的代表。因此，在斯托克霍姆代表大會上多數（雖然是不大的多數）是在孟塞維克方面。

代表大會的這種成份，決定了許多問題上所通過的決議的孟塞維克的性質。

在這次代表大會上祇實現了形式的統一。實際上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保留着自己的觀點，自己的獨立的組織。

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所討論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土地問題，對時局的估計及無產階級底階級的任務，對國會的態度，組織問題。

雖然孟塞維克在這次代表大會上是多數，他們迫得不能不通過黨章第一條關於黨員資格的列寧的條文，以免推開了工人。

在土地問題上列寧主張土地國有，列寧認為祇有在革命勝利之後，祇有在沙皇制度推

翻之後，土地國有才有可能。土地國有在這種情形下要求無代價的收取（沒收）地主的一切土地交給農民。布爾塞維克土地綱領號召農民去革命，反對沙皇和地主。

孟塞維克站在另外一種立場上。他們堅持土地市有的綱領。按照這個綱領，土地不是交給農民支配，而且甚至不是交給農民使用，而是交給市政機關（即地方自治會或地方會議）。農民應該按照自己的力量去租賃這個土地。

孟塞維克的土地市有的綱領是妥協的綱領，因此，對革命有害的。他不能夠動員農民去進行革命鬥爭。他不是期望地主的土地私有制的完滿的消滅。孟塞維克的綱領是期望着革命的半途而廢的結局。孟塞維克不願意掀起農民參加革命。

大會以多數的表決通過了孟塞維克的綱領。

孟塞維克暴露了自己的反無產階級的機會主義的內心，特別是在討論關於時局估計及關於國會的決議的時候。孟塞維克馬丁諾夫公開地起來反對革命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斯達林同志在回答孟塞維克時，銳利地提出了問題：

「或者是無產階級的領導權，或者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領導權——這就是黨內現在的問題，這就是我們的分歧所在。」

至於國會，那時，孟塞維克在自己的決議中歌頌他為解決革命的各種問題的最好手段，把民衆從沙皇制度下解放起來的最好手段。相反地，布爾塞維克把國會看做沙皇制度底無力的附屬品，掩飾沙皇制度醜惡的遮羞布，祇要沙皇制度覺得對他不方便的時候，他就會把他拋棄掉的。

第四次代表大會上選出來的中央委員會有三個布爾塞維克，六個孟塞維克。在中央機關報編輯委員會中孟塞維克祇有一個。

已經看得很清楚，黨內鬥爭將要繼續下去。

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間的鬥爭在第四次代表大會之後，以新的力量燃燒起來了。在形式上統一的地方組織中，常常關於代表大會的報告有兩個報告人，一個是布爾塞維克，一個是孟塞維克。兩條路綫在討論的結果時，大多數的情形下，地方組織中的多數是贊成布爾塞維克的。

實際生活一天天地更加證明了布爾塞維克的正確。孟塞維克的中央一天天地更加暴露自己的機會主義，自己領導羣衆革命鬥爭的完全無能。一九〇三年夏天和秋天革命的鬥爭重新加緊起來了。在克羅斯坦及斯維侯格發生了海軍士兵起義，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燃燒着。而孟塞維克的中央提出了機會主義的口號。羣衆不聽從這些口號。

(六) 第一屆國會底解散、第二屆國會底召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第二屆國會的解散、俄國第一次革命失敗底原因。

因為第一屆國會還不够恭順，沙皇政府於一九〇六年夏天解散了他。沙皇政府更加緊了對民衆的壓迫，在全國展開了討伐隊的蹂躪，並且宣佈了在最短時間內召集第二屆國會

。沙皇政府很顯明地無惡不作了。他已經看到革命是在低落，他並不害怕革命了。

布爾塞維克應當決定參加或者抵制第二屆國會。說到抵制時，布爾塞維克普通是指積極抵制，而不是簡單的消極的不參加選舉。布爾塞維克把積極抵制看做是一種最好的手段，用以警告人衆：沙皇制度是企圖把人民從革命道路上轉移到沙皇『立憲』的道路上去。把積極抵制看做破壞這種企圖及組織人民向沙皇制度作新的攻擊的最好手段。

抵制布留根國會的經驗指明『抵制是唯一正確的並整個地爲事實證實了的策略。』（『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七頁）。這次抵制是成功的，因爲不僅把沙皇立憲道路的危險性警告了人衆，而在這個國會還沒有來得及召集之前就破壞了他。他之所以能夠成功，是因爲他是在革命日益高漲之中實行的，並且依靠在一個高漲之上，而不是在革命低落之時，因爲祇有在革命高漲的條件下才能够破壞國會。

抵制維特國會（即第一屆國會）是在十二月起義失敗之後實行的，這時候沙皇已經是勝利者，換言之，這時候可以想像已經是革命向下低落的時分了。不過，列寧寫道：

『但是，顯然地，這個勝利在當時還沒有根據認爲他是決定的勝利。十二月起義有着自己的繼承者，即表現在一九〇六年夏天的許多次的零散的部份的武裝起義與罷工。抵制維特國會的口號乃是爭取這些起義的集中和普遍化的口號。』（『列寧全集』，十二卷，第二十頁）

抵制維特國會沒有能够破壞國會，雖然曾經大大地損壞了這個國會的威信，減弱了人民對這個國會的信仰，其所以不能够破壞國會，是因爲他是革命低降、退落的環境中實行

的，這在現在是很明顯的了。因此，一九〇六年對第一屆國會的抵制是沒有成功。關於這點列寧在他的著名小冊子「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寫道：

「一九〇五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使革命無產階級增加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經驗；這次抵制指明，在合法的與非法的，國會內的與國會外的鬥爭形式互相配合之下，善於拋却國會內的鬥爭，有時是有益處的，甚至於是必要的。……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抵制「國會」，已經是一個錯誤，雖然，這個錯誤是不大的，容易改正的。……凡論及個人者——稍加修改——亦可適用於政治和黨政。聰明的人並不是不犯錯誤的。不犯錯誤的人是沒有而且是不會有的。聰明的人所犯錯誤不很重大而且善於輕易地敏捷地改正這些錯誤。」（「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一八二——一八三頁）至於第二屆國會，那時列寧認為：由於環境的變遷及革命底低落，布爾塞維克「應該對於抵制國會的問題加以修改」。『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十六頁）

列寧寫道：

「歷史指明了：當國會開會的時候，就有可能在國會內及國會周圍進行有益的鼓動；與革命的農民接近來反對立憲民主黨的策略在國會內是可能的。」（「列寧全集」，第十卷，第二九頁）

從以上所說就產生了：不僅要善於在革命高漲的時候，堅決的進攻，在先頭隊伍中去進攻，而且要善於在已經沒有高漲的時候正確地退却，最後的退却，按照環境的變遷變換策略，要退却得不潰亂，而有組織地、安靜地不驚惶地退却，要利用每一個最小的可能來

保全幹部不使他們遭受打擊，整理自己的隊伍，蓄積力量並準備向敵人作新的進攻。

布爾塞維克決定了參加第二屆國會的選舉。

但是布爾塞維克的參加國會不是爲着與立憲民主黨同盟進行「立憲」工作（孟塞維克正是這樣做的），而是爲着利用國會作爲有益於革命的演講台。

相反地，孟塞維克的中央號召與立憲民主黨訂立選舉協定，在國會內擁護立憲民主黨，把國會看做是可以約束沙皇政府的立法機關。

大多數的黨的組織起來反對孟塞維克的中央底政策。

布爾塞維克要求召集黨的新的代表大會。

一九〇七年五月在倫敦召開了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次代表大會時俄羅斯社會民主黨（連各民族的社會民主派組織在內）共計約有十五萬黨員。代表大會總共到了三三六個代表，布爾塞維克有一〇五人，孟塞維克一一九七人。其餘是各民族社會民主派組織的代表（波蘭，及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以及猶太工人同盟——這三個組織在上次代表大會上通過了他們參加俄羅斯社會民主黨）。

托洛茨基在大會上企圖在自己周圍聚集一個單獨的中派集團——即半孟塞維克的集團，但是誰也沒有跟他幹。

因爲布爾塞維克領導着波蘭人及拉脫維亞人，所以他們在代表大會有着得任的多數。

代表大會上鬥爭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對於資產階級政黨的關係問題。在這問題上，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早在第二次大會上已經發生了鬥爭。這次代表大會對於一切非無產階

級的政黨（黑色百人團，十月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都給了布爾塞維克的估計，並規定了對於這些政黨的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代表大會批准了布爾塞維克的策略並決議和黑色百人團（『俄國人民同盟』，保皇派，貴族聯合會）以及『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黨），工商黨，『和平更新黨』進行無情的鬥爭。所有這些政黨都顯然是反革命的。

至於自由派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那麼代表大會主張和他進行不調和的暴露他的鬥爭。大會主張暴露立憲民主黨的虛偽的欺人的『民主主義』並和自由派資產階級領導農民運動的企圖鬥爭。

對於民粹派的或勞動派的政黨（人民社會主義者，勞動派，社會革命黨）大會提議揭露他們偽裝為社會主義者的企圖，同時大會允許與這些政黨進行個別的協定來進行總的同時的反對沙皇制度反對立憲民主派資產階級派的進攻，因這些政黨在當時還是民主主義的政黨及代表着城鄉小資產階級的利益。

在代表大會以前孟塞維克就主張召集所謂『工人代表大會』。孟塞維克的計劃是召集一個社會民主派，社會革命派，無政府主義派都參加的代表大會。這個代表大會應該創造一種或者是『無黨無派的政黨』。或者是『廣泛的』小資產階級的無政綱的工人政黨。列寧揭破了孟塞維克這個最有害的企圖——取消社會民主黨，而把工人階級的先進隊伍融解於小資產階級羣衆中。代表大會堅決地斥責了孟塞維克的『工人代表大會』的口號。

關於職工會的問題，在代表大會的工作中佔着特殊的地位。孟塞維克擁護職工會的『

中立性」，就是反對黨在職工會中的領導作用。代表大會否決了孟塞維克的提議而通過了布爾塞維克關於職工會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指明了黨應該求得對職工會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領導。

第五次代表大會表明了布爾塞維克在工人運動中的偉大勝利。但是布爾塞維克並沒有自驕自滿，高枕而臥。如果這樣，將違反列寧的教導。布爾塞維克知道：往後還要與孟塞維克鬥爭的。

斯達林同志在一九〇七年出版的他的論文代表雜誌上，給代表大會的結果以如下的估計：

「實際上統一全俄的先進工人爲統一的全俄的政黨在革命的社會民主工黨的旗幟下，——這是倫敦大會的意義，這是他的總的性質。」

斯達林同志在這篇論文中引用了代表大會成份的統計。這統計指明了，代表大會上布爾塞維克的代表主要地是從大工業區域（彼得堡，莫斯科，烏拉爾，伊凡諾伏，伏斯尼辛斯克等）派出來的。而孟塞維克的代表則派出是從小生產區域中，這些區域裡手工業工人，半無產階級佔優勢，並且有的還是從純粹的農民區域來的。

當總結大會工作時，斯達林同志指出：

「顯然，布爾塞維克的策略是大工業無產者的策略，是階級矛盾特別明顯，和階級鬥爭特別尖銳的區域的策略。布爾塞維主義——這是真正無產者的策略。另一方面，同樣顯然的，孟塞維克的策略，主要地是手工業工人和農民半無產者的策略，是階

級矛盾不十分明顯和階級鬥爭掩飾着的區域的策略。孟塞維主義——這是無產階級中底半資產階級份子的策略。數目字這樣說明着。』（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代表大會記錄。一〇一一一頁，一九三五年版）。

解散了第一屆國會之後，沙皇想到一個更恭順的第二屆國會。但是第二屆國會亦沒有能證實沙皇的期望。因之，沙皇決定了再把這屆國會驅走並在更惡劣的選舉法下召集第三屆國會——希望第三屆國會能更加恭順。

五次代表大會之後不久，沙皇政府完成了所謂七月三日政變。一九〇七年七月三日沙皇解散了第二屆國會。有六十五個議員的社會民主工黨團全體被捕並流放於西伯利亞。宣佈了新的選舉法。工人和農民的權利更削減了。沙皇政府繼續着進攻。

沙皇的總長斯托留賓展開了對於工農的血腥的摧殘。幾千革命的工人和農民被討伐隊槍決和絞死。工人組織首先是布爾塞維克遭到特別殘酷的迫害。沙皇的密探搜尋列寧，列寧當時秘密地住在芬蘭。他們想摧殘革命的領袖。冒着極大的危險，列寧終於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到了國外，重慶僑居生活。

斯托留賓的困苦的反動年代來了。

這樣，俄國第一次革命以失敗告終了。

下列原因助成了這個失敗：

一、在革命中還沒有反對沙皇制度的堅固的工農聯盟。農民奮起反對地主，他們與工人聯合起來反對地主。但是他們還沒有了解：如果不推翻沙皇政權就不可能推倒地主，他

們沒有了解沙皇是與地主一起動作的，大部份的農民還迷信沙皇，期望沙皇的國會。因此許多農民不願意和工人聯盟來推翻沙皇制度。農民對妥協的政黨社會革命黨的信仰更大於對真正革命者——布爾塞維克的信仰。其結果是農民反對地主的鬥爭還組織得不充份。列寧指出道：

『農民的行動，太渙散，無組織，進攻性不足，這是革命失敗的根本原因之一。』（『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五四頁）

二、大部份農民底不願意和工人聯盟去推翻沙皇制度亦表現於軍隊上。軍隊的大多數是穿上了軍裝的農民的子弟。在沙皇軍隊的個別的單位中曾經有過騷動和起義。但是大多數士兵還幫助沙皇鎮壓工人的罷工和起義。

三、工人的行動亦團結得不够，工人階級的先進隊伍在一九〇五年展開了英勇的革命鬥爭。較落後的階層（工業落後的各省中的工人，住在農村中的工人）覺醒得較慢。他們的參加鬥爭在一九〇六年時才特別的加強，但是到這時候工人階級的先進隊伍已經大大地削弱了。

四、工人階級是革命底先進的、基本的力量；但是在工人階級的政黨底隊伍中沒有必需的統一與團結。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工人階級的政黨是分裂為兩個集團：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實行徹底的革命的路線和號召工人推翻沙皇制度。孟塞維克則以自己的妥協策略阻礙了革命，把一大部份工人弄糊塗，分裂了工人階級。因此，工人們參加革命時不是永遠團結的，而工人階級在自己本身的隊伍還沒有統一時，便不能成爲革

命的真正領袖。

五、西歐帝國主義者幫助了沙皇專制政體來壓迫一九〇五年革命。外國資本家擔心在俄國的投資及其巨大的收入。此外，他們更害怕俄國革命如果勝利將掀起其他各國工人起來革命。因此西歐帝國主義者幫助沙皇——劍子手。法國的銀行家給了沙皇以大批借款來鎮壓革命，德皇準備好了幾萬軍隊隨時可以出動干涉以助俄皇。

六、一九〇五年九月和日本訂立的和約重大地幫助了沙皇。戰爭中的失敗和革命的威嚇地生長逼使沙皇急忙地和日本簽訂和約。戰爭中的失敗削弱沙皇制度。和約的訂立鞏固了沙皇的地位。

簡略的結論

第一次俄國革命是俄國發展上的整個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由兩個時期組成的。其第一時期為革命向上高漲從十月總政治罷工到十二月的武裝起義。利用在滿洲戰場上遭受戰敗的沙皇的弱點，掃除了布留根國會和逼得沙皇一步步地退讓；其第二時期為沙皇與日本訂立和約後的恢復力量，利用自由資產階級的對革命的恐懼，利用農民的動搖，把維特國會作為贈品送給他，並轉到向工人階級進攻，反對革命。

在短短的三年之中（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工人階級和農民得到了政治教育底異常豐富的訓練，這是普通的和平發展的三十年間所不能得到的。革命的幾年把發展的和平

條件下幾十年來不能弄清的東西都弄得明明白白了。

革命暴露了沙皇制度是人民的殘暴的敵人，沙皇制度是只有坟墓才可糾正的贅瘤。

革命指明了自由派資產階級不是想和人民聯盟，而是想和沙皇聯盟，他是反革命的力量，同自由派資產階級妥協等於叛變人民。

革命指明了，祇有工人階級能夠成爲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領袖，祇有他能夠排除自由派立憲民主派資產階級，把農民從他的影響下解放起來，摧毀地主們，貫徹革命到底，開創到社會主義的路。

最後，革命指明了，勞動農民，不管他們的動搖，但總是能夠和工人階級聯盟的唯一的力量。

在革命時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着，布爾塞維克的路線與孟塞維克的路綫。布爾塞維克採取了的方針是展開革命，以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制度，工人階級領導權，孤立立憲民主派資產階級，與農民聯盟，創立以工人農民代表組成的臨時革命政府，貫徹革命到勝利的結束。相反地，孟塞維克採取縮小革命的方針。他主張以改良和「改善」沙皇制度來代替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制度；以自由派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來代替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以與立憲民主派資產階級聯盟來代替與農民聯盟，把國會作爲國內「革命力量」的中心來代替臨時革命政府。

這樣，孟塞維克陷入了妥協的泥坑中，成了資產階級的影響在工人階級中的傳播者，實際上成了資產階級在工人階級中的走狗。

布爾塞維克證實了是國內和黨內唯一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力量。

很顯然的，在這樣重大的意見分歧之後，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實際上分裂成爲兩個政黨，布爾塞維克黨和孟塞維克黨。黨的第四次大會絲毫沒有變更黨內實際上存在的情形，他祇是保存了和多少加強了黨的形式上的統一。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向着實際上的統一前進了一步，而且這個統一是在布爾塞維克主義旗幟之下前進的。

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當總結革命運動時斥責了孟塞維克的路綫是妥協的路綫，批准了布爾塞維克的路綫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的路綫。這不過更一次地批准了早爲第一次革命全部進程所批准了的東西。

革命指明了：當環境需要進攻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善於進攻，他們學會了在先頭隊伍中去進攻和領導人民去衝鋒。但除此以外，革命更指明了：當環境不順利的時候，當革命低落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同樣善於有秩序的退却，布爾塞維克學會了正確的退却，不驚惶、不混亂，以便保存幹部，蓄積力量，按照新的環境重新部署力量，重新去進攻敵人。

如果不善於正確地進攻就不能戰勝敵人。  
如果不善於正確地退却，退却得不驚惶、不混亂，那麼在失敗時就不能避免潰滅。

第四章 孟塞維克與布爾塞維克在斯托留賓反動時期。布爾

塞維克形成爲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

（一九〇八——一九二二年）

（一）斯托留賓的反動、智識份子反對派階層中的分化、消沉頹廢、黨內一部份智識份子轉入馬克思主義敵人的營壘及其修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企圖、列寧在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對修正主義者的駁斥和保衛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

第二屆國會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三日被沙皇政府解散。這天在歷史上通常稱之爲六月三日的國家政變。沙皇政府發佈了關於第三屆國會選舉的新法令，這便破壞了沙皇政府自己的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因爲按照這個宣言沙皇政府祇有得了國會的同意才能發佈新的法令。第二屆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被交付法庭審判，工人階級的代表們被處苦

刑，被放逐邊疆。

新的選舉法大大地增加了國會內地主及商業工業資產階級的代表數量，而同時却把原來已經很少的工人和農民的代表數目更加以幾倍的縮減。

第三屆國會按照其成份來說是黑百團——立憲民主黨的國會。在四四二個代表總數之內有：右派（黑色百人團）——一七一人；十月黨及其同類的小派——一三三；立憲民主黨及接近他的小派——一〇一；勞動派——一三三；社會民主黨——一八。

右派（他們稱為右派因為在國會內他們坐在右邊）。是代表着工人和農民最兇惡的敵人，——黑百團的地主農奴主，以羣衆的殘殺和槍決來鎮壓農民運動的傢伙，搗毀猶太人，毆打工人示威，在革命時代召集過羣衆大會的地方大舉焚燒房子的組織者。右派主張最殘暴的鎮壓勞動者，擁護無限制的沙皇政權，反對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日的沙皇宣言。

在國會內接近右派的是十月黨即「十月十七日同盟」。十月黨代表大工業資本及資本主義式經營的大地主底利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初立憲民主黨中的大地主一大部份轉入了十月黨。）十月黨與右派之分別僅在承認——而且這亦僅僅是口頭上的——十月十七日的宣言。十月黨完全擁護沙皇政府的對內對外政策。

立憲民主黨在第三屆國會內之席數較第一第二兩屆爲少。這由於一部份地主的選舉票由立憲民主黨方面轉到了十月黨方面去了。

在第三屆國會中有着數目不大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集團，即所謂勞動派。勞動派在國會中動搖於立憲民主黨及工人民主派（布爾塞維克）之間。列寧指出，雖然勞動派在國會

中過份薄弱，但是他們代表着羣衆。農民羣衆。勞動派在立憲民主黨及工人民主派之間動搖是從小經營者的階級情況中所必然產生出來的。列寧在布爾塞維克國會議員面前，在工人民主派面前提出了如下的任務：『幫助薄弱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使他們脫離自由派的影響，團結民主派的營壘去反對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而不是僅僅去反對右派。……』

（『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四八六頁）

在一九〇五年革命的過程中，特別在革命失敗之後，立憲民主黨日益暴露了他是反革命的力量。他日益拋棄了自己的『民主主義』的假面具而表現為真正的君主主義者，沙皇制度的擁護者。在一九〇九年，有一羣著名的立憲民主黨著作家出版了一本集子叫做『時代』，在這本書裏立憲民主黨人代表資產階級感謝沙皇制度鎮壓了革命。匍伏與屈膝在皮鞭絞架的沙皇政府之前，立憲民主黨人公開地寫着：『應該『感謝這個政權，他獨自以刺刀和牢獄在人民的憤怒中保護了我們（即自由資產階級）』。

解散了第二屆國會，懲辦了社會民主黨國會黨團之後，沙皇政府更加緊地來撲滅無產階級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組織。苦役牢，苦役，放逐地充滿了革命者。在牢獄中革命者被殘酷地毆打，受盡磨難與苦痛。黑百團的兇殘的恐怖登峯造極。沙皇的總長斯托留賓將絞架遍植國內，屠殘了幾千名革命者。絞架常常時叫做『斯托留賓的領帶』。沙皇政府在鎮壓工農革命運動時，不能僅限於一個壓迫的方法，不能僅用討伐隊、槍斃、牢獄和苦工的方法。沙皇政府狼狽地看到農民對『沙皇爸爸』的迷信日益消失。因此他迫得採取極大的玩弄手段，預期在農村中，在數量很多的農村資產階級（富農）身上建立起自己的鞏固的支

持。

一九〇六年十月九日斯托留賓發佈了關於農民脫離公社組成農莊的新的土地法令。按照斯托留賓的土地法令土地底公社使用是被破壞了。每個農民可以取自己的份地為私有土地，脫離公社。農民有權出賣自己的份地，這種權利在從前是沒有的。公社必須給脫離公社的農民以整塊的在一起的（農場）。

富農有了以廉價收買貧苦農民的土地之可能。在這個法令公佈後的幾年內百萬以上的貧苦農民完全失去了土地，破產了。在貧苦農民失地之中生長了富裕農場之數量。有時這成了真正的大農場。廣大的採用了僱傭的僱農勞動。政府強迫農民以好的公社土地分給富農農莊。

如果在「農奴解放」時，地主掠奪了農民的土地，那麼現在富農來掠奪公社的土地了，領取好的土地，以廉價收買貧農的份地。

沙皇政府給富農以很大的貸款來收買土地，建立農莊。斯托留賓想把富農造成小地主，沙皇專制的忠實擁護者。

在九年（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五年）之中脫離公社者在兩百萬戶以上。

斯托留賓的辦法使土地缺乏的農民和農村貧民地位更加惡化。農民中的分化加強了。農民與農莊富農間之衝突開始了。

同時農民開始了解，當着沙皇政府及地主立憲民主黨的國會存在時，他是不能獲得地主的土地的。

農民運動在加緊脫離公社組成獨立農莊的幾年(一九〇七——一九〇九年)開始是下降的，但是很快的在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及以後，在公社社員和農莊富農的衝突底基礎上產生了反對地主及農莊富農底農民運動的加緊。

在工業方面同樣的在革命之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工業的集中化，即工業之擴大及集中於日益強大的資本主義集團手中——很大的加緊了。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前，資本家已經聯合了起來，以便提高商品在國內的價格，而以得來的超額利潤用為獎勵出口之基金，使商品能以低價銷售於國外市場而獲取國外市場。資本家這種聯合(壟斷)名為托辣斯與新提嘉。革命之後資產階級的托辣斯和新提嘉的數目更增加了。同樣的，大銀行的數目亦增加了，他們在工業中的作用亦增漲了。外資的輸入俄國亦加緊了。

這樣，資本主義在俄國日益成為壟斷的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了。

在幾年的停滯以後，工業重新活躍起來了；煤的產量，五金的冶鍊，煤油的出產增長了，紡織品、糖的生產增加了。麵包的出口有力地增加了。

雖然，俄國在這個時候在工業方面有了某些進步，但是較之西歐仍然是一個落後的國家，而且依賴着外國資本家。俄國不能生產機器和車床，這要從外國輸入。沒有汽車工業，沒有化學工業，沒有人造肥料的生產。在武裝的生產上俄國同樣是落後於其他資本主義的國家。

列寧指出五金消費的低下水平是俄國落後的標誌，他寫道：

「在農民解放後半世紀內在俄國鐵的消費增加了五倍，然而俄國仍然是一個難以

相信的、空前未見的落後的國家；貧困的和半野蠻的國家。俄國的現代生產工具底裝備較之英國要差四倍，較之德國要差五倍，較之美國要差十倍。『（列寧全集）』，第十四卷，第五四三頁）

俄國經濟和政治的落後底直接結果就是不論俄國的資本主義，不論沙皇制度本身均依存於西歐資本主義。

這表現在如此重要的國民經濟部門如煤、煤油、電氣工業、冶金均掌握於外國資本手中，幾乎沙俄的一切機器，一切裝備均是從國外輸入的。

這表現在外國的高利的借款，爲了要償付這種借款的利息，沙皇政府每年要從人民身上搜括幾萬萬盧布。

這表現在與『協約國』的秘密條約，依條約在戰時沙皇政府必須提供幾百萬俄國士兵到帝國主義的前綫上去幫助『同盟者』和保證英法資本家底驚人的利潤。

斯托留賓反動年代的特點是憲兵、警察、沙皇的內奸及黑白團用盜匪式的襲擊威脅着工人階級。但是壓迫工人階級的不僅是沙皇之近衛兵。工廠主在這方面亦並不落後於他們，在工業停滯和失業增加的幾年中他們特別加緊地進攻工人階級。工廠主大批地開除工人（關閉工場）及採用『黑書』，在這書上登記着積極參加罷工的覺悟工人。凡是上了『黑書』或『黑色名單』的工人，所有參加這一工業部門的聯合組織底工廠均不僱用。工資在一九〇八年時已經減低了百分十一至十五。工作日到處延長到十一至十二小時。強盜式的罰工資制度又繁榮起來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失敗，在革命的同路人之中產生了分解和分化。在智識份子間分化和消沉頹廢特別厲害。在革命風暴般高漲的時期中，加入革命隊伍的由資產階級行列中來的同路人；在反動的日子脫離了黨。其中一部份走進了革命公開敵人的營壘，另一部份則佔據了工人階級的尙未受到損害的合法的團體，企圖誘致無產階級離開革命的道路，企圖破壞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威信。同路人脫離了革命，力圖適合於反動，力圖安居於沙皇制度之下。

沙皇政府利用革命的失敗，來徵收一些最胆小的和自私自利的革命同路人爲自己的走狗——內奸。沙皇警衛機關派遣了許多無恥的猶太——內奸到工人的和黨的組織中來，他們從內部來作間諜，出賣革命者。

在思想戰綫上反革命進攻亦進行着。出現了鑿批的時髦著作家，他們『批評』和『打擊』馬克思主義，咒罵污辱革命，讚美叛賣行爲，並在『個性崇拜』的面貌下讚美性的混亂。

在哲學的部門中亦加緊了『批評』，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企圖，並且出現了各色各種的似乎有『科學』根據的宗教派系。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成了時髦。

所有這些先生們雖然形形色色，但是有着一个總的目標——使羣衆離開革命。

一部份黨內的智識份子亦爲消沉頹廢及失去信心所染及，他們自認爲馬克思主義者，但從來沒有堅固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其中有這類著作家如鮑格唐諾夫、巴柴洛夫

、龍那却爾斯基（一九〇五年時加入布爾塞維克的）、夏施凱維奇、范零丁諾夫（孟塞維克）。他們展開了『批評』，既反對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理論的基礎即反對辯證唯物論；又反對他的科學歷史的基礎即反對歷史唯物論。這個批評與普通的批評底不同之處就在這個批評不是公開和誠懇的，而是彎彎曲曲的及虛偽地掩蓋於『保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的旗幟之下的。他們說：我們基本上是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想『改善』馬克思主義，把他的一些某幾個基本論點除去。實際上他們是仇視馬克思主義的，因為他們企圖破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雖然在口頭上他們虛偽地否認對馬克思主義的仇視並繼續兩面派地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這種虛偽批評之危險就在他是用來欺騙普通的黨的工作人員並可以把他們引入歧途。而且這種破壞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之批評實行得愈虛偽，則對黨愈危險，因為他與反動派的反對黨反對革命底總攻擊聯結得愈密切。一部份脫離馬克思主義的智識份子一直走到宣傳必須建立新的宗教（所謂『尋神派』與『造神派』）。

在馬克思主義面前放着一個急迫的任務——給這些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部門中的變節者以有力的駁斥，撕破他們的假面具，澈底的揭露他們，這樣來保持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

可以期望，普列哈諾夫及其孟塞維克的伙伴們，自認為『馬克思主義的著名理論家』的人們來担负起這個任務。但是他反以寫幾篇小小的批評短文為滿足而後隱入幕後了。

這個任務列寧在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著名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中完成了。列寧在這本書上寫道：

「不到半年出版了四本書，其內容主要地和差不多完全是攻擊辯證唯物論。其中首先是『關於（應該說：反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教程』，一九〇八年出版，巴柴洛夫、鮑格唐諾夫、龍那却爾斯基、貝爾門、黑爾風特、夏施凱維奇、蘇伏洛夫論文集。其次是夏施凱維奇的書『唯物論與批判實際主義』，貝爾門的『在現代認識論光輝之下的辯證法』，范零丁諾夫的『馬克思主義的哲學構造』……所有這些人不管他們的政治觀點如何厲害的分歧而以對辯證唯物論之仇視聯合了起來，同時自己却還奢望成爲哲學上的馬克思主義者！貝爾門說恩格斯的辯證法是『神秘主義』；巴柴洛夫附帶地好像無容證明似的輕易地說：『恩格斯的觀點『過時了』，唯物論被我們的勇敢的戰爭所推翻了；驕傲地引證『現代認識論』，『最新哲學』，『或『最新實證哲學』』。『現代自然科學的哲學』甚至引用『二十世紀的自然科學的哲學』。『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十一頁』

龍那却爾斯基在替自己的朋友（哲學上的修正主義者）辯護時說：『我們可能迷失了方向，可是我們是在探尋』。列寧在回答他時寫道：

『至於說到我，那麼我也是在哲學上的『探尋者』。在這些短論（指『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編者）中，我提出的任務是去找尋根據什麼人們能放言無忌，在馬克思主義的面貌下，提供不可想像的混亂的，謬誤的和反動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二頁』

但是實際上列寧這本書遠遠地踰越了這個謙遜的任務的範圍。實際上列寧這書不僅批

評了鮑格唐諾夫、夏施凱維奇、巴柴洛夫、范零丁諾夫及他們哲學上的老師亞芬亞里烏斯及馬赫，這些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以巧妙與狡猾的唯心論來對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列寧這書除了保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辯證的與歷史的唯物論）之外，同時是整個歷史時期（即從恩格斯死後到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出版前這一時期）之中，科學首先是自然科學一切重大與緊要的成果的唯物主義的總結。

澈底地批評了俄國的經驗批判論者及其外國的老師之後，列寧得到如下的結論來反對哲學上與理論上的修正主義：

（一）『愈加巧妙的偽造馬克思主義，愈加巧妙地以反唯物論的學說來偽造馬克思主義——這是政治經濟學上，策略問題上及整個哲學上現代修正主義之特點。』（「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七〇頁）

（二）『馬赫及亞芬亞里烏斯的整個學派走向唯心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九一頁）

（三）『我們的馬赫派都和唯心論聯結起來了。』（「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八二頁）

（四）『不能不在經驗批判主義的認識論的煩瑣哲學之後看到在哲學上的黨派鬥爭；這種鬥爭最後地計算起來是表現着現代社會中互相敵對的階級的傾向和思想。』（「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九二頁）

（五）『經驗批判論底客觀的階級的作用整個地歸結於替宿命論者（即以為迷信高於

科學的反動派——編者註——在一般地反對唯物論，特別地反對歷史唯物論的鬥爭中効勞。  
 「(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九二頁」  
 「(六)『哲學上的唯心論是……走向宗教的道路。』(一)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四頁」

爲了估計列寧這書在我黨歷史上之偉大的意義和了解列寧在斯托留賓反動時期中，在反對一切修正主義和變節者的鬥爭中保衛了如何豐富的理論寶庫，就必須要至少認識辯證的與歷史的唯物論底基礎。

這更加是必要的，因爲辯證的與歷史的唯物論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柱石，馬克思主義政黨的理論基礎；而認識這些基礎及領會他們乃是我們黨的每一個積極的活動者底責任。這樣：

- (一) 什麼是辯證唯物論？
- (二) 什麼是歷史唯物論？

### (二) 論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政黨的宇宙觀。這個宇宙觀之所以稱爲辯證唯物論是因爲他對自然界現象之態度，他研究自然界現象之方法，他對這些現象的認識的方法是辯證的，而他對自然界現象之解釋，他對自然界現象之了解，他的理論是唯物論的。

歷史唯物論是將辯證唯物論的論點擴展於社會生活之研究上，是將辯證唯物論的論點應用於社會生活現象，應用於研究社會，研究社會的歷史。

在說明自己底辯證的方法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常常引證黑格爾；黑格爾是完成了辯證法底基本要點的哲學家。但是，這不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樣的。實際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僅僅採用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合理的核心」，拋棄了黑格爾的唯心論的外殼并且繼續發展了他，給了他以現代科學的形態。馬克思說：

「我的辯證法不僅根本上和黑格爾的不同，而且正和他的直接相反。對於黑格爾，思維的過程，（他稱之為觀念甚堅變成爲獨立的主體）是現實的創造者，而現實祇不過是他的外表，相反的對於我觀念的東西祇不過是移植在人的頭腦中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序言。）

在說明自己的唯物論時，馬克思和恩格斯常常引證費爾巴哈，費爾巴哈是恢復唯物論的權力的哲學家。但是，這不是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論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是一樣的。實際上，馬克思和恩格斯採用了費爾巴哈唯物論的「基本的核心」，並且繼續發展了他成爲唯物論的科學哲學的理論，拋棄了他的觀念論的和宗教倫理學的雜質。大家知道：費爾巴哈雖則基本上是唯物論者可是他起來反對唯物論這個名稱。恩格斯不止一次說過：費爾巴哈「不管他的唯物論的基礎，但是還沒有從老的唯心論的鎖枷下解放起來。」「當我們接近他的倫理學及宗教哲學時，費爾巴哈的真正的唯心論就馬上顯露出來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二——六五四頁）

辯證法這字是從希臘字「辯論」而來的。古代對辯證法之了解是指以發現對手的談論中底矛盾及克服這些矛盾的方法來獲得真理的藝術。在古代有些哲學家認為：發現思維過程中的底矛盾及對立的意見底衝突乃是發見真理的最好手段。這個思維的辯證的方法擴展其應用於自然現象變成爲認識自然之辯證的方法；這方法觀察自然現象爲是作爲他是永遠運動着和變化着的，而自然之發展乃是自然間矛盾發展底結果，是自然間對立力量互動底結果。

辯證法是根本上和形而上學的直接對立的。

(一) 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有以下的基本特點：

甲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不把自然看做互相脫離，互相孤立互相沒有依存的對象和現象之偶然的堆集，——而看做聯結的統一的整體，在這裏對象、現象有機地相互聯結着，互相依存着，互相範圍着。

因之辯證法認爲：如果把自然界的現象，以其孤立的形態來看，離開其周圍的現象來看，那麼沒有一個自然現象可以了解的，因爲在自然界中任何部門的任何現象，如果在其周圍條件之外脫離其周圍條件來觀察，那麼都可以變爲毫無意義的東西；相反地，如果從他和其周圍現象之不可分割的聯結上，從他對其周圍現象的依存上來觀察，那麼任何現象都可了解都可解釋。

乙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自然不把他當做靜止和不動，停滯和不變的狀態，而看做不斷的運動和變化，不斷的更新和發展的狀態，在這裡永遠是某種東西產生着發展

着，某種東西破壞着，過完了自己的時代。

因之辯證法要求：不僅要從現象的互相聯結，互相依存的觀點去觀察他，而且要從他們的運動，他們的變化，他們的發展的觀點上，從他們的產生與衰亡的觀點上去觀察現象。

對於辯證法最重要的不是目前似乎堅固的而已經開始衰亡的東西，而是正在產生與發展的東西，即使這東西目前看來還是不堅固的；因為對於辯證法祇有正在產生着與發展着的東西纔是不可征服的。

恩格斯說：

「整個自然界從最小的分子起到最大的體積止，從沙粒到太陽，從細胞到人，都是處在永遠地產生與消滅中，處在不斷的流動中，處在不停的運動與變化中。」（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四八四頁。

因此，恩格斯說：辯證法「主要地是從其互相聯結，互相關聯，從其運動，產生和消滅上來觀察事物及其在頭腦中底反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三頁。

丙 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證法觀察發展的過程不當做簡單的上昇的過程，數量變化不引起質量變化的過程，而看做這樣的發展，在這裡從小小的隱秘的數量的變化轉變到公開的變化，根本的變化，在這裡，質量的變化之到來不是逐漸的，而是迅速的，突然的，出之於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跳躍式的轉變，質量變化之到來不是偶然的，而是規律性

的，是看不見的逐漸的數量變化底積累的結果。

因此，辯証法認為：發展的過程不應該了解為轉圈子的運動，為過去了的事物的簡單的重複；而應該了解為前進的運動。為向上昂漲綫的運動，為從舊的質量狀態到新的質量狀態之轉變，為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的發展。恩格斯說：

「自然是辯証法的試驗石，而現代自然科學供給了這個試驗以最豐富與日益增加着的材料，便証明了在自然中歸根到底一切是依辯証法而不是依形而上學完成着的。自然不是在一个永遠一樣，經常重複的圓圈上運動的，而是經歷着真正的歷史。這應該首先指出達爾文，他給了對自然之形而上學的觀點以最有力的打擊，他証明了整個現代的有機世界，植物和動物（人自然亦包括在內），是幾千百年之久的發展過程的結果。」（「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二十三頁）

在說明辯証法發展之特點是從數量的變化到質量的變化之轉變時，恩格斯說：

「在物學上……每種變化都是數量到質量的轉變——某種固有物體的數量變化或其所有的某種運動形式的數量變化底結果。例如：水的溫度起初對於他的液體狀態是沒有什麼意義的；但是在增高或減低水之溫度到某一時機則水的凝結狀態變化了，水或化為汽或凝為冰……例如必須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電力才能使白金絲發光，例如每種金屬都有他自己的溶解的溫度，例如每種液體都有在一定的氣壓下特有的沸點與冰點——只要我們現有的工具能得出這樣的溫度。最後例如每種氣體都有危險點，在這點上加上氣壓與冷化可以變成液體狀態……所謂物學上的定數，大部份實質上

不過是一個聯接點的名稱，在這裡運動的數量之增減（變化）喚起某種物體之質量的變化——這裡就是數量轉變為質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一七頁）

其次講到化學，恩格斯繼續道：

「化學可以稱為論物體在數量組成部份變化的影響之下發生質量變化的科學。這是黑格爾自己就知道了的……以氧氣為例，則如果分子中不是兩個而是三個原子，那麼我們將得到臭氧，這是與普通的氧氣香味、性能均異的物體。至於說到氧氣與氫氣或硫磺的各種不同的比例的結合，那麼每一種都給予和其他各種不同的物體。」（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五二八頁）

最後，在批評杜林時，杜林攻擊黑格爾的一切而同時輕輕地竊取黑格爾的著名的論點說：從無感覺的世界到感覺的世界，從無機世界到有機生活世界是一個到新的狀態的跳躍。」恩格斯說：

「這就是黑格爾的度量關係聯接綫啊！在這裡純粹數量的增減在一定聯接點上喚起質量的跳躍，例如將水燃沸或冰冷，到一定的聯接點——即沸點與冰點上（在一定氣壓下）就完成了到新的物體狀態的跳躍，這樣，數量便轉變為質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四五——四六頁）

丁與形而上學相反，辯証法的出發點是自然的對象，自然的現象都固有着內部矛盾，因為所有他們都有自己的正反兩方面，自己的過去與將來，自己的衰亡方面與發展方面

，而這些對立的鬥爭，新與舊之間的鬥爭，衰亡與生長之間的鬥爭，消滅與發展之間的鬥爭，爭組成發展過程底內部的內容，從數量到質量轉變底內部的內容。

因此，辯證法認為：從低級到高級之發展過程不是在現象的和協的展開上發生的而是在對象、現象所固有的矛盾的發露上，並根據於這些矛盾而動作的對立傾向之「鬥爭」上發生的。

列寧說：

「辯證法在其本義上說來是對對象的最本質的矛盾之研究」。《列寧「哲學筆記」

二六三頁

以及：

「發展是對立的「鬥爭」」。《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三〇一頁

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的基本要點之簡單的說明。

不難了解：將辯證法的論點擴展於社會生活之研究上，社會歷史之研究上有怎樣重大的意義，將這些論點應用於社會歷史上，應用於無產階級的實際行動上有怎樣重大的意義。

假如在世界上沒有孤立的現象，假如一切現象都互相聯結着互相依存着，那麼，很明顯的，對於歷史上每個社會制度和每個社會運動就不應該從「永恆的正義」或者任何其他預定的觀念底觀點上去判斷他（如不少歷史家之所為）。而應該從產生這個社會制度與社會運動及與他們相聯結的各種條件上去判斷他。

奴隸制度在現代條件下是糊塗是反自然的蠢事。奴隸制度在原始公社制度瓦解的條件下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及合規律性的現象，因為他較之原始公社制度前進一步。

在沙皇制度及資產階級社會存在的條件下（例如在俄國一九〇五年）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是完全可以了解的。正確的與革命的要求，因為在當時資產階級共和國是前進一步。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在現今蘇聯的條件下是糊塗的反革命的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共和國較之蘇維埃共和國是退步。

一切決於條件，地點與時間。

顯然，如果沒有這種對社會現象的歷史的態度，那麼歷史科學底存在與發展是不可能，因為祇有這種態度才能使歷史的科學不致成爲偶然性底混亂與盲目錯誤底堆積。

其次，假如世界是在不斷的運動與發展中，假如舊的死亡和新的生長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白的，沒有什麼『不可動搖』的社會制度，沒有什麼私有財產和剝削的『永久的原則』，沒有什麼農民必須服從地主，工人必須服從資本家的『永久的原則』。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制度是可以以社會主義制度來代替的，恰似資本主義制度在當時曾經代替了封建制度一樣。

這就是說：不應該依據不再向前發展的（雖然現在還是佔優勢的）社會階層，而應該依據正在發展着的，有其將來的階層，儘管這階層在目前尚不是佔優勢的力量。

在前世紀八十年時代，在馬克思主義者與民粹派鬥爭的時代，當時無產階級在俄國較之佔居民極大多數的小農乃是很少的少數。但是無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是在發展着，而農

民作爲一個階級是在分解着。而正因爲無產階級作爲一個階級正在發展着，所以馬克思主義者依據無產階級，他們並沒有錯誤，因爲大家知道以後無產階級從很小的力量生長爲第一等的歷史的與政治的力量。

這就是說：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那麼，就要向前看，而不要向後看。

次之：假如緩慢的數量變化底轉變爲迅速的突然的質量變化是發展的規律，那麼，很明白的：被壓迫階級所完成的革命的變革乃是完全自然的與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就是說：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轉變和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壓迫下的解放不是經過緩慢的變化，經過改良的道路來完成的，祇能經過資本主義制度之質量的變化，經過革命的道路來完成。

這就是說：假如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那麼，就要做革命者，而不要做改良主義者。復次：假如發展是產生於內部矛盾的發現上，是產生於根據這些矛盾而來的對立力量之衝突以克服這些矛盾，那麼，更明白的，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十分自然的與不可避免的現象。

這就是說：不應該掩飾資本主義秩序的矛盾，而應該揭發與暴露這些矛盾，不應該湮沒階級鬥爭，而應該把他貫徹到底。

這就是說：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那麼，就要實行不可調和的，無產階級的階級政策，而不要實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協調的改良主義政策，而不要實行資本主義的妥協政策，而不要實行資本主義的妥協政策。

這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到社會生活上，到社會歷史上去的形態。

至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唯物論，那他根本地和哲學的唯心論是直接對立的。

(二)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唯物論有以下的基本特點：

(甲) 與唯心論相反，唯心論認為世界是『絕對觀念』、『世界精神』、『意識』之體現

——馬克思的哲學的唯物論底出發點是：世界按其自然之本質說是物質的，世界各色各樣的現象乃是運動着的物質的各種不同的形態；為辯證法所確定的現象底互相聯結與互相依存性乃是運動着的物質底發展的規律性；世界是按着物質運動底規律而自己發展的，用不着任何『世界精神』。

恩格斯說：

『唯物論的宇宙觀就是說簡單地了解自然，按照其本來面目而不加任何旁的增添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六五一頁)

講到古代哲學家——海拉克里脫的唯物論觀點時(海拉克里脫說：『世界是一切中的統一的，不由任何神與任何人所創立，而過去，現在，將來都是永久活着的火，規律地燃燒和規律地熄滅。』)列寧說：

『這是辯證唯物論基礎底很好的說明。』(列寧『哲學筆記』，三一八頁)

(乙) 與唯心論相反，唯心論斷言：真實存在的祇有我們的意識；物質世界，存在，自然祇存在於我們的意識、感覺、想像、概念之中，——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唯物論底出發點是：物質，自然，存在乃是客觀的真實性，他在意識之外離開意識而存在的；物質是

最初的，因為他是感覺，想像，意識底來源，而意識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因為他是物質的反映，存在的反映；思維是高度發展的物質的產品——即腦子的產品，而腦子是思維的器官，因之如果不想陷入於蠢笨的謬誤中，就不能夠將思維從物質脫離開來。

恩格斯說：

「一切哲學的最高問題是思想對存在，精神對自然底關係的問題。……按照他們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哲學家分成兩大營壘。誰肯定精神先於自然而存在……組成了唯心論的營壘。誰認為自然是基本的發端，便參加了唯物論的各種學派。」（「馬克思文選」，卷一，三二九頁）

「**物體的可感覺的世界（我們自己亦屬於這個世界），乃是唯一的真正的世界……我們的意識與思維（不管其如何好像是超感覺的），乃是物體的身體的器官，腦子底產物。物質不是精神之產物，而精神本身乃是物質的高級產物。**」（「馬克思文選」，卷一，三三二頁）

講到物質與思維問題時，恩格斯說：

「**不能夠把思維與思維的物質分離開來。物質是一切變化的主體。**」（「馬克思文選」，三〇二頁）

在說明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唯物論時，列寧說：

「**唯物論一般地承認離開意識、感覺、經驗……的客觀的真實的存在（物質）。**」

……意識：僅僅是物質底反映，最好情形下他是物質底近於正確的（同等的，理想地確切的）的反映。」（『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六六——二六七頁）。

又說：

甲、『物質就是作用於感覺器官而發生感覺的東西。物質是給我們感覺的客觀真實性……物質、自然、存在和物理的東西是最初的，而精神、意識、感覺和心理的東西乃是第二次的。』（『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一九——二〇頁）。

乙、『世界之圖畫乃是物質如何運動及『物質如何思想』之圖畫』（『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八八頁）。

丙、『頭腦是思想之器官』（『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二五頁）。

（乙）與唯心論相反，唯心論懷疑認識世界及其規律底可能性，不相信我們智識之可靠性，不承認客觀真理，而認為世界上充滿科學所永遠不能認識的『自在之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的唯物論底出發點是：世界及其規律是完全可以認識的；為經驗及實際所考驗過的我們的智識是可靠的智識，有客觀真理的意義；世界上沒有不可認識之物，只有尚未認識之物，而且這種物件將來亦會被科學及實踐的力量所發現和認識的。

在批評康德及其他唯心論者關於世界不可認識性及不可認識的『自在之物』的論點，而堅持唯物論關於我們智識的可靠性的論點時，恩格斯寫道：

『這種及一切其他哲學上的謬誤底最堅決的駁斥乃是實踐，乃是試驗與工業。假如我們可以自己製造他，從他的條件中喚起他，並且要他替我們服務時，那麼我們就

能够証明我們對自然界某个現象底認識是正確的，那麼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也就完了。組成動物與植物肢體的化學物，在有機化學還不能製造時，好似『自在之物』，到我們能製造時，『自在之物』便成了我們之物，例如染料茜草色精，我們現在已可不從田野間的茜草根上取來，而可以在煤礦爐中更簡單更廉價地製造。哥伯尼的太陽系說三百年間只是一種預言，大概是靠得住的，然而總還是一種預言。當李凡爾根據這個太陽系學說不僅証明了還應該有一個不知道的星球存在，而且還算出了這個星球在天體中的位置及以後海利真正找到了這個星球之後，哥伯尼的太陽系說才証實了。』(馬克思選集)卷一，三三〇頁)

列寧責備鮑格唐諾夫、巴柴諾夫、夏世凱維奇及其他的馬赫派為宿命論者，同時堅持唯物論的著名論點，即我們對於自然界的規律底科學認識是可靠的，科學的規律乃是客觀真理。

這時列寧寫道：

『現代宿命論完全沒有推翻科學；他只推翻了科學的『過度奢望』，即奢望為客觀真理。假如客觀真理是存在的(唯物論者是這樣的)，假如祇有反映外界世界於人的『經驗』中的自然科學能够給我們以客觀真理，那麼便無條件地推翻了一切宿命論。』(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一〇二頁)

這便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唯物論的特點底簡短的說明。不難了解，將哲學唯物論的論點擴展於社會生活的研究上，社會歷史的研究上有怎樣

重大的意義；將這些論點應用社會歷史上，應用於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行動上有怎樣重大的意義。

假如自然現象的聯結及其互相依存性是自然發展的規律，那麼，社會生活現象的聯結及其互相依存同樣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社會發展的規律。

這就是說：社會生活，社會歷史再不是『偶然性』的堆積了，因為社會歷史是社會的規律性的發展，而社會歷史的研究便變成了科學。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行動不應根據於『傑出人物』之良好的希望之上，不應該根據於『理性』、『全部的道德』等等的要求之上，而應該根據於社會發展的規律上，根據這些規律的研究上。

其次：假如世界是可以認識的，我們關於自然發展規律的知識是可靠的知識，有客觀真理的意義，那麼，社會生活，社會發展同樣是可以認識的；而關於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乃是可靠的知識，有客觀真理的意義的。

這就是說：關於社會歷史的科學，不論社會生活現象的如何複雜可以成爲確實的哲學如生物學一樣；能夠實際應用社會發展的規律的科學。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政黨的實際行動，不應該由任何偶然的理由來領導，而應該以社會發展的規律，以這些規律之實際結論來領導。

這就是說：社會主義從對人類良好的將來底夢想變成了科學。

這就是說：科學與實際行動的聯結，理論與實踐的聯結，他們之間一致應該成爲無產

階級政黨的南針。

復次：假如自然，存在，物質世界是最初的，而意識，思維是第二次的，派生的；假如物質世界是離開人們的意識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意識乃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那麼，社會的物質生活，他的存在同樣亦是最初的，而他的精神生活是第二次的，派生的；社會物質生活是離開人們意志而存在的客觀現實，而社會的精神生活是這個客觀現實的反映，存在的反映。

這就是說：社會精神生活形成的來源，社會思想，社會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的發生的來源不應該從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本身中去找尋，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社會的存在中去找尋。思想，理論觀點等等乃是他的反映。

這就是說：假如在社會歷史的各個不同的時期中看到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假如在奴隸制度下碰到一種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而在封建制度之下另一種，在資本主義之下第三種。那麼，這不應該以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本身的「特質」與「固有性」去說明，而應該以社會發展的不同時期的不同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去解釋。

某種的社會存在，某種的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就有某種的他的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

關於這方面馬克思曾說：

「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而相反地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

（「馬克思文選」卷一，二六九頁）。

這就是說：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不陷於空洞的夢想家的情況中，無產階級政黨的自己的行動不應該從抽象的「人類理性的原則」出發，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的具體條件出發，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決定的力量，不應該從「偉人」的善良的希望出發，而應該從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現實的要求出發。

烏托邦主義者底沒落，（民粹派，無政府主義，社會革命黨亦在內），其原因之一就在他們不承認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在社會發展中的首要的作用，而陷入於唯心論，把自己的實際活動不建設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要求的基礎上，而離開他們違反他們，將實際活動建築在脫離社會實際生活的「理想計劃」和「包羅萬象的方案」的基礎上。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活力與力量就在他把自己的實際活動正是依據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之要求上，永遠不脫離社會的現實生活。

但是不應該從馬克思的話中得出結論說，社會思想、理論、政治觀點、政治制度對社會生活沒有意義，說他們不給社會存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發展以反影響。目前我們僅僅講到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起源，講到他們的發生，講到社會精神生活是他們物質生活條件的反映。至於社會思想、理論、觀點、政治制度的意義，至於他們在歷史上的作用，那麼，歷史唯物論不僅不否認而且相反地，着重指明他們在社會生活中在社會歷史中的重大的作用與意義。

有各種不同的社會思想和理論。有老的，過時了的，替衰亡下去的社會力量服務的思想

想和理論。他們的意義就在阻礙社會的發展，阻礙他的前進。有新的先進的適合社會先進力量利益的思想 and 理論。他們的意義就在幫助社會的發展，幫助他們的前進；而且如果他愈確切的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那麼他的意義來得愈加重大。

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祇有在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已經提出了新任務之後纔會產生。但是，在他們產生之後，他們便成了極重大的力量，能夠幫助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能夠幫助社會的前進。新的思想，新的理論，新的政治觀點，新的政治制度的最偉大的組織的動員的改造的意義就在這裡。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的產生，本身就因為社會必須他們，因為沒有他們的組織，動員改造的工作不可能解決社會物質生活發展成熟起來的任務。產生於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發展所提出的新任務之基礎上的新的社會思想與理論，開闢自己的道路，深入民衆，動員民衆，組織他們起來反對社會中的沒落力量，這樣便幫助了推翻阻礙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沒落的社會力量。

這樣，產生於由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社會存在的發展所成熟起來的任務之基礎上的新的社會思想和理論，以後自己反影響於社會存在，社會物質生活，創造了徹底解決社會物質生活成熟了的任務并使繼續發展成爲可能。

關於這方面馬克思說：

『理論如果爲羣衆所掌握時就成了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

卷，第四〇六頁)

這就是說：如果有可能去影響社會物質生活的條件，加速他們的發展，加速他們的

改善，那麼，無產階級政黨應該依靠在這種社會思想，社會理論之上，這種社會思想與社會理論正確地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的發展，並由此而能將廣大的羣衆捲入運動，從民衆間組成無產階級政黨的偉大的軍隊，準備着去粉碎反動力量及替社會先進力量開闢道路。

「經濟主義者」及孟塞維克底沒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他們不承認先進理論，先進思想之動員、組織、改造的作用；而陷入於庸俗的唯物論，把他們的作用看做等於零。這樣，使政黨陷於消極，陷於無所作爲。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活力與力量就在他依靠在正確反映社會物質生活發展的先進理論之上，把理論提高到應有的高度而且認爲必須徹底使用他的動員組織與改造的力量。

歷史唯物論是這樣的解決了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的關係的問題社會物質生活條件與社會精神生活發展的關係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就是從歷史唯物論的觀點上看來應該如何去了解，那最後地决定着社會的面貌，他的思想觀點，政治制度等等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

實際上，什麼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他們的特點是什麼？

無疑地，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概念中包含着包圍社會的自然，地理環境在內；這是社會物質生活的必需的經常的條件之一。他影響着社會的發展。地理環境在社會的發展有怎樣的作用呢？地理環境是否決定社會面貌，決定人們社會制度的性質及社會制度的轉變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論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否定的。

不可爭辯的，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需的條件之一，當然他影響着社會的發展——他加速或阻滯社會發展之進程。但是他的影響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為社會的變化和發展較之地理環境的變化和發展要快得多。在三千年內歐洲已經來得及換去了三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而在歐洲東部在蘇聯已經換去了四種不同的社會制度。而在同一時期內歐洲地理條件或者完全沒有變動或者變動得極小，連地理學上都值不得一提。這亦是是可以了解的。因為地理環境之多少重大的變化需要幾百萬年，而人們的社會制度的極重大變化有幾百年或千餘年已經足够了。

所以，地理環境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原因，決定的原因；因為幾萬年中差不多不變的東西決不能成爲幾百年中就會根本變化的發展的主要原因。

其次，無疑地，人口之增加，人口密度大小亦包含在『社會物質生活條件』這一概念中的，因為人是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必要因素，而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任何社會物質生活都不可能。那麼，人口的增加是否決定人們社會制度的性質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論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同樣是否定的。

當然，人口之增加影響社會的發展，幫助或阻滯社會的發展，但是他不能成爲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而他對社會發展的影響不能成爲決定的影響，因為人口增加本身不能解釋爲什麼這種社會制度恰恰爲這一種新的制度所代替而不是別的一種，不能解釋爲什麼奴隸制度代替了原始公社制，封建制代替了奴隸制，資產階級制度代替了封建制，而不是任何別的制度。

假如人口之增加是社會發展之決定力量，那麼，人口密度更大就應該引起相當於他的更高形式的社會制度。可是事實上不是這樣。中國的人口密度四倍於美國，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來看美國高於中國，因為中國現在還統治着半封建制度，而美國已經達到了資本主義發展的最高階段。比利時的人口密度十倍於美國，二十六倍於蘇聯，但是從社會發展的觀點上看，美國高於比利時而比利時較之蘇聯却落後了整個歷史時代，因為比利時還統治着資本主義制度，而蘇聯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

所以，人口之增加不是亦不能是社會發展和決定社會制度的性質，社會的面貌的主要力量。

那麼，在社會物質生活的體系內什麼是決定社會面貌，社會制度性質，社會從一種制度到另一種制度發展的主要力量呢？

歷史唯物論認為：這種力量是人們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獲得的方法，物質財富（食品、衣服、鞋子、房屋、燃料、生產工具等等，即社會生存及發展所必要的東西）的生產的方法。

爲了要生活，就必須有食品、衣服、鞋子、房屋、燃料等等，爲了要有這些物質財富，就必須生產他們，爲了要生產他們，就必須要有生產工具（人們能藉生產工具之助來生產食品、衣服、鞋子、房屋、燃料等等），就必須能生產這些工具，就必須能使用這些工具。

藉以生產物質財富的生產工具，由於一定的生產經驗和勞動習性而使生產工具運動與

實現物質財富生產的人們——所有這些因素組成社會的生產力。

但是生產力祇是生產的一方面，生產方法的一方面，他表現着人們對於使用來生產物質財富的自然對象與自然力的關係。生產的另一方面，生產方法的另一方面乃是人與人在生產過程中的互相關係，人們的生產關係。人們與自然鬥爭並使用自然來生產物質財富時，不是互相孤立地，不是各不相關的單個人，而是共同地，集團地，社會地。因此生產在一切條件下永遠地是社會的生產。在實現物質財富的生產時，人們在生產中確立了自己之間的某種關係，某種生產關係。這種關係可以是沒有剝削的合作與互相幫助的關係，他亦可以是統治與服從的關係，最後他可以是從一種生產關係的形式到另一種形式的過渡的關係。但是不論生產關係有何性質，他在一切條件下永遠地是和社會生產力一樣的組成生產的必要因素。

馬克思說：

「在生產中人們不僅影響自然，而且相互影響着。他們是不能生產的，如果不以一定的方法聯合起來共同活動與互相交換自己的活動。爲着要生產，人們進入一定的聯系和關係，祇有經過這種社會的聯系和關係，他們對自然界的關係才能實現，生產才有地位。」（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四二九頁）

因之，生產，生產方法是包涵着社會生產力及人們的生產關係這兩方面的，而在物質財富生產的過程中體現了他們的統一。生產的特點之一，就在於他永遠不長期停留在一點上，而永遠地處在變化與發展的狀

態中，而生產方法的變化必然地喚起整個社會制度，社會思想，政治觀點，政治制度的變化——喚起整個社會政治結構的改造。在發展的不同階段上人們運用不同的生產方法，或者粗淺些說：過不同樣式的生活。在原始公社下有一種生產方法，在奴隸制度下——另一種生產方法，在封建制度下——第三種生產方法諸如此類。與此相適應的，人們的社會制度，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的觀點，他們的政治制度亦是不同的。

社會的生產方法是什麼樣，那麼社會本身在根本上亦就是什麼樣，他的思想與理論，政治觀點與制度亦就是什麼樣。

或者，粗淺些說：人們過什麼樣的生活，那麼他們的思想亦就什麼樣。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的歷史首先是生產發展的歷史，幾世紀中互相交替生產方法的歷史，生產力與人們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

這就是說：社會發展的歷史同時就是物質財富的生產者的本身的歷史，勞動者的歷史。勞動者是生產過程的及實現生產社會存在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主要力量。

這就是說：歷史科學假如想成爲真正的科學的話，那就不能再把社會發展的歷史歸結於皇帝與將軍的行動，歸結於國家的『勝利者』與『征服者』的活動，而應該首先致力於物質財富生產者的歷史，勞動者的歷史，民衆的歷史。

這就是說：研究社會歷史規律的鎖鑰不應該從人們的頭腦中從社會的觀點與思想中去找，而應該從每個一定的歷史時期中的社會所實行的生產方法中去找，從社會經濟中去找。

這就是說：歷史科學的第一等的任務乃是研究與發現生產的規律，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展的規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

這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政黨，假如想成爲真正的政黨，首先就應該深知生產發展的規律，深知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

這就是說：要在政治上不犯錯誤，無產階級的政黨不論在其政綱的製定上，不論在其實際行動上均應首先以生產發展的規律，社會經濟發展的規律爲其出發點。

生產的第二個特點就在他的變化與發展永遠是開始於生產力的變化與發展，首先是生產工具的變化與發展。這樣，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與最革命的因素。開始社會生產力變化了發展了，以後，依賴於這些變化及適合於這些變化，人們的生產關係，人們的經濟關係亦變化了。但是，這不是說：生產關係不影響生產力的發展，後者不依存於前者。依賴於生產力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生產關係，自己亦影響着生產力的發展，加速或阻滯他。這裡必須指出：生產關係不能過久的落後於生產力的生長和處在與生產力矛盾之中的，因爲生產力要能充分地發展，祇有生產關係能適應生產力的性質與狀態並給生產力以發展的領域，因爲不論生產關係如何落後於生產力的發展，他早晚必須走向（而且真正的走到了）生產力發展的水準，與生產力的性質相符合。不然，我們就會有在生產體系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統一完全破裂，整個生產的破裂，生產的危機，生產力的破壞。

生產關係不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例子，他們之間衝突的例子就是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那裡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與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生產力的性質是觸目的不

適合。這種不適合的結果就是經濟危機，引導到生產力的破壞；而且這種不適合就是社會革命的經濟基礎。社會革命的使命就在破壞現有的生產關係而創造新的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生產關係。

相反地，生產關係完全適合於生產力性質的例子就是蘇聯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這裡生產手段之公有和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是完全相適合的，因之，這裡既沒有經濟危機，亦沒有生產力的破壞。

所以，生產力不僅是生產的最活動和最革命的因素，而且他是生產發展的決定的因素

什麼樣的生產力就應該有什麼樣的生產關係。

假如生產力的狀態所回答的問題是人們用什麼樣的工具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物質財富。那麼生產關係狀態所回答的是另一個問題，就是生產手段（土地、森林、水道、礦藏、原料、生產工具，生產的房舍，交通手段等）在什麼人手中，生產手段在什麼人支配下，在整個社會支配下呢？還是在個別的人、集團、階級支配下用以剝削別人，別的集團，別的階級呢？

下面就是從古代到今日生產力發展的圖表。從粗石器轉變到弓箭，與這相關聯的就是從狩獵生活轉變為飼育動物及原始畜牧；從石器工具到金屬工具（鐵斧、鐵口鋤等等）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轉變到種植植物，轉變到農業；金屬工具製造材料的繼續改進，轉變到冶鐵風箱，轉變到陶器生產，而與此相適合的就是手工業的發展，手工業與農業的脫離，

立手工業生產以及手工工場生產的發展；從手工業生產工具轉變到機器與從手工業工場生產變成機器工業；轉變到機器制及現代機器化大工業的出現——這是人類歷史上社會生產力發展之一般的（絕非完全的）圖畫。這裡很明白的，生產工具的發展與改進是由與生產有關的人來實現，而不能離開人的，所以伴隨生產工具的變化與發展，人——生產力的最重要的因素——亦變化與發展了，他們的生產經驗，他對勞動的習慣，他們使用生產工具之技能亦變化與發展了。

適合於歷史上的社會生產力的變化與發展，人們的生產關係，他們的經濟關係亦變化與發展了。

歷史上有五種生產關係的基本形式：原始公社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制，社會主義制。

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手段之公有。這在基本上是適合於這時期的生產力的性質的。石器工具及以後出現的弓箭沒有可能孤單地和自然力量及野獸鬥爭。爲要在森林中採集菓實，水中捕魚，建築居處，人們假如不願餓死，不願爲野獸及鄰居部落的犧牲品時被迫得共同地工作。共同勞動引導到生產工具以及生產成果之公共所有。這裡還沒有生產工具私有的概念。（如果把某些同時是防禦野獸的工具同時是生產的工具之個私人有不計在內），這裡沒有剝削，沒有階級。

在奴隸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奴隸主私有生產工具及生產工作者——奴隸，奴隸主可以把奴隸買進賣出，殺死如同牲畜。這種生產關係基本上是適合於這時期的生產力的

狀態的。代替石器工具的，人們現在有了金屬工具，代替不知畜牧，不知農業的困苦的原始的狩獵經濟的，出現了畜牧、農業、手工業，和這些生產部門的分工，出現了各個個人及各個社會之間生產品交換的可能，財富積累於少數人手中的可能，出現了生產手段真正積累於少數人手中；出現了大多數服從少數之可能而把大多數變成爲奴隸。這裡，生產過程中一切社會成員的自由的勞動沒有了——這裡統治着被不勞動的奴隸主所剝削的奴隸們的強迫勞動。因之生產手段以及生產品之公共所有亦沒有了，私有財產代替了他。這裡奴隸主是第一個與根本的貴重的私有者。

富者與貧者，剝削者與被剝削者，全權者與無權者，他們之間的殘酷的階級鬥爭——這是奴隸制度的畫圖。

在封建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封建主對於生產手段的私有及對於生產工作者的不完全的私有——農奴制，封建主已不能殺死農奴，但是仍可以買進賣出。封建私有之外，同時存在着農民和手工業者對於根據自己勞動之上的生產工具及自己私有經濟之個人私有。這種生產關係基本上是適合於這個時期的生產力的狀態的。鐵的冶煉的改進，鐵犁和織機的傳佈，農業園藝，釀酒，乳造的向前發展；手工業者之外手工業工場的出現——這是生產力狀態的特點。

新的生產力要求工作者在生產中有多少創造性，對勞動的好感，對勞動感覺興味，因此，封建主拋棄了奴隸，因爲他是對勞動無興趣與完全沒有創造性的工作者，而願意有農奴，農奴有自己的經濟，自己的生產工具，對勞動有多少的興味，這是耕種土地及以收穫

的現品交付與地主所必要的。

私有財產在這裡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剝削和在奴隸主下差不多同樣地殘酷——不過多少減輕了一些。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階級鬥爭組織成了封建制度的基本點。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關係的基礎是對於生產工具的私有，而對於生產工作者（僱用工人）沒有私有，僱傭工人，資本家既不能殺死又不能出賣他們，因為他們人身是自由的，不過他們被剝奪了生產工具，爲了不致餓死，被迫地出賣勞動力於資本家與忍受剝削的重担。在生產手段的資本主義私有之外，從農奴制下解放起來的農民及手工業者依據個人勞動之上的生產工具的私有，在初期有很大的流行。代替手工業工場上的出現了以機器武裝着的大工廠。代替農民原始工具耕作着的貴族采邑出現了以農業技術爲基礎的使用農業機器的資本主義經濟。

新的生產力要求生產工作者要比被壓迫的黑暗的農奴來得更文化些更聰明些，以便能懂得機器及正確地使用他，因此資本家願意有從農奴制壓迫下解放出來的僱傭工人，有足夠的文化程度以便正確地使用機器。

但是把生產力發展到巨大範圍之後，資本主義陷入於他自己不能解決的矛盾中。生產愈來愈多的商品，減低商品的價格，資本主義就銳化了競爭，使中小私有者羣衆破產，把他們拋入無產階級，壓低了他們的購買力，因此生產出來的商品就沒有了銷路。發展了生產，集結了幾千萬工人在大工廠中，資本主義給了生產過程以社會的性質，這便搖撼了他自己的基礎，因爲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要求生產手段的公共所有，然而生產手段的所有權

仍然是資本家私有的，與生產過程之社會性質不相符合的。

生產力性質與生產關係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暴露於週期的生產過剩的危機中，這時候資本家由於他自己造成的人民的破產被迫地焚燬生產品，消滅已經製成的商品，停止生產，破壞生產力，這時候千百萬人被迫地忍受失業和飢餓，不是因為商品不足，而是因為商品生產過多。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已經不適合於社會生產力的狀態而立於和社會生產力不可調和的矛盾中了。

這就是說：資本主義成熟着革命，革命的使命就在以生產手段的社會主義的公有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私有。

這就是說：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的最尖銳的階級鬥爭乃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點。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這制度現在還只有在蘇聯實現了，）生產關係的基礎是生產手段的社會所有。生產品依『工作者得食』的原則按照勞動來分配。這裡生產過程中人的關係的特點是不受剝削的工作者之同志的合作與社會主義的互助。這裡生產關係是完全符合於生產力的狀態的，因為生產過程的社會性質為生產手段的社會公有所支持。

因此，蘇聯的社會主義生產不知道週期的生產過剩的危機及與其相聯結的一切蠢事。因此，在這裡生產力以加速的速度發展着，因為適合他的生產關係給了他以這種發展的完滿的廣大領域。

這就是人類歷史上人們生產關係的發展圖畫。

這就是生產關係的發展對於社會生產力發展，首先是生產工具發展的依存性，由於這種依存性，所以生產力的變化和發展早晚要引起生產關係的相當的變化與發展。

馬克思說：

「勞動工具（註）的使用和創造，（雖然其萌芽的形式為某幾種動物所固有）是人類勞動過程的特點，因此富蘭克林說人是製造工具的動物。勞動工具的遺骸對於研究消失了社會經濟形態之重要，等於骨骼的遺骸對於研究消失了的動物一樣。經濟時代之區分不在生產些什麼，而在怎樣生產。……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鏡子，而且是勞動在其中實現的社會關係的指標。」（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一二二頁）

（註）：在勞動工具的名詞下，馬克思主要地是指生產工具——編者註。

其次：

甲 社會關係與生產力密切的聯結着。獲得了新的生產力，人們改變了自己的生產方法，而隨着生產方法，保證自己生活的方法的變更——他們改變了自己一切的社會關係。手磨給你們以封建主義為首的社會，蒸機——工業資本家為首的社會。（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乙 生產力變化的運動，社會關係的破壞，新思想的產生不斷地完成着。不動的祇有運動的抽象。（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第三六四頁）

在說明共產黨宣言中所確立的歷史唯物論時，恩格斯說：

「每一個歷史時代的經濟的生產及必然從他發生的社會的組織組成這時代的政治和思想的歷史基礎……與此相適應的，從原始的公社公有土地瓦解以來，整個歷史是階級鬥爭底歷史，這些鬥爭是在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上被剝削的與剝削的，被統治的與統治的階級之間的鬥爭。……現在這種鬥爭已經達到了一個階段，在這階段上，被剝削與被壓迫階級（無產階級），如果不同時把整個社會永遠從剝削、壓迫、及階級鬥爭中解放起來，那麼已經不能夠把自己從剝削他壓迫他的階級（資產階級）下解放起來。」（「共產黨宣言」，德文版恩格斯序言）

生產的第三個特點就在新的生產力及適應他的生產關係的產生不是脫離舊制度的，不是在舊制度消滅之後，而是在舊制度的胸懷內；不是人們預計的自覺的活動底結果，而是自發地，不自覺地，離開人們意志地。他的所以自發地，離開人們意志地發生是有兩個原因的。

第一，因為人們不能自由地選擇這種或那種生產方法，因為每一代新的後代，在入世時，就遇到了前一代工作結果底現成的生產力，因之開始時他應該接受在生產部門中所遇到的一切現成形式的東西，適應他們以硬能生產物質財富。

第二，因為當改善這種或那種生產工具時，當改善生產力的這種或那種因素時，人們並不意識、了解與思考這種改善應該引起什麼樣的社會結果，而僅僅想到自己的日常的利益，就是減輕自己的勞動，求得某種對於自己直接的可感覺的利益。

當原始公社社會某些成員逐漸地試探地從石器工具轉用金屬工具時，當然，他們不知

這亦沒有考慮到這新東西會引起什麼社會結果，他們沒有了解和沒有意識到：轉變到金屬工具就是生產的變革，最後會引導到奴隸制度，他們簡單地要想減輕自己的勞動，求得當前的可感覺的利益，他們的自覺的活動僅僅限於這日常個人的利益底狹小範圍內。

當在封建制度下，歐洲的年青的資產階級在小的行會作坊之旁建設大的製造工場而將社會生產力推進時，當然，他不知道和沒有考慮到這新東西會引起什麼社會結果，他沒有意識和沒有了解到：這『小小的』的新東西會引導到以革命為結束的社會力量之重新結合，而革命既反對皇帝的政權（皇帝政權的恩惠是他感恩不盡的）又反對貴族（他的較好的代表常常夢想能加入貴族的隊伍的）。——他簡單地祇想把商品生產弄得廉價些，在亞洲及剛發現的美洲多拋售些商品與獲得更大的利潤，他們的自覺的活動祇限於這個每天的實踐的狹小範圍內。

當俄國資本家與外國資本家一起加緊地在俄國設立現代的大機器工業而同時不去觸動沙皇制度并把農民讓地主吞食時，當然，他們沒有知道和沒有想到這個生產力的重大的生長會引起什麼社會結果，他們沒有意識和沒有了解到在社會生產力部門中這個重大的跳躍會引導到這樣的社會力量的重新結合，這重新結合給了無產階級以可能去和農民來聯合起並完成勝利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簡單地想極度的擴大工業生產，攫取巨大的國內市場，變為壟斷者，並從國民經濟中榨取更大的利潤。他們的自覺的活動沒有走出他們日常的狹隘的實際利益的範圍之外。

與這相適應的，馬克思說：

『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即在人們所必需的物質財富的生產中——編者）人們加入一定的，必須的，與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適合着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的。』（「馬克思選集」，卷一，二六九頁）

但是，這不是說：生產關係的變化，從舊的生產關係到新的生產關係底轉變是順利的，沒有衝突的，沒有震動的。相反地，這種轉變普遍地是經過革命的推翻舊的生產關係與建立新的生產關係的。到一定的時期前，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係部門的變化是自發地，脫離人們的意志地發生的。但是這祇是到一定的時機，這就是新生的與發展着的生產力能够獲得應有的成熟的時機。以後，當新的生產力成熟了，現存的生產關係及其担当者——統治階級變成那種『不可克服的』阻礙，這種阻礙祇有以新的階級的自覺的活動，以這些階級的暴力的行動，以革命才能够掃除掉他。這裏特別明顯地暴露出担負清除舊生產關係的力量底新的社會思想，新的政治制度，新的政權的偉大作用。根據新舊生產關係之間的衝突，根據社會的新的經濟要求而產生了新的社會思想，新的思想組織與動員羣衆，羣衆團結爲新的政治軍隊，建立起新的革命政權並運用他以清除生產關係中的舊秩序的力量和創立新秩序。發展的自發過程讓位於人們的自覺活動，和平發展——暴力變革，進化——革命。

馬克思說：

『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中必然地團結成爲階級，……經過革命使自己轉成統治階級，而以統治階級的資格用強力去廢除舊的生產關係。』（「共產黨宣言

五二頁)

其次：

甲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以便一步步地把一切資本從資產階級那兒奪來，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手裡，就是說，集中在組成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而儘可能地最迅速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共產黨宣言』，五〇頁)

乙 暴力是一切舊社會在懷孕新社會時的產婆。『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六〇三頁)

下面便是馬克思在其著名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一書的有歷史意義的序言中所下的歷史唯物論本質的天才定義：

『在自己生活底社會生產中，人們加入一定的，必需的，與他們意志無關的關係——生產關係，生產關係適合着他們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這些生產關係總和組成社會的經濟結構，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建築在上的真實基礎，而社會意識的——一定的形式就適合於這上層建築。物質生活底生產方法一般地規定着社會的、政治的、精神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他們的存在，而相反，是他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他們的意識。在自己發展的某一階段上，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就與現存的生產關係或者財產關係（這不過是他的法律的稱謂）發生矛盾，而在這以前他是在這種關係內發展起來的。這種關係從生產力發展的形式變成爲他的障礙。這時候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了，隨着經濟基礎的變化或遲或速地發生着整個巨大的上層建築的變革。在觀察這些變

革時，必須以自然科學的確切性把在生產經濟條件中的物質的變革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簡單地說思想的）形式分別開來；人們正是在這些思想形式中意識到這個衝突並和他們鬥爭。正像在判斷個別的人底時候，不能以他自己怎樣思想作為根據一樣，在判斷這類變革時代時，亦不能以其意識為根據。相反地，這種意識應該從物質生活的矛盾中，從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中去解釋。在全部生產力還沒有突破他所容許的充分的發展領域前，任何社會形式是不會死亡的；在舊社會胸懷內還沒有形成他的存在底物質條件前，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是永遠不會出現的。因此人類永遠祇提出那些他們所能够解決的任務，因為當最親近地去考察時永遠可以看到：祇有解決任務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在成立的過程中底時候，任務本身才會發生。」（『馬克思選集』卷一，二六九——二七〇頁）

這就是應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到社會生活上、到社會歷史上去的情形。

這就是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基本要點。

由此可見，列寧在反對修正主義者和變節者的損害中替黨保衛了如何豐富的理論寶庫以及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對於我們黨的發展有何等重大的意義。

（三）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在斯托留賓反動年代、布爾塞維克反對取消派

和右回派的鬥爭

在反動的時代在黨的組織內工作較之前一時期，革命發展的時期要困難得多。黨員的數量很厲害地減少了，許多小資產階級的同路人特別是智識份子，害怕沙皇政府的追究脫離了黨的隊伍。

列寧指出：在這種時機中革命的政黨應該繼續學習。在革命高漲的時期，他們學習了進攻，在反動時期，他們應該學習如何正確的退却，如何轉入地下，如何保存與鞏固非法的黨，如何利用公開的可能，利用一切公開的特別羣衆的組織來鞏固與羣衆的聯系。

孟塞維克驚惶失措地退却，不相信新的革命高漲的可能，他們可恥地拋棄了黨綱上的革命要求與黨的革命口號，想取消消滅無產階級底革命的非法的政黨。因此，這類孟塞維克被稱為取消派。

與孟塞維克不同，布爾塞維克堅信：新的革命高漲在最近幾年來就會到來的，黨必須準備羣衆去迎接這個新的高漲。革命的基本任務沒有解決。農民沒有得到地主的土地，工人沒有得到八小時工作制，爲人民所痛恨的沙皇專制沒有被推翻，人民在一九〇五年時從沙皇專制那裡爭得來的不大的政治自由重新被抹煞了。所以產生一九〇五年革命的原因，仍舊繼續有效。因此，布爾塞維克相信着革命運動的新高漲，準備了迎接他，集合了工人階級的力量。

布爾塞維克更從下面的事實中取得對於革命運動新高漲底必然性的信心，就是在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中工人階級學會了在羣衆革命鬥爭中爭取自己的權利。在反動年代，在資本進攻的時代工人不會忘了一九〇五年的教訓。列寧引用過工人們寫的信，信中描寫廠主們

的恢復了的壓迫與污辱後說道：『等着吧，一九〇五年會再來的！』

布爾塞維克的基本的政治目的仍然與一九〇五年一樣——推翻沙皇制度，貫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底，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布爾塞維克一分鐘亦不忘掉這個目的，繼續在羣衆面前提出革命的口號：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的土地，八小時工作制。

但是黨的策略就不能和一九〇五年革命高漲時一樣了。例如在最近時期中不能再號召羣衆實行總政治罷工或武裝暴動，因為當前是革命運動的低落，工人階級巨大的倦怠和反動階級大大的加強。黨不能不估計到新的環境。進攻的策略應該代之以防禦的策略，集合力量的策略，撤退幹部至地下及從地下進行黨的工作的策略，秘密工作和在合法的工人組織中工作互相配合的策略。

而布爾塞維克能夠完成了這個任務。

『我們能在革命前許多年中工作。我們之被稱為鐵石人，不是無緣無故的。社會民主派組成了無產階級的政黨，他不因初次攻擊底失利而頹喪，不喪魂失魄，不沉於冒險。』——列寧曾經這樣寫過。（『列寧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二六頁）

布爾塞維克爲着保存與鞏固非法的黨的組織而鬥爭。但同時布爾塞維克認爲必須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一切合法的屏障，利用他來保持和保存與羣衆的聯系，這樣來加強黨。

『這是我們黨從和沙皇制度作公開的鬥爭轉變到迂迴的鬥爭，轉變到利用一切合法可能（從保險儲金會到國會講台）底時期。這是我們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被擊潰了之後的退却的時期。這個轉變要求我們學會鬥爭的新方法以便集合力最重新走上反對

沙皇制度的公開的革命鬥爭。』(斯達林：十五次大會記錄，三六六—三六九頁) 合法組織的掌握乃是對於地下組織的掩護及與羣衆聯系的手段。爲着保存與羣衆的聯系，布爾塞維克利用了職工會及其他合法的社會組織；疾病保險儲金會，工人合作社，文化團體，民衆館。布爾塞維克利用了國會講台以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以揭露立憲民主黨，以吸引農民到無產階級方面來。非法的黨的組織底保存，及經過這個組織領導一切其他形式的政治工作，保證了黨正確地實行黨的路綫及準備力量去迎接新的革命的高漲。

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實現自己的革命路綫，由於進行了兩條戰綫的鬥爭，反對黨內兩種機會主義的形式：反對取消派，黨的公開的敵人和反對所謂召回派，黨的秘密的敵人。

列寧，布爾塞維克與取消派進行了不可調和的鬥爭，這鬥爭是從這個機會主義派別萌芽的時期就開始了。列寧指出：取消派是自由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在巴黎召開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五次(全俄)代表會議。代表會議，依列寧的提議斥責了取消派，就是黨內某一部份智識份子(孟塞維克)底企圖。『取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現存組織而代之以在合法範圍中的無形的結合，無論如何要合法，甚至顯然的拋棄黨的政綱、策略與傳統亦在所不惜。』(蘇聯共產黨決議錄，卷一，二二八頁)

代表會議號召全黨堅決與取消派的企圖鬥爭。

但是孟塞維克不服從代表會議的這個決定，而日益走上取消主義的道路，叛變革命，

與立憲民主黨接近。孟塞維克日益公開地放棄無產階級政黨的革命政綱，放棄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的土地要求。孟塞維克想以放棄黨的政綱與策略的代價獲得沙皇政府的允許來實現公開的，合法的，也算是「工人的」政黨。孟塞維克準備和斯托留賓制度調和，適應於他。因此取消派還叫做「斯托留賓的工人政黨」。

與反對革命的公開敵人——取消派（其首領為唐恩，亞克雪洛特，彼德洛索夫，而馬爾托夫及托洛茨基及其他孟塞維克們則幫助他們）全時，布爾塞維克同樣地進行了不調和的鬥爭反對隱秘的取消派，反對召回派他們以「左」的詞句掩蓋自己的機會主義。被稱為召回派者是一部份過去的布爾塞維克，他們要求召回國會中的工人代表及一般的停止在合法組織中的一切工作。

在一九〇八年一部份布爾塞維克要求召回國會內的社會民主黨的議員。從這裡產生了「召回派」的名稱。召回派組成了自己的集團（鮑格唐諾夫，龍那却爾斯基，阿立克新斯基，樸克洛夫斯基，布勃諾夫斯其等等）開始反對列寧及反對列寧路線的鬥爭。召回派堅決地拒絕在工人職工會及其他合法團體中工作。這樣他們給了工人事業以很大的損害。召回派使黨脫離工人階級，取消了黨和無黨羣衆的聯系，想閉塞於地下組織中，同時使黨失去利用公開掩護的可能，而遭受打擊。召回派不了解：布爾塞維克在國會內及經過國會能夠去影響農民，能夠揭露沙皇政府的政策，守憲民主黨的政策，這政策是企圖用欺騙的方法來吸引農民追隨他們。召回派妨礙了集合力量準備新的革命高漲。因此，召回派是「翻轉過去的取消派」——他們企圖取消利用合法組織底可能，實際上他們拒絕了對廣大無黨

羣衆的無產階級領導，拒絕了革命工作。

一九〇九年召集了布爾塞維克的報紙『無產者』底編輯的擴大會議來討論召回派的行動并斥責了召回派。布爾塞維克聲明：他們與召回派毫無相同之處，把他們從布爾塞維克的組織中開除了去。

不論取消派，不論召回派都祇不過是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內底資產階級的同路人。在無產階級底困難時期中，取消派與召回派，特別明顯地表明了自己的真正面目。

#### （四）布爾塞維克反對托洛茨基主義的鬥爭、反黨的八月聯盟

當布爾塞維克進行兩條戰綫上的不可調和的鬥爭，反對取消派和召回派，擁護無產階級政黨的堅定的路綫時，托洛茨基幫助了孟塞維克取消派。正在這幾年中列寧叫托洛茨基做『托洛茨基小丑』。在維也納（與大利）托洛茨基組織了取消派的集團并出版了『無派的』而實際上是孟塞維克的報紙。當時列寧關於托洛茨基曾經這樣寫過：『托洛茨基的行爲是最卑劣的野心家與鬧派別的人的行爲……口頭上空談着黨，而自己的行爲比所有一切鬧派別的人更壞。』

以後在一九一二年，托洛茨基是八月聯盟的組織者，這是一個一切反布爾塞維克的集團、派別底反對列寧，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聯盟。取消派和召回派都聯集在這個仇視布爾

塞維克主義聯盟中。這便證明了他們是同類的東西。托洛茨基及托洛茨基主義者在一切基本問題上採取了取消派的立場。但是托洛茨基却以中派主義即調和主義來掩飾取消主義。他聲言他是站在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之外並似乎要求他們的調和。列寧關於這一點說，托洛茨基比公開的取消派更卑劣更有害，因為他欺騙工人，好似他是『無派』的，實際上他完全擁護孟塞維克取消派。托洛茨基主義是培植中派主義的主要集團。

斯達林寫道：

『中派主義是政治的概念。他的意識形態是在一個共同的政黨內去把無產階級的利益適應及服從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這個意識形態是非列寧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斯達林，『列寧主義問題』，三七九頁，第九版）

在這時期中，加米涅夫、齊諾維埃夫、雷可夫實際是托洛茨基隱秘的代理人，因為他們屢次幫助他反對列寧。在齊諾維埃夫，加米涅夫，雷可夫及其他托洛茨基的隱秘的同盟者的幫助下反對列寧的意思而在一九一〇年一月召集了中央全會。這時候由於好幾個布爾塞維克的被捕，中央委員會的成份變化了，而動搖份子有可能去採取反對列寧的決定。在這次全會上決定了停閉布爾塞維克的報紙『無產者』而給在維也納出版的托洛茨基的報紙『真理報』以經費的幫助。加米涅夫加入了托洛茨基報紙的編輯部並和齊諾維埃夫一起想把托洛茨基的報紙變為中央機關報。

祇是因爲列寧的堅決主張，一月中央全會才通過了斥責取消派與召回派的決議，但是就在這上面齊諾維埃夫和加米涅夫還堅持托洛茨基的提議不要提到取消派的真名字。

結果正如列寧所預料的，祿布爾塞維克應從中央全會的決議，傳閉了自己的機關報『無產者』而孟塞維克仍然出版自己的小組織的取消派的『社會民主派之聲』。

斯達林同志完全讚助列寧的立場，在『社會民主派』第十一期上寫了一篇專門的論文。在這篇論文中斥責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應聲虫們的行動，必須消滅由加米涅夫、齊諾維埃夫、雷可夫的叛賣行為而造成的布爾塞維克派內部的不經常的情況。在論文中提出了當前的任務（這些任務後來在普拉格代表會議上實現了！）即召集全黨代表會議，建立合法的黨的報紙，在俄國建立非法的實際的黨的中央。斯達林同志的論文是根據巴古委員會的決議寫的，並為列寧所完全讚助。

對抗着托洛茨基的反黨的八月聯盟，（其參加者完全是反黨份子從取消派與托洛茨基派起至召回派及造神派止）創立了主張保存與鞏固非法的無產階級的政黨的讚助者底黨的聯盟。參加這個聯盟的有以列寧為首的布爾塞維克及以普列哈諾夫為首的少數孟塞維克護黨派。普列哈諾夫及其孟塞維克護黨派的集團，在許多問題上仍然站在孟塞維克的立場上，但堅決地和八月聯盟及取消派分開，並欲求得與布爾塞維克妥協。列寧接受了普列哈諾夫的提議並與普列哈諾夫進行了臨時的同盟反對反黨份子，理由是這樣的同盟對黨是有利的，而對取消派則是致命的打擊。

斯達林同志完全讚成這個聯盟，這時候他被放逐於邊境。斯達林從放逐地寫信給列寧說：

『我以爲聯盟（列寧——普列哈諾夫）的路綫是唯一的正確的路綫。因為（一）』

他，祇有他，才適合要求一切真正護黨份子團結的俄國工作的實際利益。(二)他，祇有他，才能加速把合法組織從取消派的壓迫下解放起來的過程，掘深工人孟塞維克與取消派之間的鴻溝，而驅散及打死取消派。『列寧與斯達林論文選集』卷一，五二九—五三〇頁。

由於地下工作與合法工作的巧妙的配合，布爾塞維克終於在公開的工人組織中成爲重大的力量。這亦表顯於布爾塞維克對於四次合法的代表大會上的工人集團的重大影響。這時期內召集的四次代表大會是：民衆大學代表大會、婦女代表大會、工廠醫師代表大會及禁酒代表大會。例如在民衆大學代表大會上，布爾塞維克的工人代表團的發言揭破了沙皇制度的政策是窒死一切文化工作，證明了如不消滅沙皇制度，國內的真正的文化高漲是不能想像的。在工廠醫師代表大會上，工人代表團說明了工人們工作和生活於如何可怕的衛生條件下，由此得出結論，如不推翻沙皇制度，真正的工廠衛生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布爾塞維克逐漸把取消派從他們所盤據的各个合法組織中驅逐了出去。與普列哈諾夫護黨派集團的統一戰綫的特式的策略使布爾塞維克奪取了許多工人的孟塞維克的組織（浮薄格區，葉加林諾斯拉夫等處）。

在這個困難時期中，布爾塞維克的工作乃是合法工作與非法工作應該如何配合的模範。

(五)一九二二年普拉格的黨代表會議、布爾塞維克形成爲獨立的馬克思主義的政黨

與取消派召回派的鬥爭以及與托洛茨基派的鬥爭在布爾塞維克面前提出了迫切的任務——將一切布爾塞維克團結一致并把他們形成爲獨立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這不僅爲着最後地與分裂工人階級的黨內機會主義派別決絕是急切地必須的，而且在爲着貫徹集合工人階級的力量以準備工人階級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漲上亦屬必要的。

但是爲着完成這個任務必須首先把機會主義者和孟塞維克清除出黨。

現在布爾塞維克之中誰都不再懷疑：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繼續共存於一個政黨中是不能想像的事了。在斯托留賓反動時代孟塞維克的叛賣行爲，他們的取消無產階級政黨及組織新的改良主義的政黨底企圖——使和他們的分裂成爲不可避免的。與孟塞維克同在一個政黨內布爾塞維克無論怎樣總要替孟塞維克的行爲担負道德上的責任；但是假如布爾塞維克自己不願成爲黨和工人階級的變節者，那麼替孟塞維克的公開的叛賣行爲担負起道德的責任是不可想像的。這樣，與孟塞維克統一在一個政黨之內已經變成了對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底叛變。因此，必須把與孟塞維克的實際的分裂實行到底，即實行與他們作形式上組織上的分裂，並把他們從黨內趕出去。

祇有按照這條道路才能夠重新建立有統一政綱，統一策略，統一羣衆組織的無產階級

底革命政黨。

布爾塞維克所準備的第四次全黨代表會議完成了這任務。

但是這個任務不過是事情的一方面。與孟塞維克形式上的決裂和把布爾塞維克形成爲單獨的政黨自然是很重要的政治任務。但是在布爾塞維克面前還有另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任務不僅在與孟塞維克決裂形成爲一個獨立的政黨，而且首先在與孟塞維克決裂，創造一個新的政黨，一個新型的政黨，這政黨要不同於普通的西方社會民主黨，黨內沒有機會主義的份子并且能够去領導無產階級爭取政權的鬥爭。

各派孟塞維克（從亞克雪洛特至馬丁諾夫，從馬爾托夫至托洛茨基）在反對布爾塞維克時，都一定利用西歐社會民主黨武器庫中拿來的武器。他們想在俄國有如同德國或法國社會民主黨一樣的政黨。他們之所以反對布爾塞維克就因爲他們感覺到布爾塞維克有某種新的，不同尋常的與西歐社會民主黨不同的東西。那麼，當時的西歐社會民主黨是什麼樣的呢？是馬克思主義的與機會主義的成份，革命的朋友與敵人，黨派性的擁護者和反對者的混合物加上前者向後者一步步的思想上的調和，加上前者對後者實際上的服從。布爾塞維克問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爲什麼和機會主義者，和革命的叛徒們調和呢？他們回答布爾塞維克說，爲着『黨內和平』，爲着『統一』。和什麼人統一，同機會主義者麼？他們回答，是的，是同機會主義者統一。很明白的，這樣的政黨是不能成爲革命的政黨的。

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看到，自恩格斯死後，西歐的社會民主黨已經從社會革命的政黨，變爲『社會改良』的政黨了，而且這些黨都從領導國會黨團的力量變成了自己的國會黨團。

的附屬品了。

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這樣的政黨的存在不是無產階級的好處，這樣的政黨是不能領導工人階級去革命的。

布爾塞維克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不需要這樣的政黨，而需要另一種新的，真正馬克思主義的政黨，這個政黨對於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應該是不可調和的，對於資產階級的關係應該是革命的，這個政黨應該是堅固地統一與完全地一致的，這個政黨應該是社會革命的政黨，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

布爾塞維克正是想有這樣的新的政黨。並且布爾塞維克建設了準備了這樣的政黨。與「經濟主義者」，孟塞維克，托洛茨基派，召回派，各色各種的唯心派直至經驗批判派底鬥爭的全部歷史乃是這樣的政黨的準備底歷史。布爾塞維克想建立一個新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并給一切願意有真正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的人們以一個模範。布爾塞維克從舊「火星報」時代起已經準備着這樣的政黨。他們不顧一切的堅決地堅持地準備着這樣的政黨。在這個準備工作之中列寧的著作「做什麼」，「兩個策略」等等起了基本的決定的作用。列寧的「做什麼」一書是這樣的政黨底思想上的準備。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一書是這樣的政黨底組織上的準備。列寧的「社會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一書是這樣的政黨底政治上的準備。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是這樣的政黨底理論上的準備。

可以自信地說：歷史上還不曾有過一個政治集團和布爾塞維克集團一樣如此根本地準備了形成政黨的根基。

在這些條件下，布爾塞維克的形成爲政黨乃是完全準備好的與成熟了的事情。

第四次代表會議的任務是在以驅逐孟塞維克和形成新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底行動來完成已經準備好了的事情。

第四次全俄代表會議於一九一二年正月在普拉格召開。二十個以上的黨的組織派代表參加了這次代表會議。因此形式上他有着代表大會的意義。

在關於恢復破壞了的黨的中央機關和建立中央委員會底代表會議的通知上說到反動年代是俄國社會民主黨產生以來最困難的年代。但是不管外面的逼害與嚴重打擊，不管黨內機會主義者的動搖與叛變，無產階級的政黨保存了自己的旗幟與自己的組織。

代表會議的通知上說：

「不僅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旗幟、綱領、革命誓言保存着，而且他的組織亦保存着。壓迫雖能破壞和削弱他的組織，但任何壓迫都無法消滅他。」

代表會議指明了俄國工人運動新高漲及黨的工作的活躍底最初標誌。

根據地方組織的報告，代表會議指明：「在各處在社會民主派的工人中都進行着有力的工作來鞏固地方的非法的社會民主黨的組織與集團。」

代表會議指出：在各地方都承認布爾塞維克在退却時期的最重要的戰術原則——非法工作和在各種合法工人團體中合法工作的配合。

普拉格代表會議選舉了黨的布爾塞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在這中央委員會中有列寧、斯達林、奧爾仁尼凱慈、斯威爾特洛夫、斯大林、高羅世金等。斯達林及斯威爾特洛夫的被選為中央委員是秘密的，因為這時候他們還在放逐中。在中央候補委員中有加列寧同志。

建立了領導俄國革命工作的實際中心（俄羅斯中央局）以斯達林為領導。俄羅斯中央局的成份，除斯達林同志之外還有斯威爾特洛夫、斯班大梁、奧爾仁尼凱慈、加列寧、高羅世金。

普拉格代表會議總結了布爾塞維克與機會主義底過去的鬥爭，並決定驅逐孟塞維克出黨。

普拉格代表會議驅逐了孟塞維克出黨，形成了布爾塞維克政黨的獨立的存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摧毀了孟塞維克並驅逐他們出黨之後，布爾塞維克保存着黨的舊的旗幟——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因此，在一九一八年前布爾塞維克黨繼續稱為俄羅斯社會民主黨加上一個括弧中的添註：『布爾塞維克』。

列寧於一九一二年初在給高爾基的信中說到普拉格代表會議的總結：

『最後終於能够不管取消派混蛋之反抗而復活了黨及其中央委員會。希望你對於這個問題和我們一樣快樂。』（『列寧全集』，第二十四卷，第十九頁）

斯達林估計普拉格代表會議的意義說：

『這次代表會議在我們黨的歷史上有最大的意義，因為他放下了布爾塞維克與孟

寒維克之間的鴻溝並把全國的布爾塞維克組織聯結成爲統一的布爾塞維克政黨，（蘇聯共產黨（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記錄，三六一——三六二頁）

在驅逐孟塞維克及布爾塞維克形成爲獨立的政黨後，布爾塞維克黨更堅固更有力了。黨以清除機會主義份子而鞏固起來——這是與第二國際底社會民主黨有原則區別的新型的政黨（布爾塞維克黨）的口號之一。第二國際政黨口頭上自稱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容忍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公開的機會主義者於自己的隊伍中並使他們來瓦解消滅第二國際。相反地，布爾塞維克與機會主義者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把機會主義的垃圾掃出無產階級的政黨，這樣，達到了創立新型的政黨，列寧的政黨，以後奪得無產階級專政的政黨。

假如無產階級政黨的隊伍內存留着機會主義者，那麼布爾塞維克就不能夠走上正確的道路及領導無產階級，就不能夠取得政權與組織無產階級的專政，就不能夠成爲國內戰爭的勝利者，就不能夠建設社會主義。

普拉格代表會議在自己的決議中以黨的最低限度的綱領作爲當前的主要的政治口號：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階級一切土地。

在這些革命口號下，布爾塞維克進了第四屆國會選舉的競選運動。

在這口號下，生長了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的工人羣衆底革命運動的新高漲。

### 簡略的結論

一九〇八——一九一二年是革命工作的最困難的時期。在革命失敗之後，在革命運動低落及羣衆倦怠的條件下，布爾塞維克改變了自己的策略，從反對沙皇制度的直接的鬥爭轉變到這個鬥爭的迂迴的道路。在斯托留賓反動的極困難的條件下，布爾塞維克利用了一切最小的合法的可能以保持和羣衆的聯系（從保險儲金會和職工會到國會講台）。布爾塞維克爲着革命運動的新高漲不倦地集合了力量。

革命失敗，政府的反對派派別的瓦解，對革命失望及離開黨的智識份子（鮑格唐諾夫，巴柴洛夫等）對黨的理論基礎作機會主義攻擊，在這種困苦的環境中，布爾塞維克成了黨內唯一的力量，他不捲起黨的旗幟，保持着對黨綱的忠實，並擊退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批評家」底攻擊。（列寧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思想上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鍛煉，對革命前途的了解幫助了團結在列寧週圍的布爾塞維克的基本骨幹去保衛黨及黨的革命的原則。「我們不是無緣無故地被稱爲鐵石人的」——列寧關於布爾塞維克這樣說。

孟塞維克在這時期中更加離開革命。他們成爲取消主義者，主張取消消滅非法的革命無產階級政黨，日益公開地拋棄黨的綱領，拋棄黨的革命任務與口號，企圖組織自己的改良主義的政黨，而被工人們辱稱爲「斯托留賓的工人政黨」。托洛茨基幫助着取消派，虛偽地以「黨的統一」的口號掩飾着，而實際上則與取消主義者一致。

另一方面，一部份布爾塞維克不了解轉變到新的迂迴的道路來和沙皇制度鬥爭的必要，主張拒絕利用公開的可能，主張召回國會內的工人議員。召回派把黨推向脫離羣衆，妨

礙集合力量去準備新的革命高漲。召回派以『左的』辭句掩飾着，本質上是和取消派一樣的拒絕革命鬥爭。

取消派與召回派聯合爲一個總的聯盟，反對列寧的聯盟，這就是托洛茨基組織的八月聯盟。

在反對取消派與召回派的鬥爭中，在反對八月聯盟的鬥爭中，布爾塞維克蒸蒸日上，勝利地保障了非法的無產階級政黨。

這個時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普拉格代表會議（一九一二年一月）。在這次代表會議上把孟塞維克驅逐出黨永遠地結束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形式地統一在一個政黨之內的情況。布爾塞維克從政治集團形成爲獨立的俄羅斯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普拉格代表會議安放了新型的政黨。列寧主義的政黨，布爾塞維克的政黨底發端。

普拉格代表會議所實現的從無產階級政黨內清除機會主義者及孟塞維克，對於黨和革命的發展有着重要的決定的意義。假如布爾塞維克不把工人事業的變節者（孟塞維克妥協派）驅逐出黨，無產階級政黨在一九一七年時就不能夠鼓勵起羣衆來奪取無產階級專政。

## 第五章 布爾塞維克黨在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前工人運動

### 高漲的年代

(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

(一) 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革命運動底高漲

斯托留賓反動底凱旋，爲時並不長久。除了皮鞭和絞架而外，而不願給人民任何東西的政府，是不能穩固的。摧殘之事，已成家常便飯，人民也不害怕了。在革命失敗後最初數年間工人所有的那種疲倦情形，已經在消失下去，工人又重新奮起鬥爭。布爾塞維克關於新的革命高漲不可避免的預言，證明是正確的。一九二一年，罷工者底數目，就已經超過了十萬人，而在前幾年，共不過五——六萬人而已。一九二二年一月間普拉格黨的代表會議，即指出了工人運動的開始活躍。不過，革命運動底真正高漲，則開始於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間，那時，因林納工人慘案的關係，曾爆發了羣衆的政治罷工。

一九二二年四月四日，西伯利亞林納金礦罷工，沙皇的憲兵長官下令開槍，工人死傷

達五百名之多。槍殺和和平地前去與管理機關舉行談判的林納礦工羣衆，曾激動了全國。沙皇專制政體底這次新的血腥罪惡，完全是爲了取悅於林納金礦的礦主——英國資本家，而摧殘礦工的經濟罷工。英國資本家和其俄國夥伴，從林納金礦獲得了暴利——每年在七百萬盧布以上——而這是從對工人最無恥的剝削中得來的。他們僅付給工人一點微少的工資，而用無用的腐爛的物品來供給他們的伙食。林納金礦六千工人，因不堪忍受壓制與侮辱，便罷工了。

彼得堡、莫斯科、一切工業中心和區域的無產階級則以羣衆罷工、遊行示威，及露天大會，來答覆林納的慘案。

另有幾個工廠的工人，在其決議案中說道：

「我們聞訊，頭目眩暈，心肝俱裂，不知說什末好。不論我們怎樣表示抗議，這不過是我們當中每個人所感受的心血沸騰底一點弱影而已。不論眼淚或抗議都不能幫助我們，能幫助我們的只有有組織的羣衆鬥爭。」

沙皇的部長馬卡羅夫在答覆國會社曾民主黨團關於林納慘案的質問時，曾赤裸裸地宣稱：「過去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工人們聽到了這個消息，更加憤怒了。參加政治罷工，抗議林納屠殺工人慘案的人數，增加到三十萬人。

林納慘案，像狂風一樣，打破了那斯托留賓制度所造成的「沉靜」空氣。

斯達林同志於一九一二年，在彼得堡的布爾塞維克報帶「明星」上，關於這個問題說道：

「林納慘案打破了沉默的厚冰，人民運動底大河撞動了。的確撞動了！凡現代政體中的惡劣而有害者，凡多災多難的俄國所受的痛苦，都集合在一件事——林納事件上了。所以，正是林納慘案作了罷工和遊行示威底信號。」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的埋葬革命是徒勞無功。林納事件證明，革命的力量仍是活着，工人階級已經積蓄了巨量的革命精力。一九一二年的一節罷工，約包括了四十萬左右的工人。這些罷工，都帶着明顯的政治性，都是在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口號如：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一切地主土地等之下進行的。這些基本的口號，不僅用以團結廣大的工人羣衆，而且用以團結農民和兵士，來對專制政體作革命的攻擊。

列寧在「革命的高漲」一文中說道：

「全俄無產階級底盛大的五月罷工和與它有聯繫的馬路上的遊行示威，革命宣言及向工人羣衆的革命演說，都很明白地證明，俄國已經踏入革命高漲底階段了。」

「列寧全集」，第十五卷，第五三三頁

取消派被工人底革命精神弄得驚惶失措，曾出而反對罷工鬥爭，把這一鬥爭叫做「罷工的孤注一擲」。取消派及其同盟者托洛茨基，希望以「請願運動」來代替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他們叫工人聯合簽名向國會上一件「權利」請願書，（即取消對工會罷工等的限制）。取消派所能收集到的，只有一千三百人的簽名，同時，團結在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革命口號周圍的工人，則達幾十萬。

工人階級是循着布爾塞維克所指示的路前進的。

這時俄國內部的經濟狀況，大致如下：

工業的停滯，到一九一〇年，已漸有起色，各基本工業部門的生產，都大加擴充。一九一〇年銑鐵熔煉額為一萬萬八千六百萬普特，而到一九一二年已達二萬萬五千六百萬普特，到一九一三年更達二萬萬八千三百萬普特。一九一〇年石炭產額，為十五萬萬兩千二百萬普特，到一九一三年已達二十二萬萬一千四百萬普特。

同時，隨着資本主義工業的增長，無產階級也有迅速的增加。工業發展底特徵，便是生產底進一步集中大企業和最大企業裡面。一九〇一年工人數目在五百名以上的大企業中作工的共佔工人總數百分之四六·七，到一九一〇年這類企業中作工的已達百分之五四左右，即全體工人的一半以上。這是工業底空前未有的集中，甚至像在美國這樣發展的工業國中，這個時候，大企業中作工的僅只全體工人三分之一左右而已。

在有着像布爾塞維克黨這樣革命的政黨之下，無產階級底增長與集中在大企業內，便把俄國底工人階級變為全國政治生活底一種巨大力量了。企業內對工人的野蠻的剝削方式，再加上沙皇的衛兵底不可忍受的警察制度，使每次嚴重的罷工都帶了政治的性質。經濟鬥爭與政治鬥爭底錯綜在一起，便給羣衆罷工加添了一種特殊的革命力量。

彼得堡底英勇的無產階級，作了革命的工人運動底先鋒，隨在彼得堡之後的則為波羅的海邊區，莫斯科，及莫斯科省，再其次為伏爾加河流域和南俄。一九一三年，工人運動又包括了西方邊區，波蘭和高加索。據官方的報告：一九一二年的罷工人數，共有七十二萬五千人，但據其他比較完善的統計，則在一百萬以上；到一九一三年，據官方報告，為

八十六萬一千人，據其他比較完善的統計，則為一百二十七萬二千人。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參加罷工的工人，已達一百五十萬左右了。

這樣，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四年底革命高漲，罷工運動底規模，已使全國接近於一九〇五年革命開始時的局勢了。

無產階級底革命的羣衆罷工，有着全民的意義。他們的目標是在反對專制政體。罷工得到了勞動羣衆的極大多數底同情。廠主則用歇業的方法，來報復工人的罷工。一九一三年，在莫斯科省內，資本家開除紡織工人有五萬人。一九一四年三月間，彼得堡於一個月之內失業的總計有七萬人。其他企業和工業部門底工人，則紛紛募集捐款，有時並實行同情罷工，來幫助罷工的及遭受工廠歇業的同志。

工人運動底高漲和羣衆罷工，並喚起了農民羣衆，把他們捲入鬥爭。農民重新掀起反對地主的鬥爭，搗毀地主的莊園和富農的田舍。一九一〇——一九一四年數年間，農民的發動在一萬三千次以上。

軍隊中的革命發動也開始了。一九一二年土耳其斯坦駐軍中曾發生了武裝的暴動。波羅的海艦隊和西凡斯托普的起義也成熟了。

布爾塞維克所領導的革命罷工運動和遊行示威，證明了工人階級的進行鬥爭，並不是爲了局部的要求，也不是爲『改良』，而是爲了把民衆從沙皇制度下解放起來。全國正在迎接着新的革命。

爲了更接近於俄國些，列寧乃於一九一二年夏季由巴黎移居加里西亞（前屬奧國）。

在這裡，列寧主席之下，開過中央委員與負責工作人員的兩次會議。一次是於一九一二年底在克拉科夫，一次是於一九一三年秋季在克拉柯夫附近的一個小地方——普羅寧諾。在這兩次會議上，曾通過了關於工人運動各項重要問題的決議如：關於革命高潮，關於罷工與黨底任務，關於鞏固非法的組織，關於國會社會民主黨黨團、黨報、保險運動等的決議。

(二) 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第四屆國會內的布爾塞維克黨團

布爾塞維克黨底鞏固自己組織和爭取對羣衆影響的有力武器，要推在彼得堡出版的布爾塞維克的日報『真理報』了。它是依據列寧底指示和斯達林、奧里明斯基及樸列達也夫底發動而創辦的。羣衆的工人報紙『真理報』是隨着革命運動底新的高漲而產生的。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二日（公歷五月五日）創刊。這是工人底一個真正紀念節。現在，爲了紀念『真理報』底出版起見，曾規定五月五日爲工人刊物紀念節。

在『真理報』以前，即出有布爾塞維克的週刊『明星』，專供前進的工人看的。『明星』在林納事件時，曾起了很大的作用。它曾登載了列寧和斯達林底好多動員工人階級作鬥爭的戰鬥的政治論文。不過在革命高漲底條件之下，週刊對於布爾塞維克黨已經不夠了。需要有一個每日的政治的可供極廣大的工人階級看的報紙了。『真理報』就是這種報紙。

在這個時期，『真理報』底作用，是非常之偉大的。『真理報』把工人階級爭取到布爾塞維克主義方面來。在警察不停止壓迫、懲罰和爲了登載檢查機關文和通訊而遭沒收的環境之下，『真理報』所以能夠存在，只是因爲有數以千計極支持的原故。『真理報』所以能出得起巨額罰款，只是由於工人中間廣爲往往被沒收的『真理報』，其大部份仍可落在讀者手中，因爲前進的工人印刷所裡去，帶出了大捲報紙。

沙皇政府於兩年半之間，曾把『真理報』封閉過八次，不過在工人支持又用新的相似的名稱如『擁護真理』、『真理之路』，『勞動真理』而出版。『真理報』每天平均銷數爲四萬份，而孟塞維克的日報『曙光』，還不

工人認爲『真理報』是自己的工人報紙，對它極爲信任，而靈敏的聽從『真理報』傳來傳去，可供幾千個讀者讀，啟發他們的階級意識，訓練他們，號召他們作鬥爭。

『真理報』寫些什麼呢？

『真理報』底每期上面，都登載着十幾篇工人底通訊，這些通訊都是描寫資本家及其代理人和工頭對工人的野蠻剝削，各種壓制侮辱的。這都是資

天銳而明確的暴露。飢寒交迫的失業者，因對找工作失望而自殺的消息，在

『真理報』描述各廠和各工業部門工人底困苦與要求，描述工人怎樣爲自己的要求而奮鬥。差不多每期都有關於各企業罷工的描述。凡發生大規模的長期罷工的時候，『真理報』便組織其他企業和工業部門的工人，來募捐援助罷工者。有時所募集的罷工基金達幾萬盧布——這在當時是個巨大的數目，因爲那時大多數工人一天所得僅只七八十個戈比而已。這是對工人的無產階級同情心和全體工人利益一致的意識的訓練。

工人對每一政治事件，對每一勝利或失敗的反響，便是給『真理報』寫信，慶賀或抗議等。『真理報』在自己的論文中，以澈底的布爾塞維克的觀點，闡明工人運動底任務。合法的刊物，不能正面的號召推翻沙皇主義，只得用暗語寫，自覺的工人都深深地懂得這種暗語，並向羣衆加以解釋。比方『真理報』上說『一九〇五年的完全而不可割裂的要求』，工人便懂得這是指布爾塞維克底革命口號——推翻沙皇制度，民主共和國沒收地主土地，八小時工作制等口號而言。

『真理報』於第四屆國會選舉前夜組織了前進的工人。它揭穿了主張與自由資產階級妥協的人，『斯托留賓工黨』方面的人——孟塞維克底背叛立場。『真理報』號召工人投票，贊成主張『一九〇五年的不可割裂的要求』的人，即贊成布爾塞維克。選舉是多級的，起初是在工人會議上推出初選代表，由初選代表再推出選舉人，再由選舉人參加國會底工人議員底選舉。在選舉日，『真理報』公佈了一個布爾塞維克選舉人名單，向工人介紹請他們投票，預先是不能公佈這個名單的，因爲指定的候選人有被捕的危險。

『真理報』幫助組織無產階級底發動。在一九一四年春季彼得堡紛紛發生工廠歇業的時

候，那時不宜宣佈羣衆罷工，『真理報』號召工人採取別的鬥爭方式——舉行工廠露天大會，街頭遊行示威。在報上正面地寫出來是不可以的。但是覺悟的工人，讀了列寧底謙遜题目的『論工人運動的形式』一文後，便懂得這一號召，列寧那篇文章說：『在現局勢之下，應當以工人運動底更高的形式來代替罷工，其意就是說號召組織露天大會和遊行示威。』

布爾塞維克底非法的革命活動與通過『真理報』的合法的鼓勵和組織工人羣衆工作之配合，就是這樣實現的。

『真理報』不僅描述工人的生活，工人的罷工與遊行示威。『真理報』並且有系統地闡明農民的生活，農民底飢餓情形，農民被農奴地主的剝削，及因斯托留賓『改良』的結果而富農對農民的良好土地的掠奪。『真理報』給覺悟的工人指出，鄉村裏面積蓄着的燃料是如何的衆多。『真理報』訓導無產階級說：『一九〇五年革命底任務並未解決，新的革命又呈在眼前。』『真理報』訓導說，在這個第二次革命中，無產階級應當出而作爲真正的領袖，人民底領導者，在這次革命中無產階級將有革命的農民，可作爲有力的同盟者。

孟塞維克力謀使無產階級丟掉革命的念頭。孟塞維克暗示工人說，不要去想什末人民，什末農民飢餓，什末黑色百人團的農奴地主底統治的念頭吧，只是爲『結社自由』而奮鬥吧，並爲了這向沙皇政府上『請願書』吧。布爾塞維克向工人解釋，謂這種孟塞維克的放棄革命，放棄跟農民聯合的說教，只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要是工人能把農民吸引在自己的方面，作爲自己的同盟者，那定可戰勝沙皇主義，並謂像孟塞維克之類的惡劣的傳教士，應當看作革命底敵人，棄之如敝屣。

「真理報」的「農民生活」一欄上寫的是什麼呢？

這裡舉一九一二年的幾篇通訊，作為例子。

有一篇沙馬爾的通訊，題為「土地事情」，謂布古爾閔縣，諾伏哈索拉村有四五個農民，被控在給砍木工分公地時反抗測地員，其中大半判處長期徒刑。

普斯科夫省的一篇短短的通訊說道：「普而查村（查華里站附近）的農民，對保衛團曾予以武裝的反抗，傷者不少。衝突的原因則為土地的誤會。保衛團曾集結於普而查村；副省長和檢查官，也都到了該地。」

烏發省的一篇通訊，敘述出賣農民分地的情形，謂飢餓與退出鄉村公社法，更加強了農民失掉土地的過程。比方以鮑里索夫村來說罷，這裡有二十七戶，共有耕地五四三俄畝，在飢荒期間，五戶主人曾永世出賣了三十一俄畝，每俄畝二十一—三三盧布，而土地價錢則要比這些數目貴三—四倍。有七戶曾抵押了一七七俄畝，每俄畝押了十八—二十盧布，期六年，年息一分二厘。要是把居民底貧困和狂驟的利息加以注意，那末便可以肯定地說，一七七俄畝中，一半是落在高利貸者手中，因為有一半的債戶，很難有力在六年間償還這樣龐大的一筆數目的。

列寧在他的「俄國大地主的與小農的土地所有制」一文（發表於「真理報」）中，一目瞭然地給工人和農民指出，如何龐大的土地財富曾握在地主寄生者的手中。僅僅三萬大地主，便握有七千萬俄畝左右土地，一千萬農戶才有這樣多土地。平均每個大地主有二千三百俄畝，每個農戶，連富農包括在內，平均不過七俄畝，而且五百萬貧苦農戶，即全

體農民的一半，每戶所有的土地還不到一——二俄畝。這些事實一目了然地證明，農民貧困和飢餓的根源為大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為農奴制度殘餘，農民只有經過工人階級所領導的革命，才能解除這種殘餘。

『真理報』經過與鄉村有聯繫的工人，深入到農村裡去，喚醒前進的農民起來作革命的鬥爭。

在創辦『真理報』的時期，非法的社會民主組織，都是完全握在布爾塞維克的手中，合法的組織方式，為國會黨團、刊物、保險儲蓄會、職工會，還沒有完全從孟塞維克手中奪來。布爾塞維克爲了把取消派從工人階級的合法組織中驅逐出去，需要來一個堅決的鬥爭。這一鬥爭，由於有『真理報』的原故，結果勝利了。

『真理報』曾作了爭取黨性，和重建羣衆的工人的革命政黨底中心。『真理報』把合法的組織團結在布爾塞維克黨底地下的據點的周圍，使工人運動朝一個確定的目標——準備革命。

『真理報』曾有巨量的工人通訊員。僅在一年之內，它所登載的工人通訊在一萬一千封以上。不過『真理報』跟工人羣衆的聯繫，不僅限於寫信和通信，無數的工人，每天都從企業中跑到編輯部來。黨底組織工作，大部份是集中在『真理報』底編輯部裡面。地方黨的支部底代表，常在這裡接頭，關於工廠和製造廠中的黨的工作的消息，也都聚積在此地，黨底彼得堡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底指令，也由此地轉達的。

爲了重建羣衆的革命的工人政黨，而與取消派作兩年來頑強鬥爭的結果，布爾塞維克

竟然達到了至一九一四年夏季俄國積極工人五分之四擁護布爾塞維克黨，擁護『真理報』派的策略的地步。比方，一九一四年爲工人報紙募集捐款的工人小組，總數計七千，其中有五千六百組是給布爾塞維克刊物募捐的，只有一千四百組是給孟塞維克刊物募捐的。但是孟塞維克却有好多自由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當中的『有力朋友』。他們供給了孟塞維克報紙的經費一半以上。

當時把布爾塞維克叫做『真理報派』。隨着『真理報』生長了一整代的革命的無產階級，這一代革命的無產階級後來便進行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成千成萬的工人，都擁護『真理報』。在革命高漲諸年間（一九一二年——一九一四年），曾奠定了羣衆的布爾塞維克黨底牢固基礎，帝國主義大戰期間沙皇制度底任何迫害都沒有破壞這一基礎。

一九一二年『真理報』，這是一九一七年布爾塞維克主義勝利的基礎之奠定。』  
 （斯達林語）

別一個全俄合法的黨的機關，則爲第四屆國會內的布爾塞維克黨團。

一九一二年政府規定舉行第四屆國會選舉。我黨對於參加這次選舉，極爲重視。國會社會民主黨團和『真理報』乃是全俄規模底基本的合法的支點，經過這兩個支點，布爾塞維克黨在羣衆當中實施自己的革命工作。

布爾塞維克黨在國會選舉中是獨立地在自己的口號之下活動的，同時給了政府黨和自由派資產階級（立憲民主黨）以打擊。布爾塞維克是在民主共和國，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等口號之下來進行競選運動的。

第四屆國會的選舉是在一九一二年秋季舉行的。在十月初，政府因對彼得堡的選舉行程不滿意，即下令侵犯好幾大工廠內工人選舉權利。本黨彼得堡委員會，為答覆政府的舉動起見，組織了達爾同志黨提議，號召各大企業的工人，舉行一天的罷工。政府因被置於困難地位，不得不讓步，於是工人在會議上便得以選舉自己願舉的人。工人絕大多數，都投票贊成斯達林同志所起草的給初選代表和議員的『訓令』。『彼得堡工人致自己的工人議員的訓令』是提到了還沒有解決的一九〇五年的任務。其中說道：

『我們以為俄國是正處在行將到來的羣衆運動底前夜，這一運動也許比一九〇五年還要深刻。……這一運動的先鋒，如在一九〇五年一樣，將是俄國社會底最先進的階級，俄國無產階級。牠的同盟者，也只有痛苦很深的十分關心於俄國解放的農民。』

『訓令』宣稱人民底將來的發動，須採取兩條戰綫鬥爭的方式——既須反對沙皇政府，又須反對謀與沙皇制度妥協的自由派資產階級。

列寧對於號召工人作革命鬥爭的『訓令』，極為重視。工人們在其決議案中，對這一號召，都有反響。

布爾塞維克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巴達葉夫同志代表彼得堡的工人，當選為國會議員。

工人的選舉是跟其餘居民層級分開來舉行的（即所謂工人級者是）。工人級的九個議員中，六名為布爾塞維克黨黨員，即巴達葉夫、彼得羅夫斯基、穆拉諾夫、沙莫伊洛夫、

夏果夫、及馬里諾夫斯基（後來知道馬氏是一個內奸）。布爾塞維克的議員，全係來自大工業中心，這些中心包括工人階級的五分之四以上。而有些取消派的當選却並非是由工人選舉的，即並非由工人級中選出來的。所以，在國會裡面，取消派有七個，布爾塞維克僅有六個，起初布爾塞維克和取消派，在國會內曾組織了一個共同的社會民主黨黨團。但取消派處處妨礙布爾塞維克的革命工作，與取消派作過一番頑強的鬥爭後，布爾塞維克議員乃於一九一三年十月根據布爾塞維克黨中央底指示，退出聯合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而成立了獨立的布爾塞維克黨團。

布爾塞維克議員在國會內，發表革命的演說，指斥專制政體，向政府質問殘殺工人，資本家殘酷非人道剝削工人之事。

他們在國會內在土地問題上亦發表演說，在自己的演說裡號召農民起來反對農奴地主，揭露反對沒收地主土地把他交給農民的立憲民主黨。

布爾塞維克向國會提出八小時工作制案，這個提案，當然未被黑色百人團的國會所通過，但是却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

國會內的布爾塞維克黨團與黨底中央，與列寧有密切的聯繫，而常得到他的指示。斯達林同志在留居彼得堡期間，曾直接指導它。

布爾塞維克議員不限於在國會內工作，而且在國會外面也發展了很大的活動。他們巡視各工廠作坊，在全國各工人中心遊歷講演，舉行秘密會議，解釋黨底決定，成立新的黨的組織。議員們很巧妙地把合法的活動和非法的地下的工作配合起來。

(三) 布爾塞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的勝利、革命運動底進一步的增長、帝國主義大戰底前夜

布爾塞維克黨在這一時期內表現了他是領導無產階級階級鬥爭底一切方式與表現底模範。它建立了地下的組織。它印發了非法的傳單。它在羣衆當中進行了秘密的革命工作。同時，它逐漸佔有了工人階級底各種合法組織。黨力謀取得職工會、民衆教育館、夜間大學、俱樂部、保險機關。這些合法的組織老早就作了取消派底藏身所。布爾塞維克曾進行猛烈的鬥爭，力謀把合法的社團變爲我黨的據點。布爾塞維克很巧妙地把非法的工作跟合法的工作配合起來，將兩個首都的多數職工聯合團體的多數爭取到自己的方面來。一九一三年彼得堡五金工人工會理事會改選時，布爾塞維克獲得了特別光輝的勝利。出席會議的三千五金工人當中，不到一五〇人是贊助取消派的。

第四屆國會內社會民主黨黨團這種合法組織，也可說是如此。雖然在國會內孟塞維克有七名議員，布爾塞維克僅有六名，但是，孟塞維克的七人。主要是來自非工人區域，所代表的不到工人階級五分之一；而布爾塞維克的六人，則係來自全國各重要工業中心（彼得堡、莫斯科、伊凡諾伏、伏士尼辛斯克、科斯托洛姆、業加德林諾斯拉夫、哈爾科夫）所代表的要達全國工人階級五分之四以上。工人都認爲他的議員是布爾塞維克的六人。

巴達葉夫、彼得羅夫斯基等），而不是孟塞維克的七人。

布爾塞維克所以能够取得合法的組織，是因為他們不願沙皇制度底野蠻迫害與取消派和托派的漫罵，而能够保持非法的黨和自己隊伍中的鐵的紀律，堅定地保護工人階級底利益，跟羣衆密切聯結着，并進行不可調和的鬥爭來反對工人運動底敵人。

這樣，布爾塞維克在合法組織中各方面都勝利了，孟塞維克在合法組織中各方面都失敗了。不論在國會講演台底鼓動方面或在工人刊物和其他合法組織方面，孟塞維克都丟在後邊了。捲入革命運動的工人階級，肯定地團結在布爾塞維克底周圍，而拋棄了孟塞維克。

此外，孟塞維克在民族問題方面也破產了。俄國各邊區的革命運動，要在民族問題上要有明確的綱領。但是在孟塞維克，除了誰也不能滿意的猶太工人同盟底「文化自治」之外，那是沒有任何綱領可言的。只有布爾塞維克對民族問題有着馬克思主義的綱領，這一綱領詳見於斯達林同志底「馬克思主義與民族問題」一文和列寧底論「民族自決權」及略評「民族問題」數文。

所以，在孟塞維克主義底這種失敗以後，八月聯盟搖搖欲墮了。它是由各種雜色的份子構成的，所以，經不起布爾塞維克底一擊，便七零八落了。八月聯盟是爲了跟布爾塞維克作鬥爭而成立的，因受布爾塞維克底打擊，很快地即告崩潰。起初是「前進報派」和「格唐諾夫，龍那却爾斯基等」退出同盟，隨後拉脫維人，也退出，再後其餘的也分崩瓦解了。

取消派自和布爾塞維克作鬥爭失敗後，就乞援於第二國際。第二國際曾予以幫助。藉口『調解』布爾塞維克與取消派，藉口確立『黨內和平』，第二國際要求布爾塞維克停止對取消派底妥協政策之批評。不過布爾塞維克是不可調解的：他們拒絕服從機會主義的第二國際底決定，並不作任何的讓步。

布爾塞維克在合法組織中的勝利，並不是也不能是一種偶然的事件。這一勝利的所以不是偶然的，不僅因為只有布爾塞維克有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明確的政綱，及在戰爭中鍛鍊成的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這一勝利的所以不是偶然的，還因為布爾塞維克底勝利是反映着革命高漲底增長。

工人底革命運動，一天天展開，而捲入了新的城市和區域。自一九一四年初，工人底罷工不但沒有沉寂，相反地，更加以新的力量展開起來。罷工一天比一天頑強起來，而包括的工人，日益衆多。一月九日有二十五萬人，舉行了罷工，其中十四萬是在彼得堡。到五月一日，罷工的已達五十萬人以上，其中彼得堡的在二十五萬左右。在罷工中，工人表現了異乎尋常的堅定性。彼得堡與布霍夫廠的罷工，繼續了兩月多，列斯涅爾廠的罷工，繼續了三個月左右。彼得堡好多企業內的大批中毒，曾引起了十一萬五千工人的罷工，乃至遊行示威，運動繼續在增長着。一九一四年上半年（包括七月）罷工的共計有一百四十二萬五千人。

五月間開始了巴古煤油工人的總罷工，這一總罷工吸引俄國全體無產階級底注意。罷工的進行是有組織的，六月二十日巴古發生了二萬工人的遊行示威。警察曾採取殘酷的手

段來對付巴古的工人。爲了表示抗議和與巴古工人的休戚相關起見，莫斯科也開始了罷工，這一罷工更波及於別的區域。

七月三日彼得堡布基洛夫廠爲巴古罷工事件曾舉行了一次露天大會。警察開槍射擊工人。於是彼得堡的無產階級大爲憤激。七月四日爲表示抗議起見，彼得堡響應黨底彼得堡委員會底號召，有九萬工人罷工了。到七月七日罷工的已有十三萬，七月八日已有十五萬，七月十一日已有二十萬。

所有工廠都捲入罷工浪潮，到處都舉行露天大會和游行示威。甚至弄到有設置巷戰障礙物的企圖。巴古和洛芝兩地也設置了巷戰障礙物。好幾處警察都向工人開了槍。爲了鎮壓運動，政府曾採取了『非常』手段，首都變成了軍營，『真理報』被封閉了。

不過正在這個時候，在舞臺上又出現了國際秩序底新的力量，——帝國主義大戰，這個新的力量曾改變了事件底行程。正在七月革命事件期間。法國總統普恩加賽至彼得堡，與沙皇談判當前戰爭開始的問題。過了數天，德國即向俄國宣戰。沙皇政府利用戰爭來消滅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和壓服工人運動。革命底高潮，被世界大戰打斷了，沙皇政府想從世界大戰中來避免革命。

簡略的結論

在新的革命高潮諸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一四），布爾塞維克黨領導了工人運動並

在布爾塞維克的口號下使工人運動走向新的革命。黨曾巧妙地實現了不合法的工作與合法的工作之配合。它粉碎了取消派及其朋友們托洛茨基派及召回派底反抗，而掌握了合法運動的各種形式，使合法的組織成了自己的革命工作底據點。

跟工人階級底敵人及其在工人運動中的代理人作鬥爭的時候，黨鞏固了自己的隊伍，擴大了自己的與工人階級的聯繫。黨曾廣泛地利用國會的講台以作革命的鼓動，並創辦了極好的羣衆的工人報紙『真理報』，它訓練了革命工人底一批新的後代——真理報派。這一階層的工人在帝國主義大戰的諸年間，仍忠實於國際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底旗幟。他們後來便成了布爾塞維克黨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的核心。

在帝國主義大戰前夜，黨領導了工人階級底革命行動。這是前衛戰鬥，這一戰鬥雖被帝國主義大戰所打斷，但隨後過了三年又復活起來，而推翻了沙皇制度。在帝國主義大戰底嚴重時期，布爾塞維克黨曾高舉了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底大旗。

第六章 布爾塞維克黨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俄國底第一次

革命

(一九一四——一九一七年三月)

(一) 帝國主義大戰底發生與其原因

一九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公曆二十七日)，沙皇政府宣佈總動員。七月十九日(公曆八月一日)，德國向俄國宣戰。

於是俄國便踏人戰爭了。

遠在戰爭開始前，列寧，布爾塞維克黨事先看到了戰爭的不可避免。在幾次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上，列寧即提議，主張確定戰爭發生時社會主義者操守底革命路線。

列寧指出謂戰爭是資本主義底不可避免的同伴。掠奪他人的土地，征服和劫掠殖民地，奪取新的市場，屢屢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底侵略戰爭底原因。戰爭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乃

是一種自然而合法的狀態，正如剝削工人階級一樣。

尤其在十九世紀末期與二十世紀初期，資本主義已經完全長成而達至自己發展底最高和最後的一個階段——帝國主義，戰爭更是不可避免的。在帝國主義之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底生活中，資本家底強大的聯合團體（獨占）和銀行，已經得了決定的作用。金融資本成了資本主義國家內的主人翁。金融資本要求新的市場，奪取新的殖民地，輸出資本底新場所，新的原料產地。

但是到了十九世紀末期，地球的全部面積，已被資本主義國家瓜分盡淨。加以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底發展是極其不平衡極其跳躍式的；有的國家，從前跑在第一位的，現在他的工業發展的比較緩慢；有的國家，從前落在後邊的，現在却以迅速的飛躍方式追趕並超過牠們。於是帝國主義國家底經濟的和軍事的力員互相關係改變了，重新分割世界的意圖出現了，因之，重新分割世界的鬥爭，遂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底不可避免。一九一四年的戰爭，就是重分世界和勢力範圍的戰爭。這次戰爭，由一切帝國主義國家準備了好久。這次戰爭的禍首——則為各國底帝國主義者。

尤其這次戰爭，一方面是由德奧，別方面是由英法及其附庸——俄國所準備成的。一九〇七年曾發生了三國協約——英法俄聯盟。別一個帝國主義聯盟則為德國奧匈及意國。不過於一九一四年戰爭開始時，意國却退出了這個聯盟，隨後則加入協約國。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是支持德國和奧匈的。

德國在準備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是力謀奪取英法底殖民地及俄國底烏克蘭、波蘭及

波羅的海沿岸。德國曾建築了巴格達鐵道，威脅了英國在近東的統治。英國害怕德國海軍軍備的增長。

帝俄則力謀瓜分土耳其，幻想取得從黑海通地中海的海峽（達旦尼爾）奪佔君斯坦丁堡。奪佔加里西亞——烏克蘭一部份，也包括在沙皇政府底計劃以內。

英國力謀用戰爭手段，擊敗自己的危險的競爭者——德國，因為德國的商品，在戰爭以前。一天天驅除了世界市場上的英貨。此外，英國還希望奪得土耳其底美索不達米亞、巴勒斯坦，並在埃及樹立牢固的基礎。

法國資本家則力謀從德國奪回富於煤鐵的薩爾流域和阿爾薩斯·勞林，該地是由德國於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戰爭中從法國奪去的。

這樣帝國主義國家兩大集團間的巨大矛盾，引導到了帝國主義大戰。

這一重分世界的掠奪戰爭，觸動了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底利益，因之，後來日本美國及其他好多國家都被捲入了。

於是戰爭便成了世界大戰。

帝國主義大戰是由資產階級背着本國的人民極端秘密地準備好的。當戰爭爆發的時候，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力謀證明，並非是它進攻鄰國，而是鄰國進攻它的。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蔽了戰爭底真正目的，其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性質。每個帝國主義政府都宣稱戰爭是爲了保護自己的祖國而進行的。

第二國際內底機會主義者幫助資產階級欺騙人民。第二國際底社會民主主義者卑劣地

背叛了社會主義事業，無產階級國際團結的事業。他們不但不出而反對戰爭，而且相反地，幫助資產階級使參戰國底工農在保護祖國旗幟之下互相殘殺。

俄國在帝國主義大戰中站在協約國——英法底方面。這不是偶然的。要知道，在一九一四年以前，俄國的最重要的工業部門，都握在資本家手裡。尤其是英、法、比即協約國的資本家手裡。俄國的最重要的鋼鐵廠，都握在法國資本家的手裡。整個說來，鋼鐵業差不多四分之三（百分之七十二），仰給於外資。煤炭工業——在頓河流域——也是這種情景。煤油開採額有一半左右，是握在英法資本底手中。俄國工業利潤底大部份，流到外國——主要的是英法銀行裏去了。所有這些情形加上沙皇在法英所舉借的幾萬萬借款，便把沙皇制度跟英法帝國主義連結在一起，將俄國變為這些國家底納貢者，他們底半殖民地。

俄國資產階級希望在開始戰爭後，能夠改進自己的情況：獲得新的市場，賺取軍事訂貨和軍事供給的暴利，利用軍事局面一下子壓服革命運動。

沙皇俄羅斯底加入戰爭，是沒有準備的。俄國底工業比了其他資本主義國家落後得多。它的工廠，大半是陳舊的，設備頹敗。農村經濟，因存在着半農奴制的土地所有制和大批農民貧困破產的原故，不能夠作為進行長期戰爭底經濟基礎。

沙皇主要地是依靠於農奴地主。黑色百人團的大地主，跟大資本家勾結在一起，操縱着全國和國會。他們完全支持沙皇政府底對內對外政策。俄國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希望沙皇的專制政體，成爲一個裝甲拳頭，能夠保證他們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和新的土地，另一方面壓服工農底革命運動。

自由派資產階級底政黨——立憲民主黨——自認爲是政府的反對派，但是他們對沙皇政府底對外政策是毫無保留地擁護的。

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底小資產階級政黨，從戰爭開始之日起，就在社會主義旗幟掩蔽之下，幫助資產階級欺騙人民，隱蔽戰爭底帝國主義的侵略的性質。他們宣傳有保護資產階級『祖國』防禦『普魯士野蠻人』的必要；他們支持『國內和平』的政策，這樣他們幫助了俄國沙皇底政府去作戰，正如，德國社會民主黨也幫助了德國沙皇的政府去進行戰爭以反對『俄國的野蠻人』一樣。

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仍舊忠實於革命的國際主義底偉大旗幟，堅定地站在馬克思主義的堅決鬥爭的立場上以反對沙皇的專制政體，反對地主與資本家，反對帝國主義大戰。布爾塞維克黨。從戰爭底第一天起，就抱着這樣一種立場，即認爲戰爭的開始，並非爲了保護祖國，而爲了奪佔他人的土地，爲了地主與資本家底利益而掠奪別的人民，工人應該跟這一戰爭作堅決的鬥爭。

工人階級是擁護布爾塞維克黨的。

是的，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熱狂，於戰爭開始的時候會抓緊了智識份子和富農層級，並影響了工人底若干部分。不過這主要地是流氓的俄國人民聯合會會員和一部分有社會革命黨及孟塞維克情緒的工人。他們當然沒有反映也不能夠反映工人階級底情緒。正是這些份子，成了沙皇政府於戰爭開始時所組織的資產階級底排外主義的遊行底參加者。

(二) 第二國際各黨底轉向本國帝國主義政府方面、第二國際底分裂為各个社會排外主義的政黨

列寧曾屢次警告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和其領袖們底不堅定。他一再重複說，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只有在口頭上反對戰爭，而在戰爭來時，他們就要背叛自己的立場，投到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方面去，成爲主戰者。戰爭底起初數天，就證明了列寧底預言。

一九一〇年丹京哥平哈根第二國際大會曾通過了一個決定，說社會主義者應在議會裏投票反對軍事公債。一九一二年巴爾幹戰爭期間，巴塞爾第二國際國際大會宣稱，各國工人認爲爲了增加資本底利潤而相互殘殺，那是一種犯罪行爲。在言論上，在決議案中，便是這樣說的。

但是當帝國主義大戰霹靂一聲響了，而應當實行這些決定的時候，第二國際底領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底背叛者，就成了資產階級底傭僕——就成了戰爭底擁護者。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在議會裏舉手贊成軍事公債，贊成支持帝國主義大戰。法英比及別國底社會主義者，大多數也都是這樣幹的。

第二國際不再存在了。它在事實上分裂爲各个互相作戰的社會民主黨。

各國社會黨底領袖們，在出賣無產階級以後，就改取了社會排外主義和擁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立場。他們幫助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去愚弄工人階級，用民族主義底毒物去毒

害工人階級。這種社會叛徒們在保護祖國旗幟之下，唆使德國工人去殘殺法國工人，或是唆使英法工人去殘殺德國工人。在第二國際內僅有極少數人，仍保守國際主義的立場，反對潮流，——雖然並非完全有信心和十分確定的，但總是反對潮流的。

只有布爾塞維克黨一下子並且毫無動搖地高舉了堅決的反對帝國主義大戰的旗幟。列寧在其於一九一四年秋季所起草的「關於戰爭提綱」的裏面，曾指出謂第二國際底崩潰並不是一種偶然。機會主義者曾斷送了第二國際，革命的無產階級底優劣的代表者老早就對此種機會主義者下過警告。

第二國際底各黨，在大戰以前，就傳染了機會主義。機會主義者公然宣傳放棄革命的鬥爭，宣傳「資本主義和平長為社會主義」的理論。第二國際不願跟機會主義作鬥爭，而是主張跟它講和，讓它強大起來。第二國際因對機會主義抱着調和政策，自己也成了機會主義的。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靠他們從殖民地，從剝削落後國家所得的利潤，用較高的工資和其他的小惠方法，收買熟練工人底上層——即所謂工人貴族。不少的職工會和合作社的領導者，市議會和國會的議員，刊物和社會民主黨組織的工作人員，是從這一層工人出身的。在戰爭的當兒，這些人們害怕失掉自己的地位，便成了革命底敵人，便成了本國資產階級——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底彰明昭著的擁護者。

於是機會主義者變成了社會排外主義者。

社會排外派，連俄國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在內，宣傳國內工人對資產階級的階級

的和平，而跟國外的其他人民作戰。他們關於戰爭底真正禍首，欺騙羣衆，說他們本國的資產階級，在戰爭中是沒有罪的，好多社會排外派都做了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底部長。

隱密的社會排外派，所謂中派，對於無產階級底事業也是同樣危險的。中派——考茨基、托洛茨基、馬爾托夫等人，都替公開的社會排外派辯護，並加以擁護，乃至跟社會排外派在一起叛變了無產階級，而以「左」的反戰的言辭（意在欺騙工人階級），來掩蔽自己的叛變。在事實上，中派是支持戰爭的，因為中派底提議並不是反對戰爭公債，而只是限於在表決戰爭公債時棄權——這就是表示擁護戰爭的。他們跟社會排外派一樣，要求在戰時放棄階級鬥爭，爲的不要妨礙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去進行戰爭。中派托洛茨基關於戰爭和社會主義底一切重大問題都是反對列寧，反對布爾塞維克黨的。

列寧從戰爭底第一日起，就集合力量，來創立新的第三國際。在一九一四年十月所發表的反對戰爭宣言裡面，布爾塞維克黨底中央，即提出了成立第三國際以代替業已遭受可恥的破產的第二國際之任務。

一九一五年二月間，協約國各國社會主義者（倫敦舉行會議，李維諾夫同志受列寧底委託，出席演說，他要求社會主義者（樊迪文沙巴海德）退出比法兩國底資產階級政府，與帝國主義者完全分裂，放棄跟他們的合作。他要求一切社會主義者要堅決反對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斥責投票贊成軍事公債。但是在這個會議上李維諾夫的呼聲是孤單的。

一九一五年九月初，在齊米瓦爾德召集了國際主義者底第一次代表會議。列寧把這次會議叫做國際反戰運動發展的「第一步」。列寧在這次會議上組成了齊米瓦爾德左派。但

是在這個齊米瓦爾德左派中，採取唯一正確的徹底反戰立場的只有以列寧為首的布爾塞維克黨。齊米瓦爾德左派出版了一種德語雜誌『先驅』常登列寧底論文。

一九一六年曾在瑞士的一個鄉村——金太爾裡召集了國際主義者第二次代表會議。這次會議叫做第二次齊米瓦爾德會議。這時差不多各國都分化出了國際主義者的集團，更尖銳地顯出了國際主義份子與社會排外派底分裂。尤其主要的是，羣衆自己這時因受大戰及其所引起的災害底影響，而且日益左傾。『金太爾宣言』是在會議上互相鬥爭的各派妥協底結果而起草成的。它跟『齊米瓦爾德宣言』比較，則向前進了一步。

不過金太爾會議並未通過布爾塞維克政策底基本要點：將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在戰爭中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失敗，組織第三國際。但金太爾會議却促進了國際主義份子底形成，後來就從這些份子中成立了共產主義的第三國際。

列寧曾對於左派社會民主黨中如羅查·盧森堡，加爾·李卜克內西這種不徹底的國際主義者底錯誤，曾加以批評，但同時幫助他們採取了正確的立場。

### （三）布爾塞維克黨對於戰爭、和平及革命諸問題底理論與策略

布爾塞維克並不是呻吟和平和只限於宣傳和平的單純的和平主義者（和平派）。如像多數左派社會民主黨所作者。布爾塞維克是主張要進行積極的革命的鬥爭以爭取和平，直至推翻躡武的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政權為止。布爾塞維克把和平底事業跟無產階級革命勝

利底事業聯繫在一起，認為消滅戰爭和取得正義的和平——無條件和無賠款的和平底最可靠的手段是推翻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政權。

布爾塞維克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拋棄革命與戰時保持『國內和平』的叛變口號，而提出了『把帝國主義戰爭變為國內戰爭』的口號。這個口號就是說，勞苦大眾包括穿着軍裝的，武裝的工人和農民在內，應掉過武器來反對本國的資產階級，推翻他的政權，要是他們願意解除戰爭而達到正義的和平的話。

布爾塞維克反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保護資產階級祖國的政策，而提出了『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的政策。這就是說，需要對軍事公債投反對票，在軍隊中成立非法的革命組織，贊成前綫上兵士的聯歡，組織工農反對戰爭底革命行動，並使這種革命行動轉為反對本國帝國主義政府的起義。

布爾塞維克認為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對人民的害處最小的事是沙皇政府底軍事失敗，因為沙皇政府的軍事失敗，可以促進人民對沙皇主義的勝利和工人階級從資本主義奴隸制和帝國主義戰爭之下解放出來的勝利的鬥爭。並且列寧認為不僅俄國的革命家，就是一切參戰國家的革命政黨，亦都應當推行使本國帝國主義政府失敗的政策。

布爾塞維克並不是反對一切戰爭的。他們只是反對侵略的戰爭，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布爾塞維克認為戰爭有兩種：

一是正義的，非侵略的，解放的戰爭，其目的或是在保衛人民，防禦外來侵犯及奴役

人民的企圖，或是在使人民從資本主義奴隸制之下解放出來，或是在使殖民地和附屬國家從帝國主義壓迫之下解放出來；

二是非正義的，侵略的戰爭，其目的是在侵略和奴役別的國家，別的人民。

布爾塞維克是贊成第一種戰爭的，至於第二種戰爭，布爾塞維克認為應當進行堅決的鬥爭，直至革命和推翻本國帝國主義政府，來反對它。

列寧在大戰時底許多理論工作，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有着極大的意義。一九一六年春季曾寫了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一書，他在這本書中證明，帝國主義乃是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這時資本主義已由『進步』的資本主義變為寄生的資本主義——腐朽的資本主義，換一句話說，帝國主義乃是垂死的資本主義。這當然並非是說，沒有無產階級底革命，資本主義本身會死去的，它本身會從根腐朽的。列寧總是教訓我們，不經無產階級底革命，是不可能推翻資本主義的。所以，列寧給帝國主義下了個定義，認為它是垂死的資本主義，同時並在這本書中證明：『帝國主義乃是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的前夕』。

列寧指明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壓迫是在日漸加強，因而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基礎的憤激情緒，是一天天在增長着，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底革命爆炸的成份是一天天在增殖着。

列寧指明，在帝國主義時代，殖民地與附屬國家底革命危機是在加劇着，反對帝國主義的憤激成份是日益增殖着，反對帝國主義的解放戰爭的成份是在日益增殖着。

列寧指明，在帝國主義條件之下，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性與其矛盾，是更加尖銳了

奪取進口貨和輸出資本市場，奪取殖民地，奪取原料產地的鬥爭，使定期的帝國主義的重新分割世界的戰爭成爲不可避免的了。

列寧指明，正是由於資本主義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就產生了帝國主義戰爭，這一戰爭削弱了帝國主義的力量，使帝國主義陣綫在最薄弱的地方，得以突破。

根據以上所說，列寧得到如下的結論：帝國主義陣綫被無產階級在某一個地方或幾個地方突破之事，是完全可能的，社會主義起初在數國和單獨一國是可以勝利的，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的同時勝利，由於資本主義在這些國家裡發展不平衡性，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起初在一國或數國內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若干期間內還依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列寧在帝國主義大戰時期所寫的兩篇不同的論文中，關於這個天才的結論的文句是這樣的：

(一)「經濟的和政治的發展底不平衡性，乃是資本主義底無條件的法則。由此可知，社會主義起初在數個或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是可以勝利的。這個國家底勝利的無產階級，在剝奪了資本家財產，組織了自己的社會主義生產以後，將要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世界，把別國底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己方面來。」(一九一五年八月寫的《論歐洲合衆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三二—三頁)

(二)「資本主義底發展在各國是極其不平衡的。在商品生產之下，也不能不這樣。由此可得個不可更變的結論說：社會主義是不能夠同時在一切國家內獲得勝利的。它起初是在一個或在數個國家內獲得勝利，而其餘的在若干時期內還依舊是資產階

級或資產階級以前的國家。這不僅要引起磨擦，而且要引起別國資產階級底毀滅勝利的無產階級底社會主義國家底直接企圖。在這種情形之下，戰爭在我們方面將是合法的和正義的。這將是個爭取社會主義，謀使別國人民從資產階級之下解放出來的戰爭。『（見一九一六年秋所寫「無產階級革命底軍事綱領」，『列寧全集』第十九卷第 三二五頁）』

這是社會主義革命底一個新的完善的理論，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國可以勝利，其勝利條件，其勝利前途的理論，這一理論底基礎，列寧於一九〇五年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派的兩個策略」一小冊中就已經指出了。

這個理論是跟帝國主義以前的資本主義時期馬克思主義者中間所流行的那種方針是根本不同的，那時馬克思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在某一國內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底勝利是同時發生於一切文明國家。列寧根據關於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資料（詳見於他的有名的一部著作「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底最高階段」），把這個陳腐的方針倒轉過來，而給了一個新的理論方針，根據這個方針，認為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內的同時勝利是不可能的，承認社會主義在單獨一國內的勝利却是可能的。

列寧底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底不可估量的意義，不僅在於它以新的理論使馬克思主義更加豐富起來，向前推進了它。它的意義還是在於它給了各個國家底無產者指示出了革命的前途，展開了他們向本國的民族的資產階級進擊的自動精神，教訓他們利用戰爭底局勢去組織這種進擊，並鞏固了他們的對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信心。

布爾塞維克對於戰爭、和平、及革命諸問題的理論策略方針便是如此。布爾塞維克根據這一方針進行了自己的在俄國的實際工作。

雖然有殘酷的警察的迫害，但布爾塞維克的國會議員巴大葉夫、彼得羅夫斯基、穆拉諾夫、沙瑪依洛夫、夏果夫等，於戰爭開始時就巡視了好多組織，報告布爾塞維克對戰爭和革命的態度。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間國會布爾塞維克黨團曾舉行會議，討論對戰爭態度的問題。在會議的第三天時，全體被捕了。法庭把六位議員判決，剝奪一切權利，並充軍至西伯利亞東部。沙皇政府誣控國會布爾塞維克黨團為『叛國』。

在法庭上，國會議員活動的情形，表白於世了，這增加了本黨的光榮。布爾塞維克議員們在沙皇的法庭上，剛強不屈，把它變成了揭穿沙皇主義侵略政策底講台。

因此案而被檢舉的加米涅夫，則不然。因其怯懦之故，他在剛一有危險的時候，就否認了布爾塞維克黨底政策。加米涅夫在法庭上宣稱，關於戰爭的問題他不同意於布爾塞維克，為證明這起見，他請求傳孟塞維克約爾貝斯基作證人。

布爾塞維克曾進行了很大的工作，以反對供應戰爭的軍事工業委員會，反對孟塞維克謀使工人服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影響的企圖。資產階級希冀使一切人把帝國主義戰爭，看作全民的戰爭。資產階級在戰爭期間曾獲得了左右國事的很大影響，而創造了自己的全俄組織——鄉城聯合會。他們並且需要也使工人來服從他們的領導和影響。資產階級爲了這，曾想出了一個手段——在軍事工業委員會之下附設了一個『工人組』。孟塞維克附和了資產階級這一觀念。把工人的代表吸收到這些軍事工業委員會來，對資產階級是有益的。

因爲工人底代表可以在工人羣衆中間鼓動有加強爲國防而工作的炸彈、大砲、槍械、彈藥等製造廠內等勞動生產率的必要。資產階級底口號是這樣的：『一切爲了戰爭，一切用於戰爭』。事實上，這一口號就是說：『榨取一切爲着軍事供給和侵佔他人土地。』孟塞維克會積極參加資產階級所計劃的這樣偽愛國主義的勾當。他們幫助資本家，竭力鼓勵工人去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組』的選舉。布爾塞維克是反對這種奸計的。他們主張抵制軍事工業委員會，並順利地推行了這一工作。不過一部分工人仍然在有名的孟塞維克格伏斯傑夫和內奸亞布羅西莫夫領導之下曾參加了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活動。當工人初選代表於一九一五年九月間開會，舉行軍事工業委員會『工人組』選舉時，多數代表是反對參加該組的。工人代表底多數，曾提出了一個激烈的反對參加軍事工業委員會的決議案，而宣稱工人目前的任務是爲爭取和平，推翻資本主義而奮鬥。

布爾塞維克在軍隊和海軍中也展開了很大的工作。他們向兵士和水兵羣衆解釋，誰是空前未有的戰爭悲慘和人民痛苦的罪魁，說明革命乃是人民跳出帝國主義斯殺的唯一出路。布爾塞維克曾在陸軍和海軍中，在前線和後方部隊中成立了支部，散發號召反對戰爭的傳單。

在克隆斯坦，布爾塞維克會成立了一個『克隆斯坦軍事組織總幹事會』，該幹事會與黨底彼得堡委員會保持密切的聯繫。黨底彼得堡委員會之下，且成立了一個軍事組織，專負衛戍軍中的工作。一九一六年八月間彼得堡保安隊長報告說：『克隆斯坦幹事會裡面，事情弄得極其重，極秘密，參加者全爲沉着而慎重的人。該幹事會在海岸上亦有代表』。

黨在前綫上曾鼓動交戰軍隊兵士舉行聯歡，而着重指出敵人乃是世界資產階級，只有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變為國內戰爭，把武器掉轉頭來反對本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才可以結束戰爭。各部隊拒絕進攻之事，日益增加。在一九一五年，尤其一九一六年，即已有這種事實。

布爾塞維克元其在波羅的海區域北戰綫的軍隊中，進行了更大的工作。北綫總司令官斯基將軍於一九一七年初向上級報告謂布爾塞維克在該綫上曾展開了巨大的革命工作。

戰爭乃是人民生活中，國際工人階級生活中的一大轉變。它拿國家底命運，人民底命運，社會主義運動底命運作賭博。所以，戰爭同時也就是凡自命為社會主義的各黨各派底一個試金石，一個試煉。當時的問題是：這些黨派是否仍舊忠於社會主義的事業，國際主義的事業，還是甘願背叛工人階級，捲起自己的旗幟，把它丟在本國民族資產階級底腳底下。

戰爭指明了第二國際各黨不堪試驗，背叛了工人階級，在本國的民族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面前落下了自己的旗幟。

在自己隊伍中間培養機會主義和以對機會主義者，民族主義者諛步的精神所教育起來的政黨，當然不能不如此幹的。

戰爭指明了布爾塞維克黨乃是光榮地經過試驗，和澈底效忠於社會主義事業，效忠於無產階級底唯一政黨。

這是很顯明的：只有拿跟機會主義作不可調和的鬥爭的精神所養成的政黨，只有解除了機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黨——只有這種政黨才能够受得起偉大的試驗，而依舊效忠於工人階級的事業，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事業。

塞維克，正是這樣的政黨。

（四）沙皇軍隊在前綫上底失敗、經濟的崩潰、沙皇制度底危機

戰爭已經進行三年了。戰爭犧牲了千百萬人的性命——有的陣亡，有的受傷，有的死於疾病所產生的瘟疫、資產階級和地主在戰爭中大發了橫財。而工人、和農民則日益窮困，而與經濟脫離關係了。工廠相繼停工了。糧食播種面積，因工作人員不夠，而縮減了。居民和前綫的兵士，都在餓着肚子赤着雙腳，穿着破衣。戰爭耗費了全國的一切資源。沙皇的軍隊，一再遭受失敗。德國的砲兵轟擊沙皇軍隊的砲彈，宛如雨下。沙皇軍隊大砲不夠，彈藥不夠，甚至於槍也不够。有時，三個兵士只有一枝槍。在戰爭期間，即已發現沙皇陸相蘇霍林諾夫賣國之事——與德國間諜有關係。蘇霍林諾夫曾執行了德國間諜的委託——終斷前綫彈藥的供給，給前綫不發大砲，不發槍枝。有些沙皇的部長和軍官，本人都暗地裡協助德軍的進展；他們與皇后（跟德國有聯繫）勾結在一起，把軍事的秘密出賣給德人。所以，沙皇的軍隊，遭受失敗，而不得不退却。到一九一六年，德人竟能佔

領了波蘭和波羅的海區的一部分。

所以這些都引起了工人、農民、兵士及知識份子對沙皇政府的憎恨和痛憤，不論在後方或在前方，不論在中央或邊疆，都加強了並加劇了民衆反對戰爭反對沙皇主義的革命運動。

俄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也開始不滿意起來。在沙皇的宮廷裡面，宵小如拉斯普丁之流，操縱一切，他們彰明昭著地進行着與德人締結單獨媾和的路綫，這種情形，使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大爲憤恨。他們逐漸相信，沙皇政府無力進行勝利的戰爭。他們害怕沙皇制度爲了挽救自己地位，去跟德人締結單獨的和約，所以，俄國資產階級決定進行宮廷政變，以便廢除尼古拉二世沙皇，而以與資產階級有聯繫的米開爾·羅曼諾夫做沙皇，來代替他。資產階級想用這一方法，一箭射雙鵝：第一，接近政權，以保證帝國主義戰爭底以後進行；第二，以小小的宮廷政變預防人民大革命的到來，其浪潮一天天增大了。

在這一事上，英法政府都是完全支持俄國資產階級的。他們看到，沙皇已無力繼續戰爭了。他們害怕沙皇將會跟德人締結單獨的和約，要是沙皇政府締結了單獨的和約，則英法政府在戰爭中便要失掉俄國這個同盟者，這個同盟者在自己的前綫上不僅牽制了敵人的力量，而且給法國供給了幾萬優良的俄國兵士。因此，他們對於俄國資產階級實行宮廷政變的企圖，曾予以支持。

這樣，沙皇便孤立起來了。

前綫的失敗，既不停止，而同時經濟的崩潰又繼續着一天天增長。一九一七年一二兩

月間，糧食原料及燃料的崩潰，曾達到了自己的最高的發展和最大的尖銳。彼得堡和莫斯科兩城生產品的運入，差不多停止了。企業一個一個關門了。企業的關門，更增加了失業。工人底狀況更其不堪忍受。廣大的民衆逐漸相信，打破不堪忍受的狀況底出路，只有一條——推翻沙皇的專制政體。

沙皇制度顯然地處於死亡的危機之中。

資產階級想用宮廷政變的方法來解決危機。

不過人民則用自己的方法解決了危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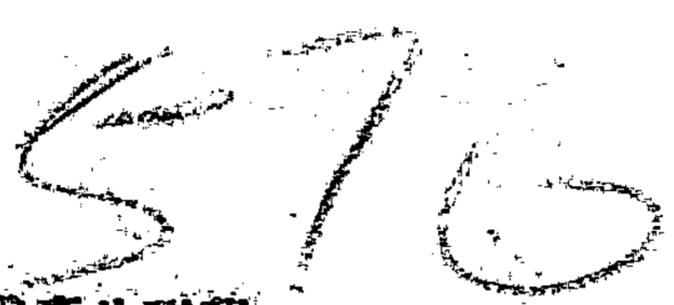
(五) 二月革命，沙皇制度底傾覆，工兵代表蘇維埃底成立，臨時政府底成立。

二重政權

一九一七年是以一月九日的罷工開始了。在罷工期間，彼得堡、莫斯科、巴古、下諾伏羅戈德等城，都發生了遊行示威，並且在莫斯科，一月九日參加罷工的約達全體工人三分之一。蒂威爾街上兩千人的遊行示威，曾被馬隊警察所驅散。在彼得堡威威格路上，兵士也加入了遊行示威的隊伍。

「總罷工底觀念——警察局報告說——一天天獲得了新的擁護者，而為衆所週知的了，宛如一九〇五年一樣。」

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力謀把已經開始了的革命運動安置在自由資產階級所需要的前途



架以內。到二月十四日國會開幕這天，孟塞維克提議組織工人抵遊行，慶祝國會。但是工人羣衆是跟着布爾塞維克走了，並未去參加國會而是參加遊行示威。

一九一七年二月十八日，彼得堡布爾塞維克工人，開始罷工。二月二十二日，多數大企業底工人也罷工了。三月十三日國際婦女節（公曆三月八日），彼得堡女工響應布爾塞維克彼得堡委員會的號召，到街上去遊行示威，反對飢餓，戰爭，沙皇制度。彼得堡的工人，則以總罷工相行動，擁護女工底遊行示威。政治的罷工，開始轉變為反對沙皇制度底總的政治的遊行示威了。

二月二十四日（公曆三月九日），遊行示威更加浩大，罷工的已約達二千萬工人了。二月二十五日（公曆三月十日），革命運動更加熱烈，彼得堡底全體工人，在臨底政治罷工，轉而成爲全彼得堡底總的政治罷工，處處是遊行示威，和跟警察的衝突。工人羣衆的手上，飄揚着紅旗，口號：『打倒沙皇！』『打倒戰爭！』『麵包！』

二月二十六日（公曆三月十一日）早晨，政治的罷工和遊行示威，開始轉變爲起義底企圖。工人解除了警察和憲兵的武裝，而武裝了自己。但是跟警察的武裝衝突，以茲納明斯基廣場上對遊行示威的開槍而告終。

彼得堡軍區司令哈巴洛夫將軍宣佈，工人應於二月二十八日（三月十二日）復工，不然，就要把他們開到前綫上去了。三月二十五日，沙皇下令給哈巴洛夫將軍：『茲令明日必須停止首都之紛亂。』但是革命已經不能停止了。

二月二十六日，巴甫洛夫軍營後備團第四連開火了，但是不是向工人開火，而是向跟工人互相開槍射擊的城防騎兵隊開火了。爭取軍隊的鬥爭展開了，是個極猛烈極頑強的鬥爭，尤其是女工方面，她們直接走向兵士，與他們歡談，號召他們幫助人民推翻他們所憎惡的沙皇專制政體。

這時布爾塞維克黨底實踐工作底領導，是由彼得堡以莫洛托夫同志爲首的我黨中央局主持的。中央局於二月二十六日（三月十一日）發表宣言，號召繼續反對沙皇制度的武裝鬥爭，成立臨時革命政府。

二月二十七日（三月十二日），彼得堡的駐軍，拒絕向工人開槍，而轉到起義的人民方面。二月二十七日早晨起義的兵士還只有一萬到了晚上已達六萬以上了。

起義的工人和兵士，開始拘捕沙皇的各部長和軍官，釋放獄中的革命者。釋放出來的獄中政治犯，便參加革命鬥爭底事業了。

在街上，與警察和憲兵的交戰，仍未停止，警察和憲兵在房屋底階樓下安着機關槍。但是軍隊底很快的轉到工人方面，便決定了沙皇專制政體底命運。

當彼得堡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其他各城市和前綫上的時候，工人和兵士到處都起來推翻沙皇的官吏了。

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了。

革命的所以能够勝利，是因爲工人階級作了革命的先鋒，而領導了穿着軍裝的千百萬農民羣衆底爭取和平，爭取勞動的運動。無產階級底領導權決定了革命底

勝利。

列寧於革命底起初數日寫道：

「無產階級完成了革命，他表現了英勇主義，他流了血，他率領了極廣大的勞動和貧苦居民羣衆。……」（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二三十一—二四頁）

一九〇五年底第一次革命，準備了一九一七年第二次革命底迅速的勝利。

列寧指出：

「如果沒有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無產階級底三年的最偉大的階級戰鬥和革命毅力，那末第二次革命就不能夠這樣的迅速」（指幾天內完成革命底開始階段而言）。（列寧全集，第二十卷，第十三頁）

在革命底最初數天，就出現了蘇維埃。獲得勝利的革命是依靠於工兵代表蘇維埃之上的。起義的工人和兵士創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一九〇五年底革命，指明了蘇維埃乃是武裝起義底機關，同時又是新的、革命政權底萌芽。蘇維埃觀念活在工人羣衆底意識中，他們在推翻沙皇制度的次日就實現了這一觀念，所不同者，一九〇五年所創立的只是工人代表蘇維埃，而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間依據布爾塞維克底提議，則出現了工兵代表蘇維埃。

當布爾塞維克領導羣衆在街上的直接鬥爭的時候，妥協的政黨——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則奪取了蘇維埃中的代表位置，而竟佔了多數。下述的一種情形，也部份地促進了這一點，即布

爾特各

多數領袖都還在獄中或放逐地（如列寧僑居國外，斯達林和斯威地，而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則都自由地在彼得堡遊馬路。這





小資產階級底廣大羣衆兵士以及工人，因被革命的初步勝利所陶醉，並爲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訴說所安慰，都信任臨時政府而予以支持。

提在布爾塞維克黨面前的任務，便是向陶醉於初步勝利的工人和兵士羣衆，說明距革命底完全勝利還很遼遠，當政權操在資產階級底臨時政府手中，而蘇維埃由妥協派——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操縱的時候，則人民便得不到和平，得不到土地，得不到麵包，要獲得完全的勝利，還必須再向前進一步，把政權交給蘇維埃才行。

（完）

936

121745

0